

續名醫類案

海昌王孟英
定州楊素園

兩先生校定

續易堂藏版

上海著易堂藏版

續名醫類案王序

魏柳洲先生輯續名醫類案六十卷脫稿未久先生尋逝幸已邀錄

四庫館書不致散佚提要病其蕪雜潦草如腳門載張文定患腳疾有道人與綠豆兩粒而愈一條謂斷非常食之綠豆余按此特綠豆下奪一大字耳蓋言得藥如綠豆大兩粒與蟲門浦南人一案正相似也

然究不知其爲何藥如腫脹門邱汝誠案
目門周漢卿案之類共有十餘條皆不必
選者至於語怪不止接首回生也如邪祟
門金劒峯子蔡石戶章安鎮諸案及元載
挑酒魔蓬頭驅勞蟲之類皆可從刪重出
之案亦有十多條且有自注未選入而仍
編入者其脫簡舛譌尤難僕數而附載已
案竝不注明直至三十六卷產後顛狂條

始標姓字況卷首無序無目顯爲草創之
初稿而未經刪定之書也余悉點出併爲
補目釐定三十六卷定州楊素園大令意
欲付梓而爲時事所阻爰附其略於此以
俟大雅教正咸豐三年癸丑仲冬後學王
士雄書於潛齋

同治二年癸亥秋中湖州凌德嘉六

同客
上海

助校
記

凌氏
嘉

凌氏
記

續名醫類案目錄

錢塘魏之琇撰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第一卷

傷寒

第二卷

中寒

中風

厥

第三卷

瘧

頭暈

麻木

溫病

第四卷

傷風

暑

濕

熱病

第五卷

疫

燥

火

第六卷

惡寒

寒熱

霍亂

瘴

嘔吐

反胃

第七卷

泄瀉

瘧

第八卷

痢

癰痢

痢後風

第九卷

飲食傷

消

黃疸

赤丹

第十卷

疔癥瘰

痞

鬱症

內傷

第十一卷

虛損

勞瘵

第十二卷

○吐血

衄血

下血

溺血

第十三卷

癰瘕

痿

痛痺

腫脹 內多鼓脹

第十四卷

膈

諸氣

哮

喘

呃逆

第十五卷

汗

欬嗽

第十六卷

痰

飲

吞酸
齏雜

頭痛

眉髮鬚

面

第十七卷

目

耳

鼻

口

唇

齒

第十八卷

舌

咽喉

瘡

心胃痛

脇痛

第十九卷

續古醫方目錄

三

腹痛

腰痛

前陰

古今醫案陽疾入此門

鶴膝風

腳氣

足跟腫痛

第二十卷

遺精

淋濁

疝

小便秘

小便不禁

附類數遺溺

大便不通

二便不通

第二十一卷

驚悸

顛狂

癩

哭笑

不眠

跌撲

鯁刺

○第二十二卷

蠱

諸蟲

虻證

中毒

丹石毒

邪崇

奇疾

飛尸

詐病

鍼灸刺砭

色診

第二十三卷

婦人症

○經水

附調經方三條

熱入血室

崩漏

△帶下

交腸

求子

第二十四卷

胎前

妊娠

胎動

子懸

子腫

轉脬

胎墜

胎死

異胎

鬼胎

傷寒

感寒

傷暑

喘逆

欬嗽

煩熱

嘔吐

泄瀉

秘結

瘧疾

下痢

瘧痢

內傷

悲傷

心腹痛

虛損

瘡

乳痛

惡阻

下血

子癰

第二十五卷

產後

產難

胞衣不下

隱疾

瘀滯

癥瘕

血崩

血迷

血虛

肉線出

惡露多

感證

感暑

火熱

惡寒

喘

欬嗽

嘔

泄瀉

小便不禁

大便秘結

瘡

下痢

孕產痘

類風

痙

痛痺

頭痛

瘡

病乳

腰脇痛

腹痛

浮腫

虛汗

虛損

驚悸

顛狂

見鬼

第二十六卷 痘證

諸家痘瘡方論

小兒痘

痘 報痘

黑痘

白痘

嬌紅痘

第二十七卷 痘症

順證

氣虛

梟毒

毒壅

血熱

諸熱

汗

中暑

渴

痛

癢

疥癬

疔

水泡

夾斑

夾疹

夾丹

附夾瘡

失血

傷食

寒戰齧牙

寒折

厥逆

昏冒

驚搐

煩躁

譫妄

喘急

欬嗽

嘔吐噦

吐瀉及蛔

泄瀉

痢

便秘

疫癘

目

唇口

口疳

咽痛

瘡

發核

腹痛

腰痛

手足

膿期

屬期

附痂後

伏陷

附倒靨

痘毒

腫脹

倦怠嗜臥

羸瘦

第二十八卷

小兒科

瘡疹

初生

牙疳

臍風

赤丹

胎毒

乳病

變蒸

喉舌滯頤

瘡

傷寒

感證

傷風

暑

傷食

第二十九卷 小兒科

受驚

驚風

慢驚

風癇

發熱

嘔吐

泄瀉

吐瀉

瘧

痢

瘧痢

第三十卷 小兒科

嗽

喘

哮

虛損

疳

腫脹

癖積

蟲

吐蚘

心腹痛

黃疸

附啼哭

語遲行遲

胎疾

魁病

相思

小兒疳

跌撲損傷

發背

結核

下疳

疝

便血

疳瘡

瘍證

第三十一卷

外科

癰疽

腦疽

鬢疽

頤疽

項癰

肩癰

臂癰

乳癰乳巖

胸癰

脇癰

腋癰

胃腕癰

第三十二卷

外科

發背

○ 肺癰肺痿

腹癰

腰疽

第三十三卷 外科
十九原缺

腸癰

腸風臟毒

痔 附脫肛

漏瘡

臀癰

囊癰

懸癰

疔癰

腿癰

臙瘡

脫疽

多骨疽

附骨疽

第三十四卷 外科

時毒

疔

疣

結核

瘰癧

流注

第三十五卷 外科

膿疥

癬

疔瘡

血風癩疹

瘙癢

瘡癩

瘍症

瘍症便秘

腎臟風

癘風

下疳

梅瘡

第三十六卷 外科

白癩風 附紫癩風

斑瘡

天泡瘡

瘀血腹痛

脾傷腹痛

血虛煩躁

淫痰作痛

骨傷作痛

氣虛壅腫

肺火衄血

陰虛作喘

陽氣脫陷

痛傷胃嘔

涼血過經

杖瘡分症三十條

金瘡

湯火傷

竹木刺傷

蟲獸傷

破傷風

續名醫類案目錄終

續名醫類案卷一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傷寒

88

可嘗係在虛
論後

許叔微云有病傷寒身熱頭疼余視之曰邪在表此表實症

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

之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則

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人也始因虛入邪居中

反為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

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立而定也。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仲景麻黃湯之類。為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為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之類是也。裏虛則四逆之類是也。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表裏俱虛。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常讀華佗傳有府吏倪尋李延。其症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當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異耳。外實內實汗下倒施疑有誤。此可當傷寒總論。

一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下築痛。身痛如被杖。蓋陰症也。急服金液破陰來復等丹。其脉遂沉而滑。沉者陰也。滑者陽

也。陰病得陽脉者生。仍炙氣海丹田百壯。手足俱温。陽回得微汗而解。或問滑沉之脉。如何便有生理。曰。仲景云。翁奄沈名曰滑。何謂也。沉為純陰。翁為正陽。陰陽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論脉滑。雖曰往來前却。流利旋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仲景三語而足也。此三字極難曉。翁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曰翁為正陽。沈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沈為正陰。方翁而合。俄降而沈。奄為忽忽。間仲景論滑脉。可謂諦當矣。其言皆有法。故讀者難曉。宜細思之。可作傷寒論讀治陰症指南

一人病傷寒下利。神昏多困。謔語不得眠。或者見下利。便以謔語為陰虛症。許曰。此亦小承氣症。眾駭曰。下利而服小

傷寒

承氣仲景之法乎許曰此仲景之法也仲景曰下利而譫語者有燥糞也屬小承氣湯而得解予嘗讀素問云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多從少視其事也

帝曰何謂反治岐伯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王冰注云大

熱內結注瀉不止熱宜寒療結熱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

止則通因通用也正合於此又何疑焉引經論治了如指掌治裏症法

一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自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心下

痞悶大便秘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滿悶以為陰症診

其脉沈而緊為少陽症多自利未有秘結也此症半在

表半在裏投以小柴胡湯得愈仲景謂四肢冷脉沉緊腹

滿。全似少陰。然大便鞞頭汗出。不得爲少陰。蓋頭者三陽同聚。若三陰止胸而還。有頭汗出。自是陽虛。故曰汗出爲陽微。是陰不得有汗也。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故仲景平脈法云。心者火也。明少陰則無頭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爲手少陰。腎爲足少陰。相與爲上下。惟以意逆志者。斯可

得之。

治半表半裏法

8
一人患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脈弦數。心不得甯。真勞復也。診之曰。勞心之所致。神之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其神。營衛所以失度也。當補其子。益其脾。解其勞。庶幾得愈。授以補脾湯。佐以小柴胡湯。解之而愈。補脾湯。人參。白朮。

甘草、橘皮、青皮、乾薑、各等分。傷寒之後，防有餘熱，乾薑、白朮，尚宜斟酌。

○ 侯國華病傷寒，四五日身微斑，渴欲飲，診之沉弦欲厥，陰脉

也。服溫藥數日不已。又以薑附等藥，覺陽微回，脉漸生。因

渴，私飲水一杯，脉退。又見頭不舉，目不開，問之則犯陰陽

易，只與燒裊散。連進二服，出大汗，兩晝夜而愈。陽易治法

○ 衍義治傷寒汗不出，搗脚法。用海蛤粉、烏頭各二兩，川山甲

三兩，為末，酒糊為丸，大一寸許，捏匾置患人足心下，擘蔥

白蓋藥，以帛纏足，坐于暖室，取熱湯浸脚至膝下，久則水

溫，又添熱水。候遍身汗出為度。凡一二日一次，浸脚以和

為度。外治取汗法

外治取汗法

陽易

以上俱醫學綱目

張子和曰予之常谿雪中冒寒入浴重感風寒遂病不起但使煎通聖散單服之一二日不食惟渴飲水亦不多飲時時使人搥其股按其腹凡三四日不食日飲水一二十度至六日有譫語妄見以調胃承氣湯下之汗出而愈常謂人曰傷寒勿妄用藥惟飲水最爲妙藥但不可使之傷常令揉散乃大佳耳至六七日見有下證方可下之豈有變異哉奈何醫者禁人飲水至有渴死者病人若不渴強與水飲亦不肯飲也予初病時鼻塞聲重頭痛小便如灰淋汁及服調胃承氣一兩半覺欲嘔狀探而出之汗出熱熱

然須臾下五六行。大汗一日乃瘳。當日飲水下，則痰出約

一二碗。痰卽是病也。痰去則病去矣。予時年六十一歲。傷寒

○初起在表時速以麻黃湯解之則不至成下證否則二三日後便入裏不得不用承氣矣。子和此案俱得法。惟解表

畧緩故須繼以承氣耳。

△ 焦百善偶感風寒壯熱頭痛其巷人點蜜茶一碗使啜之焦

因熱服之訖。偶思張語曰。凡苦味皆能涌。今兼頭痛是病

在上。試以箸探之。吐畢其痛立解。

△ 孫珥治俞伯道。忽患微熱。心下滿。頭痛。汗不能解。眾醫以爲

溫病用表。有謂食在膈者。治之不愈。召孫至。用半夏茯苓

湯問其故。曰。頭有汗。心下滿。非濕症。乃水結胸也。小便既

作虛治

去其病乃愈。且如濕氣心下滿，自當遍身有汗，有食心下滿，豈得有汗。若言是表，身又不惡寒疼痛，表症何在。故凡水結胸，頭必有汗。出傷寒口訣

竇材治一人患肺傷寒。名別頭痛發熱，惡寒咳嗽，肢節疼，脉沈

緊，服華蓋散，黃芪建中湯，畧解。至五日昏睡，譫語，四肢微

厥，乃腎氣虛也。灸關元百壯，服薑附湯，始汗出，愈。作虛治

一人傷寒昏睡，妄語，六脉弦大，實曰脉大而昏睡，定非實熱。

乃脉隨氣奔也，強為之治，用烈火灸關元穴。初灸病人覺

痛，至七十壯，遂昏睡不痛。灸至三鼓，病人開眼，思飲食，令

服薑附湯，至三日後，方得元氣來復，大汗而解。

多依以再
後善辨

多法

○一人患傷寒至八日脈大而緊發黃生紫斑噫氣足指冷至脚面此太陰症也最重難治為灸命關五十壯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鍾乳粉四日汗出而愈

△
○一人患傷寒至六日脈弦緊身發熱自汗太陰症也先服金液丹灸命關穴病人不肯灸傷寒惟太陰少陰二症死人最速若不早灸雖服藥無功不信至九日瀉血而死

○
太陰症
○一人傷寒至六日微發黃一醫與茵陳湯次日更深黃色遍身如梔子此太陰症誤服涼藥而致肝木侮脾為灸命關五十壯服金液丹而愈

△
○一人患傷寒初起即厥逆脈一息八九至諸醫以為必死竇

陰毒症投
薑附湯愈

8

日乃陰毒也。厥逆脈數斷為陰毒，必有瓜青吐利，踈卧等症。與薑附湯一盞，至半夜汗出而愈。若以瓜數為熱，下涼藥必死無疑。

張子和之僕嘗與隣人同病，傷寒俱至六七日，下之不通，隣

人已死。僕發熱極，投於井中，撈出以汲水貯之，檻使坐其

中，適張遊他方，家人偶記張治法，曰：傷寒三下不通，不可

再攻，便當涌之。試服瓜蒂散，良久吐膠痰三碗許，與宿食

相雜在地，狀如一帚，頓快。乃知世醫殺人多矣。又一吏吐

詔，使服太白散，甘露散以調之。邪結陽明發為狂熱，吐之猶是宿食，非若燥糞便難

可下而愈也。

萬密齋治縣尹唐肖峯，二月間患傷寒，醫進九味羌活湯不

三下不通，不可再攻，便當涌之。

8

效。又云內傷挾外感，進補中益氣湯不效。又進柴苓湯去人參，病畧減。四日復發，熱頭苦痛，醫欲下之，未決。萬脉之陽明少陽洪長而弦，曰此元氣素虛。因起早感寒，得之。今病在少陽陽明併病，乍熱乍涼者少陽也。頭苦痛者陽明也。宜小柴胡合葛根葱白湯。唐曰：吾素多痰火病，勿用人參。萬曰：元氣不足，乃虛火也。實火宜瀉，虛火宜補。幸勿疑一劑而病愈。

18

胡晏年五十，病傷寒十六日不解。其症乍寒時，即以衣被厚覆，蒙頭而臥，不勝其寒。乍熱時，即撤去衣被，暴露其身，更用扇，不勝其熱。如此一日夜十餘次。醫皆不識。萬至告以

病狀可怪。邀診其脉曰：不必診。此易知耳。夫惡寒病在表也。何以無頭痛。症惡熱病在裏也。何以無渴。及便溺不利。症此病在半表半裏。陰陽混亂也。陰氣乘陽則惡寒。陽氣乘陰則惡熱。宜用小柴胡以治其半表半裏之邪。梔子豆豉以治其陰陽錯雜之邪。服之寒熱不再作而愈。

李養晦患傷寒。苦右脇痛。醫用陶節庵法。以小柴胡加枳殼桔梗服之無效。已十七日。萬脈之沉弦且急。曰：此畜水症也。經云：沉潛爲水。支飲脈弦急。必得之飲水過多。問曾服何方。以前藥對。萬曰：只用此方。再加牡蠣以洩其畜水。可耳。一服而痛止。

8 一門子病傷寒醫與發汗七日後不愈小腹滿而痛欲下之

未敢萬脈之沉弦而急問曾渴飲水乎答曰甚渴雖飲水

渴不止曰此畜水似疝症不可下也乃用五苓散以利其

水加川練子小茴香以止小腹之痛一服洞泄四五行皆

清水次日再求診曰不必再藥水盡泄自止矣三日後果

安

8 沈天祿病傷寒汗下後病不解身無大熱不惺惺醫者但云

譫語以症論之乃錯語也譫語錯語極宜細辨緣汗下之後元氣未

復神識不清耳與補中益氣湯去升柴加麥冬生地熟附

子一服而愈

孫文垣治張二官發熱頭痛口渴大便秘結三日未行脈洪

大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症用大柴胡湯行三五次所下

皆黑糞夜出臭汗次日清爽惟額上仍熱陽明部位用白虎湯

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復發熱咳嗽口渴殊甚且惡

心食復用小柴胡加枳實山梔麥芽次日渴不可當半夏枳實麥芽

皆能耗陽明津液改以白虎湯加麥冬花粉外與辰砂益元散以

井水調服五錢熱始退渴始定不虞夜睡失蓋復受寒邪

天明又大發熱人事不知復感急用小柴胡湯加升麻葛根

前胡薄荷汗出熱退神思大瘳四肢皆冷語言懶倦且咳

嗽以生脈散加石斛百合大棗白芍服後咳嗽尋止精神

病多反復

日加飲食進而愈

8 繆仲醇治姚平子傷寒、頭疼、身熱、舌上黃胎、胸膈飽悶、三四

日熱不解、奄奄氣似不屬者、邪熱甚則正氣餒不可誤認為虛一醫以其

體素弱、病久虛、其意欲投參少訛、繆叱曰、一疋入口死矣、

亟以大黃一兩、瓜蒌二枚、連子切片、黃連枳實下之、小陷胸加

大主人驚疑、不得已減大黃之半、二劑便通、熱立解、遂愈、

△ 高存之一家人婦傷寒、來乞方、繆已疏方與之矣、見其人少

年曰、若曾病此否、曰然、曰愈幾日而妻病、曰八九日、曰曾

有房慾否、曰無之、繆故曰、若有房慾、此方能殺人、也其人

即置方不取、遂以禪襦、雄鼠糞、麥冬、韭白、柴胡、二劑勢定、

良苦
學家用心

更用竹皮湯二三劑全愈。觀此則傷寒初愈臟腑猶多熱毒時師不察驟投參耆尤附溫

補其遺患可勝言哉

一奴傷寒熱解後復下血不止主人以痢藥投之更甚繆曰此傷寒失汗之餘症也用地榆麥冬知母竹葉以代仲景諸血症藥遂愈。

翁具茨感冒壯熱舌生黑胎煩渴。陽明症勢甚劇諸昆仲環視

揮淚羣醫束手繆以大劑白虎湯加人參三錢一劑立甦

或問繆治傷寒有秘方乎繆曰熟讀仲景書即秘方也。按

此係溫病故以人參白虎湯取效

○常熟吳見田在京邸時有小青衣患傷寒愈而復復而愈愈

而再復不知其幾。謂繆曰：非兄不能救。診之病人面色黃

白。有胃色六脈微弱。有胃色大便不通，胸中不快，亦不思食。曰

此為傷寒百合。無經絡百脈一齊壞症，正氣已虛，邪氣留滯及過經不解，瘥

後或虛羸少氣，皆謂之壞病。之餘邪且退矣。以色脈斷胸中不快，虛而氣壅。

非實邪，不大便者，久病津液枯，氣弱不能送也。投以人參

五錢，麥冬一兩，枳殼炒八錢，盡劑立解而瘥。文田案用百合，合治者方謂

之百合病，今藥無百合而云百合病，非也。此直是傷寒壞症耳。

梁溪一男子素虛，春中感冒頭痛，肌痛發熱，羌活二錢，麥冬

三錢，炙甘草一錢，紫蘇一錢五分，北細辛七分，前胡一錢

五分，次日頭痛止，熱未退，口渴，繆用白芍五味子，人曰風

未退遽用酸斂何也曰因人而施爾一杯即愈麥冬三錢甘草一錢括蕞根二錢五分乾薑一錢五分桑皮三錢桔梗錢白芍錢五味子五分

四明虞吉卿因三十外出疹不忌猪肉兼之好飲作泄八載矣忽患傷寒頭疼如裂滿面發赤汗出不徹舌生黑胎煩燥口

渴時發譫語兩眼不合者七日皆屬陽明洞泄如注較前益無

度協熱也瓜之洪大而數實熱為疏竹葉石膏湯方因其有腹

瀉之病石膏止用一兩病初不減此兄素不謹一友疑其

虛也云宜用肉桂附子凡診病淺見者反若深慮多令病者無所適從或以其言

來告繆曰誠有是理但前者按脈似非此症豈不數日而

脈頓變耶。復往視。仍洪大而數。曰：此時一投桂附，即發狂登屋，必不揀矣。一照前方，但加石膏至二兩，或曰得毋與瀉有妨乎？曰：邪熱作祟，此客病也。不治立殆。渠泄瀉已八年，非暴病也。治病須先太甚，急治其邪，徐并其風，志除之。急進一劑，夜臥遂安。即省人事，再劑而前惡症頓去。數日霍然，但瀉未止耳。爲疏脾腎雙補丸，更加黃連、乾葛、升麻，以痧痢法治之。不一月瀉竟止。八載沉疴，一旦若失。藜按

此亦溫熱症，非傷寒也。

莊欽之一莊僕，因受寒發熱，頭痛如裂，太陽兩目俱痛，陽明渾身

骨肉疼痛，下元尤甚。勞傷狀如刀割，不可忍耐。熱甚口渴甚。

大便日解一次胸膈飽脹下不解已待斃矣為疏一方乾葛三錢石膏一兩五錢麥冬八錢知母三錢五分羌活二錢五分大瓜萸半個連子打碎枳殼一錢桔梗一錢竹葉一百片河水煎服四劑而平此太陽陽明病也貧人素多作勞故下體疼痛尤甚以羌活去太陽之邪石膏竹葉乾葛麥冬知母解陽明之熱括萸桔梗枳殼疏利胸膈之留邪故遂愈

又莊一僕因傷寒後勞復發熱頭痛腹中作瀉勢甚危急為疏一方山梔仁四錢枳實二錢豆豉一兩川黃連二錢乾葛三錢調六一散五錢服二劑熱退瀉止頭痛亦愈但不

思飲食爲去山梔枳實黃連加鱉甲四錢炙甘草二錢五分麥冬五錢不數劑而愈

○朱遠齊治從祖近湖公少年因房勞食大肉傷寒諸醫以其

虛也攻補兼施至發狂登屋奔走號呼陽明府症實熱日夜令壯

夫看守幾月餘矣急走使延朱朱先令煎人參膏二斤以

待用潤字號丸藥數錢下之去黑糞無算熱遂定奄奄一

息鄰於死矣徐以參膏灌之至一百二十日全瘳以上廣筆記

△龔子才治一人頭疼發熱憎寒身痛發渴譫語日久不出汗

以大梨一枚生薑一塊同搗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湯煮熟

食之汗出如水即愈製方甚佳愈於甘露且免地黃之息

太守劉雲亭患傷寒發熱面紅唇赤面壁踈身而臥諸醫以

小柴胡湯解毒湯之類數劑弗效診之六脉浮大無力此

命門無火也

合脈與症即是戴陽

以人參附子沉香服之立愈三服

全安

一嫗年七旬傷寒初起頭痛身疼發熱憎寒醫以發散數劑

不效淹延旬日漸不飲食昏沉口不能言眼不能開氣微

欲絕

純見陰證參猛進貧者以重劑

凡實證而見此亦宜獨地少入乾薑

與人參五錢煎

湯徐徐灌之須臾稍省欲飲水煎渣服之頓愈又十年乃

卒

當與疫症內蘇韜光一案同參

李士材治一人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不能

診跌陽

動四肢俱冷。咸謂陰症。診之六脈皆無。以手按腹。兩手護

之。拒按是也眉雛作楚。實邪按其跌陽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矢

也。欲與大承氣湯。病家惶懼不敢進。李曰。吾郡能辨是症

者。惟施笠澤耳。此等症人便稀識可為浩歎延診之。若合符節。遂下之。

得燥矢六七枚。口能言。體能動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

救此垂絕之症耶。

一人傷寒煩燥面赤。亂悶欲絕。時索冷水。手揚足踢。難以候

脈。五六人製之。方得就診。洪大無倫。按之如絲。李曰。浮大

沉小。陰症似陽也。與附子理中湯。當有生理。其弟駭曰。醫

者十輩至。不曰柴胡承氣。則曰竹葉石膏。今反用此熱劑。

執而冷服

烏乎敢。李曰：溫劑猶生，涼劑立斃矣。卜之吉，遂用理中湯，加入參四錢，附子一錢，煎成入井水，冷與飲。甫及一時，狂燥定矣。再劑而神爽。服參至五斤而安。得方在入井水冷服。

凡遇此等傷寒，能以全料六味減苓瀉，加麥冬、杞子，用大砂礮濃煎與之，必數杯而後酣寢，汗出而愈。于時此法未開，惟倚仗人參之力取效。本陰竭之症，乃峻補其陽，復生陰而愈。故用參每多至數斤，使在今時，非倚頓之家，不可爲矣。

一人傷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懣目脹，諸藥不效。有以山藥、茯苓與之，慮其瀉脫也。李診之，六脈沉數，按其臍則痛。此

協熱自利。中有結糞。小承氣倍大黃服之。果下結糞數枚。遂利止。懊懣亦痊。

一人傷寒。第二日頭痛發熱。李曰。方今正月時。令猶寒。必服麻黃湯。兩日愈矣。若服冲和湯。不惟不得汗。即使得汗。必致傳經。遂以麻黃湯熱飲之。更以滾水入浴桶。置牀下熏之。得汗如雨。密覆半晌。易被。神已爽矣。晚索粥。家人不與。李曰。邪已解矣。必不傳裏。食粥何妨。明日果愈。不以麻黃汗之。傳變深重。非半月不安也。

蔡按用麻黃取汗須防太過

吳光祿患傷寒頭痛。腹脹身重。不能轉側。口內不和。語言謔妄。有云。表裏俱有邪。宜以大柴胡下之。李曰。此三陽合病。

陽明作病
紅筋病

也。誤下之。決不可救。乃以白虎湯連進兩服。諸症漸減。更

加花粉麥冬兩劑而安。藜按此亦溫熱之症

楊與師妾發熱頭疼六日後忽見紅疹。眾皆以為發斑。用升

麻犀角等湯。凡五日不效。李視之曰。此疹也。非斑也。斑為

陽明火毒。疹為太陰風熱。一表一裏。判如天淵。乃用防風

二錢。黃芩一錢。甘草五分。薄荷、桔梗、蟬退各一錢。四劑霍

然矣。

8

一人傷寒六日。譫語狂笑。頭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眾

議承氣湯下之。脈之洪而大。因思仲景云。傷寒不大便。六

七日。頭疼有熱。小便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

易寒

與桂枝湯。眾皆咋舌掩口。謗甚。九以譫語為陽盛。桂枝入口必斃矣。李曰：汗多神昏，故發譫妄。雖不大便，腹無所苦。和其營衛，必自愈矣。遂違眾用之。及夜笑語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夫病變多端，不可膠執。向使狐疑而用下藥，其可活乎？
有汗不可用麻黃，無汗不可用桂枝。古人之定例也。此症明明有汗，豈可執譫妄一端而誤用下藥乎？且不大便，腹無所苦，即不可下之的據。

盧不遠治來。照庵姪身體豐碩，傷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語。手足揚擲，腹脹如鼓，而熱烙手。目赤氣粗，齒稿舌黑。參附、石膏、硝黃、芩連，無一不服。諸醫告退矣。診之脉

濁鼓指，用大黃一兩，佐以血藥。
以血藥佐下，一劑下黑血。

陽行善藥
 聖口佑下

一二斗少甦。四劑始清。蓋此症寒邪入胃，畜血在中，其昏沉揚擲，是喜妄如狂之深者也。當時大黃未嘗不用，而投非其時，品劑輕小，不應則惑矣。甯望放胆哉。先時雖用大黃，仍是失下。

合脈與症復大下之非高手不能。

蜀孝廉阮太和病寓吳山下，召診披衣強坐，對語甚莊，神氣則內索也。身熱進退，舌胎黃而厚，蓋自吳門受寒，以肉羹為補而時啜之，遂纏綿匝月。盧用疏散輕劑，熱退，又復強啖，再熱不能起坐，越五日診之，譫妄呼笑，不識人已三日。形骨立，汗雨下，而內熱特甚。胸脇之熱，捫之烙手。第脈尚有神，乃用人參八錢，加四逆散中一劑，而譫妄定。三劑而

熱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窮天之上。極地之下。飛揚奇變。得
太乙神符召之。始得返生。愈後問藥狀。曰此寒傷心氣。荏
苒厥深。而湊于胸也。以不第南旋。病淹中道。骨肉遼遠。藥
石弗周。則心已傷矣。又反復再四。汗液多亡。內無主宰。熱
遂入胸。胸爲心主之宮城。精神因而煥散。是以游魂爲變
也。用四逆使熱外出。加人參俾神內凝。邪氣散是以主耳。

有此二端
便非陰證

吳孚先治一人傷寒身寒逆冷。時或戰慄。神氣昏昏。大便秘

小便赤。有此二端。便非陰證。六脈沈伏。或憑外象謂陰症。
投熱劑。或以脈沉伏。亦作陰治。吳診之。脈沉伏。而重按之。

百合病

則滑數有力。愈按愈甚。視其舌則燥。探其足則暖。曰此陽症似陰。設投熱藥。火上添油矣。乃用苦寒峻劑。煎成乘熱頓飲而痊。寒因熱用法

○按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至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此案故宜熟玩。

一人病昏昏默默。如熱無熱。如寒無寒。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虛煩不耐。若有神靈。莫可名狀。此病名百合。雖在脈。實在心肺兩經。以心合血脈。肺潮百脈故也。蓋心藏神。肺藏魄。神魄失守。故見此症。良由傷寒邪熱。失於汗下。和解致熱。伏血脈而成。用百合一兩。生地汁半鐘。煎成兩次服。

必候大便如燥乃瘥論百台病深得真諦

張景岳治王生年三旬病陰虛傷寒葉天士曰陰虛二字尚要講明陰虛者水因火

耗當用滋陰若用桂附則非陰虛乃虛寒火衰之症或戴陽格陽陰症似陽乃可用矣此處關頭宜細詳察其

舌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脈則無力

神則昏沉羣謂陽症陰脈必死無疑察其形氣未脫遂以

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凉水以滋其

標蓋水為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苦寒傷氣可

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症在所不思

由是水藥並進葉天士曰若用桂附人參此虛寒之證冷水必不喜飲豈可飲一二斗乎此言甚覺

繆妄惟邪熱熾盛可飲冷水然後諸症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

察其舌則如故心甚疑之閱數日忽舌上脫一黑殼其內
新肉燦然始悟其膚腠焦枯死而復活使非大合添補安
望再生若此一症特舉其甚者凡舌黑用補得以保全者
甚多蓋傷寒之舌則熱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
以水虧而枯也葉天士曰水虧之黑豈可用熱若以舌黃
舌黑悉為實熱則陰虛之症萬無一生之矣
○按是症既云陰虛燥渴用涼水是矣而又雜與桂附各
數兩治法未能無疵至舌胎成殼脫落恐桂附之投不
能無過也

一衰翁年過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即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
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辰不能得汗寒慄危甚用

六味回陽飲。人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煎服。下咽少頃。即
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亦幾無。
令以前藥復煎與之。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
尚堪再汗乎。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
汗收神復。不旬日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無
怪乎人之疑之也。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爲之樞
機耳。

喻嘉言治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漸退。

十餘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

乃熱深厥亦深也

亟請

喻至。一醫已合就薑附之藥矣。見而駭之。診畢。再三關其

差謬。主人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乃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云。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喻笑曰。有吾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也。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安心。請治與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熟服半盞。少頃又執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悞。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厥止則陽回。復現熱症。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係陰症。見厥。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荅曰。其理頗微。吾從

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可知其為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身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勞。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症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致陰竭莫救。促其暴亡。尚不知悟。總由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

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盛無陽之比。况病者始能勿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症。安得以陰厥之例爲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爲痺。厥而能食。恐爲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莫非熱深發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

吐妄下以致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燥。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爲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人不窺制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爲主。治傷寒以救陰爲主。此一語爲治傳經症之秘旨。傷寒縱有陽虛當治。

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鰲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陽。

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以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云。

成無已云。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必須識此。勿令誤也。又當兼以外症別之。予嘗治過一中年婦人。惡熱身熱而渴。脉數細弱。先厥後熱。用溫藥反劇。後以四逆散兼參朮各半兩服之。厥即愈。脉出洪大而痊。

按成所論陰經受邪及傳經之邪二厥。一用四逆湯溫治。一用四逆散涼治。已昭然若揭。喻或未之見耳。故列其案於此。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有寒熱一症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爲瘧後虛邪不知其爲新受實邪也。因舊病感新邪最易誤人。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効昏昏默默漫無主持已治木矣。喻診之察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

小水尙利謂可治。但筋脉牽掣不停祇恐手足痿癱仲景

云筋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二十餘日。血枯筋燥。從可知矣。今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

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治痿獨取陽明清陽明之

熱邪則痿不治而愈。況此症原屬暴傷非損也。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

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

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畧相倣。且內

有當歸。川芎。白芍。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脉。減白

朮者。以前既用之。貽悞。不可再悞耳。當晚連進二劑。一劑

殊相安。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津津汗出。次早診之。筋

脉不為牽掣。但陽明胃脉洪大。反加。隨用白虎湯。石膏知

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
進十餘劑。要之前候用溫補之劑亦不少矣。神識清。飲食進。半月起於牀。
一月步於地。畧過啖。即腹痛泄瀉。儼似虛症。喻不之顧。但
於行滯藥中。加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變痢。然後
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治法。
一一不違矩矱。始克起。九死於一生也。

8
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
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輾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
急。以大承氣與服。喻診其脉。洪大無倫。重按無力。謂曰。此
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爲下症耶。醫曰。身熱目赤。

熱有冷服

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與薑附。踰垣上屋矣。喻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况敢以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咽。熱在陽明經者亦漱水不欲咽。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咽。而反可咽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症傾刻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認大熱爲陽症。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所謂補中有發。并可散邪退熱。一舉兩得。不必疑慮。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後寒戰。曼齒有聲。以重棉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一戴陽症耳。說得甚奇。然此症實不多見。

張卿子治塘棲婦人傷寒十日熱不得汗或欲以錦黃下之

主人懼延卿子診之曰脉強舌黑而有芒投錦黃為宜今

舌黑而潤不渴此附子症也不汗者氣弱也非參耆助之

不可一劑而汗仁和縣志

張路玉治范主事求先患傷寒營症惡寒三日不止曾用發

散二劑第七日躁擾不寧脉亦不至手足厥逆診之獨左

寸厥厥動搖心主汗故也知是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宜記省

但與執薑湯助其作汗若誤藥必執不止後數日枉駕謝

別詢之果如所言不藥而愈戰汗治法

吳氏子年二十餘素有夢交之疾十月間患傷寒頭痛足冷

用發散消導。屢汗而昏熱不除。反加喘逆。更醫用麻黃頭
面大汗。喘促愈甚。或以爲邪熱入裏。主用苓連。或以爲元
氣大虛。議用冬地。爭持未決。張診之。六脈警警。按之欲絕。
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回陽。此喻嘉言所
謂誤治致陽
也。遂疏回陽返本湯。加童便。以斂陽。三啜安臥。改用大劑
獨參湯。加童便。調理數日。頻與稀糜而安。

一人途次患傷寒。經吳門泊舟求治。詢之。自渡淮露臥受寒。
恣飲燒酒發熱。在京口服藥。行過兩次。熱勢畧減。而神昏
不語。不時煩擾。見其唇舌赤腫燥裂。以開水與之。則咽不
與。則不思。察其兩寸。警警虛大。關天小弱。按久六脈皆虛。

曰此熱傳手少陰經也。與導赤瀉心湯一啜。神識稍寧。泊
舟一日夜。又進二帖。便溺自知。次早解維再診。脈靜神安。
但與小劑五苓。去桂。易門冬。二帖。屬其頻與稀糜。可收功。
吳介臣傷寒餘熱未盡。曲池壅腫不潰。不消。日發寒熱。瘍醫
禁止飲食。日服消毒清火藥。上氣形脫。倚息不得。臥渴飲
開水一二口。腹脹滿急。大便燥急不通。兩月中用蜜導四
五次。所去甚艱。勢大危。診之其脈初按繃急。按之絕無。此
中氣逮盡之兆。豈能復勝藥力耶。乃令續進稀糜。榻前以
鴨糞之。香氣透達。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結糞甚多。喘
脹頓止。飲食漸進。數日後腫赤漸消。此際雖可進保元獨

參之類。然力不能支。僅惟穀肉調理而安。近一人過餌消導。胃氣告匱。聞穀氣則欲嘔。亦用上法。不藥而痊。

高鼓峯治徐五宜長君傷寒危甚。延診頃之。有人來言。病者晚來狂叫。暈去五六次。早起一暈竟絕。不必往矣。問病來幾日。云九日矣。又問胸尚熱否。曰胸但不冷耳。曰可救也。急往視之。至則僵尸在牀。口鼻無氣。面色青黯。口噤目閉。手撒。獨唇色紫黑。高笑曰。此人不死。陰虛症。誤服白虎所致耳。切其脉兩尺尚在。脉在仍是厥耳。遂取人參一兩。熟地二兩。炮薑五錢。濃煎湯。挖而灌之。盡劑口開。面色轉紅。不及一時。大叫冷甚。連以熱湯飲之。即發壯熱。通身淋漓汗下而

甦比晚腹脹不便。曰無憂也。大汗之後。虛不能出耳。再飲藥一鍾。即得解。次日諸病悉除。但多妄言怒罵。如有鬼神驅之者。調治數日。至夜半診其脉。曰虛至此乎。復以大劑附子理中建中投之。數日而愈。

③

杭友沈僑如甥。病傷寒。診其脉浮數有力。舌黑胸脇痛脹。此得之勞倦後。復傷飲食。

戰汗而解不得。單謂飲食勞倦。

醫以寒涼消導攻

之火。受遏抑無所歸也。急以大劑參朮歸耆炮薑救之。戒其家人曰。夜半當發戰。戰則汗而解矣。如戰時頻頻以粥與之。高卧天長寺。四鼓時病家急叩門。曰服藥後果寒甚。索被。頃之大熱昏沉而死矣。先生尙有法救之否。曰不足

慮也。汗來矣。但戰時曾進粥否。曰實未也。曰吾語汝。戰時須與粥。要助胃氣。使汗來速。不至困乏耳。今亦無妨。第歸此時當得汗矣。果如言。勦睡而安。與粥助汗亦仿仲景桂枝治法。

張隱菴治一少年。傷寒三四日。頭痛發熱。胸痛不可忍。病家

曰。三日前因食麵而致病。張曰。不然。麵飯糧食。何日不食。

蓋因外感風寒。以致內停飲食。非因食麵而為頭痛發熱。

證也。故凡停食感寒。只宜解表。不可推食。如裏氣一鬆。外

邪即陷入矣。為庸師說法且食停於內。在胸下胃脘間。按之而

痛。今胸上痛不可按。此必誤下而成結胸。病家云。昨延某

師。告以食麵。故用消食之藥。以致胸中大痛。因診其外症

尚存仍用桂枝湯加減一服而愈

○張令韶治一婦人患傷寒十餘日手足躁擾口目瞤動面白

身冷讖語發狂不知人事勢甚危篤其家以爲瘋縛其手

足或以爲痰迷心竅或以爲虛或以爲寒或辭不治張診

之切其脉全無問其證不知按其身不熱張曰此非人參

附子症即是大黃芒硝證出此入彼死生立判因坐視良

久聆其聲重而且長亦有中焦停食而奄奄似不屬者亦下之而愈見繆仲醇治姚平之案

曰若是虛寒證到脉脫之時氣沉沉將絕那得有如許氣

力大呼疾聲久而不絕即作大承氣湯牙關緊閉挖開去

齒藥始下咽黃昏即解黑糞半牀次早脉出身熱人事亦

知舌能伸出而黑。又服小陷胸湯二劑而愈。

一婦人素有虛弱之症，後患傷寒。一醫以為陰虛發熱，用滋陰之藥，命食雞子火肉而病更甚。所用皆玉竹、骨皮、丹皮、歸芍之類，十餘日死症悉具。延張至，其人已死。張請視之，氣雖絕而脈尚在，且帶滑。曰：此症不死，乃誤服補藥，使邪不解，胃絡不通，胃家實也。幸正氣未敗，可治。少頃果甦。厥故用調胃承氣湯一服而結糞解，諸症愈。次日大汗如雨。此虛象也。用人參三錢，蒼朮、棗仁各五錢而愈。

一男子新婚吐蛔發熱，醫以為陰症，用理中湯而吐愈甚。張診其脈緩而長，一日夜吐蛔十餘條，以為風木生蟲濕熱。

濕熱生坑

相蒸則蟲頓然而生。隨生隨吐。欲用黃連等清濕熱之藥。不信復易一醫。用歸芍玉竹之類。吐益甚。蟲愈多。復延張。張曰。必欲治。非黃連不可。遂用黃連、厚朴、枳實、廣皮、半夏。各等分煎服。其吐稍止。再服不吐。神清。蟲從大便而出。約數十餘。大小不等。後加白朮等以補之。卽脹不安。共用黃連枳實二十劑而愈。此乃千百中偶見之症。不可以爲常有也。

按發熱脈緩而長。則是陽明經症。案中但與治蛔似多脫畧。俟再考。

陸養愚治周兩峯。頭痛身熱。又舟行遇風。幾覆。比至家。脇大

痛耳聾煩渴譫語。醫來診。忽吐血盤許。醫曰：兩尺不應，寸關弦緊，煩渴譫語，是陽症也。弦乃陰脈，仲景曰：陽病見陰脈者死。况兩尺乃人之根蒂，今不起，根蒂已絕，孤陽上越，逼血妄行，據症脈不可為矣。辭去。陸至，血已止而喘定。脈之兩寸關弦而微數，兩尺果沉而不起。蓋症屬少陽。弦數宜矣。脇痛耳聾亦少陽本症。兩尺不起亦自有故。經云：南政之歲，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故不應耳。吐血者，因舟中驚恐，血菀而神攝為熱所搏也。譫語者，三陽表症已盡，將傳三陰也。先以小柴胡和之。俟堅實而下之。旬日當愈。因與二劑，明日脇痛減，耳微聞，但仍譫語，胸膈滿悶。

舌上薄黃胎。仍以小柴胡加桔梗黃連。日服一劑。二日胸膈少寬。而胎黑有刺。大便不行。約七日矣。乃以潤字丸三錢煎湯送下。至夜更衣。身涼。諸症頓失。後去枳桔加歸芍。調理旬日而起。

王野溪病傷寒六七日。已發表矣。忽身熱煩躁。口渴咽乾。大小便利。而不任風寒。或用涼膈散。反胸前見斑數十點。色微紅。乃投消斑青黛飲。又發譫語。手足厥逆。謂熱深之故。擬用承氣下之。陸脉之浮數六七至。按之而空。曰。此陰盛格陽症也。下之立斃。內經至真要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岐伯曰。脉至而從。按之不散。諸陽皆然。今脉浮之。

而數按之而空。乃陽虛爲陰所拒。不能內入而與陰交。身
熱煩躁。口渴咽乾。浮陽外越之故也。惡風畏寒。陽氣不足
也。發斑者。因寒藥激之。致無根之火。聚於胸中。上熏於肺。
傳之皮膚也。譫語者。神不守舍也。厥逆者。陽將竭也。若冷
至肘膝則無及矣。此與東垣治馮內翰之姪。目赤煩渴。王
海藏之治候輔之發斑譫語同例。一用真武。一用理中。此
先哲之成驗。後學不知取法耳。急用大料。參朮薑附。峻補
回陽。麥冬五味甘草白芍。斂而和之。濃煎。俟冷。徐徐服之。
日夜令藥不斷。三日夜病勢始減。旬日後稍加減之。月餘
而起。

先補其理
後攻其表

吳子玉病發熱頭痛腰疼煩躁口渴無汗有主麻黃湯者有
主羌活沖和湯者脉之陽部浮數而不甚有力陰部沉弱
而濇謂曰此症此脉有兩感之象必重有所用力兼之房
勞而得者不可輕汗宜先投補劑托住其氣血待日期而
汗之或曰太陽症而用補仲景有此治法乎曰雖無此治
法而未嘗無此論太陽症宜汗假令尺中遲不可發汗何
以知之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今寸脉浮數而無力表症
不甚急尺脉沉弱而濇則裏虛可知傷寒有失汗而傳裏
者亦有誤汗而傳裏者此症是矣衆不決姑服羌活沖和
湯一日夜二劑前症俱劇仍不得汗擬麻黃者以藥輕病

重欲大汗之。陸曰若服麻黃湯亡陽譫語即見斃可立俟也。乃用補氣養榮湯二劑。病未減亦不劇。診之寸關如故。兩尺稍有神。再二劑。又約一日夜。方以參蘇飲微汗之。汗後諸症悉愈。通人之論所謂凡病必有兩面也。

凌東陽患傷寒已經汗下身體外不熱捫之則熱極不能食

而饑不可忍及強進稀粥即脹不可任必用力揉之一二

時始下大腹甫下又饑不能支大便五六日不行而少腹

不鞭滿醫以汗下身涼而用開胃養血順氣劑病日甚診

之兩寸關浮數兩尺沉數有九曰此畜血症也因下之太

早濁垢雖去邪熱尙留致血結成瘀胃中饑甚者火也食

即脹者邪熱不殺穀也。揉下仍饑者胃中空澗邪熱尚在也。法宜清上焦之熱去下焦之瘀而後議補。或曰許學士謂血在上則喜忘血在下則發狂。今云瘀血何以無此症也。曰成無已固深於傷寒者也。謂不大便六七日之際無喜忘如狂之症。又無少腹硬滿之候。何以知其有畜血。蓋以脈浮數故也。浮則熱客於氣數則熱客於血。下後浮數俱去則病已。如數去而浮仍在則邪熱獨留於衛。善饑而不殺穀。潮熱及渴也。浮去而數仍在則邪獨留於榮。血熱下行血得泄必便膿血。若大便六七日不行血不得泄必畜在下焦而爲瘀。須以抵當湯下之。此前賢之成案也。乃

用淡鹽湯送抵當丸三錢。取鹹走血之意。以去榮中之結熱。隨濃煎人參湯調涼膈散五錢。以去衛中之結熱。用人參湯者。病久數下。恐元氣不能支也。如此兩日。結血去。浮熱解。飲食進。後以清氣養榮湯調理旬日而愈。

湯二。老病傷寒。已發汗矣。後忽下利。身熱。頭痛昏憤。或謂合病下利。復用解肌發表藥。反增劇。自汗惡風。或謂陰虛用理中。合四物。遂不眠。妄見躁煩譫語。或云此協熱下利也。用白頭翁湯二劑。病畧可。數日諸症不減。四肢厥逆。脈之浮按散大而數。沉按細數。而有九。曰。向云協熱者是也。第宜調胃承氣湯下之。不當止用白頭翁湯耳。或云下利厥

逆可復下乎。曰內經云。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王太僕云。大熱內結。淫瀉不止。熱宜寒療。結熱自除。以寒藥下之。結散利止。此通因通用之法也。又仲景云。下利譫語。有燥屎也。厥逆者。熱深厥亦深也。承氣下之。第此症初見時。下之即愈。今日數已久。元氣將脫。不得竟下。因用人參二錢。濃煎送潤字丸五錢。半日許。出燥屎數十枚。利減半。手足稍溫。第昏沉更甚。問之不語。左脉微浮。畧數。右脈少沈。微數。無丸。再用人參五錢。濃煎送潤字丸二錢。少時。又去燥屎數枚。溏便少許。遂能語。索食。稀粥與之。次日身涼神爽。後用調養氣血。少佐清熱之品。旬日漸愈。而大便常結。用八物

倍生地月餘而瘳。

陸肖愚治臧茗泉患傷寒發熱鼻燥口乾嘔惡胸脇痛滿小水短赤大便瀉利或投柴苓湯反增頭痛如破徹夜不寐已三日脉之左弦右洪寸關數兩尺稍和以柴葛解表爲君黃芩石膏知母清腑爲臣枳桔寬中爲佐竹茹甘草平逆爲使一日二劑嘔止痛減熱仍未退卧仍未安溺赤便瀉如故因去知母黃芩竹茹倍柴葛加生薑五片亦一日二劑熱退安卧瀉亦止矣口尙微渴以花粉麥冬甘草陳皮黃芩桔梗枳殼扶元氣清餘熱四帖以而安後十餘日復身熱譫語如見鬼狀舌黑有刺大便三日不行日輕夜

重。脈沉有力。兩尺帶弦。用枳實黃連蔓仁桃仁白芍檳榔

元明粉二劑。諸症悉減。而大便未行。用桃仁十枚煎湯下

潤字丸一錢五分全愈。後以清氣養榮湯調理之。此少陽陽明證

初治不誤以表力未至故餘證如故去知母黃芩太驟故表解後變為裏證待下而後愈桔梗枳殼亦未合法

○ 吳煦野子年二十三精神素旺清明自館中歸有房事五更

小解忽臍下作痛腸中雷鳴小便不利明日遂發寒熱頭

痛醫來告以酒後犯遠歸之戒醫疑是陰症傷寒以理中

湯二劑令一日夜服之次日嘔逆大作煩躁口渴飲食不

進晝夜不卧已三日矣診之其脈左弦右洪寸關有力尺

部尚和面赤戴陽乃與柴葛解肌二劑病家因述遠歸陰

虛。投理中不減。咸擬倍加參。附陸曰。脈症俱陽。縱有房事。陰未嘗虛。若再投參附。不可爲矣。令今夜必服此二劑。庶不傳裏。病者心虛。止服一劑。明早診之。症不增劇。脈仍洪大。並兩尺亦大。曰。熱邪已入腑。日晡必劇。以白虎湯二劑與之。病者猶豫。謂曰。今日怕石膏。明日大黃也。怕不得。延挨未服。而煩渴躁熱大作。且有譫語。遂連進二服。熱畧不減。再以前方二劑與之。至五更始得少睡。早間診視。兩尺沉實。舌胎已厚。改用小陷胸湯送潤字丸一錢。至晚又進一錢。夜半出燥屎數十枚。熱減瀉止。又服枳實黃連至數十劑。少用滋補。即痞隔飲食不能進。調治二月。方得全愈。

面赤胃火上炎非
盡陰虛陽格也。

陸祖愚治顧玉巖年六十患傷寒服藥頭疼骨痛已除身熱
煩燥兼發赤斑而狂診之六脈沉數有力目瞪直視噤不
出聲舌黑芒刺四肢冰冷詢其大便二十日不行謂年雖
高脈尙有神力任無事投以大承氣湯目閉昏沉咸謂決
死一二時頃腹中鳴響去燥屎若干諸症脫然僅存一息
改用人參麥冬歸芍耆朮調理而安。

吳開之二月間患頭痛身熱服藥已逾旬日矣忽耳後紅腫
作痛大發寒熱或以爲毒用花粉連翹解毒數劑不效或
以爲痰核用南星半夏數劑反甚胸脇滿痛飲食不進氣

喘而粗，夜卧不安，脈之兩寸關弦數，兩尺和。此木傷寒少陽之邪不解，所以發顛耳之前後上下，乃少陽部分寸關弦數亦少陽不和之脈。宜小柴胡湯和解之。用軟柴胡七錢，乾葛黃芩各三錢，生甘草桔梗蘇子白芥子各一錢，薑棗煎服，二劑喘定，四劑腫痛全消而愈。

治陳湖一男子，患傷寒，仰臥一月，且耳聾，意其病尙在少陽，故脇痛不能轉側，及耳聾也。與小柴胡湯加山梔，一劑即能轉側，尾閭處內潰皆蛆，耳亦有聞，蓋少陽屬風木，而風木能生蟲也。

一卒傷寒，大小便不通，予與五苓散而皆通，五苓固利小便。

矣。而大便亦通者。津液生故也。或小便通而大便尚不通。宜用蜜煎法導。

施秘監尊人患傷寒。欬甚醫告技窮。試檢鍼經於結喉下灸三壯。即差。盖天突穴也。神哉神哉。資生經

華佗傳。府吏倪尋。李延。二人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三國志

范汪方云。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瘥。詣華佗視脉。曰。尚虛未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

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如佗言。婦人傷

寒雖瘥未滿百日氣血骨髓未牢實而合陰陽當時即不覺惡經日則令百節解離經絡緩弱氣血虛衰骨髓空竭恍恍吸吸氣力不足著牀不能動搖起居仰人食飲如故是其症也丈夫亦然

有士蓋正者疾愈後六十日已能射獵一犯房室即吐涎而死及熱病房室各爲陰陽易皆難治近者有一士大夫小得傷寒瘥已十餘日能乘馬行自謂平復亦以房室後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攣而死

婦人溫病雖瘥未平復血脉未和尙有熱毒而與之交接受得病者名爲陰陽易醫者張苗說有婢得病瘥後數日有六

人姦之。皆爲所誤。

林觀子父因積寒腹痛，以痧症治之而愈。數日後神思鬱結，胸腹不快，每日食粥二三次，大便澹，日二三行，雜治二旬，餘漸劇，後一醫診之曰：傷寒之邪尚在，何快至此也。服小柴胡八劑，別下結糞十數枚而安。此亦臟結之類。所謂飲食如故，時時下利也。

觀子注傷寒折衷

○吳仁齋治一人，傷寒十餘日，脈沈細，手溫而足冷，大便不通，面赤嘔煩渴，藥不能下，惟喜凉水一二口，或西瓜一塊，食下良久吐出，此陰甚於內，逼其浮陽上冲咽嗑，故面赤煩嘔也。附子一枚，去皮尖切片，又以人參三錢，炮薑二錢，水

煎取浸冷水中待冷服之而愈

8

先正參附
口陽
法正白虎
退散

一人傷寒七八日服涼藥太過遂變身涼手足厥冷通身黑
斑惟心頭溫暖乃伏火也六脈沈細昏不知人不能言語
狀如尸厥遂用人參三白湯加熟附半個乾薑二錢服下
一時許斑漸紅手足漸暖甦矣數日復有餘熱不清此伏
火未盡再用黃連解毒竹葉石膏湯調治而安

8

補正散結
印故補散

馬元儀治沈某發熱七日神昏譫語中州結塊高突拒按作
痛診之右脈虛微左見弦澁此正氣奪而邪氣盛也症實
脈虛法在不治不得已必先補後攻庶幾萬一與人參桂
枝炮薑半夏枳實厚朴廣皮補正散結脈稍起再附子加

傷寒

承氣加參

桂理中湯以恢復元氣。二劑右脉已透。四劑兩脉有神。而前症猶在。中痛轉甚。時眾議交沮。蓋此症原有積滯可攻。

兩日用藥。端行溫補者。全是顧慮元氣。若早下之。必先脫

矣。今已補完胃氣。即可施治實之法也。以人參三錢。大黃

五錢。厚朴一錢。枳實一錢。桂枝五分。服未一時。大便連行

三次。其塊如矢。諸症悉平。次與調理脾腎而愈。蔡按凡治實症當顧

其虛處此

案是也

卜晉公患傷寒。數日面赤躁煩。手足搐搦。起卧轉側不安。口

燥渴。大便結。或用清火發散。俱不應。診其脉虛瀉兼結。夫

瀉則傷陰。結則氣滯。得之憂思勞鬱。肺胃受傷。津液虧而

虛邪結也。散邪清火。適所以耗其陰而留其邪耳。治法必
須大劑滋解。乃可用瓜、萹、實、一兩、紫菀三錢、枳殼、桔梗各
一錢、秦艽一錢、杏仁、蘇子、半夏、麴等。一劑便得大睡身安。
調理數日而愈。

白通加人尿
猪心汁

鮑坤厚病經半月。兩寸獨鼓。兩關尺虛微。頭痛如斧劈。汗出
不止。讖語神昏。曰寸大尺小。為上盛下虛之候。况頭痛如
破者。虛陽上僭也。汗出不止者。虛陽外散也。讖語神昏者。
孤陽氣浮。神失其守也。非人參附子。無以追散失之元氣。
非童便猪胆葱白。無以通僭逆之陽氣。法當用白通湯以
急救之。時夜半特宰猪取胆。比藥成牙關緊急。不知人事。

乃挖而灌之。黎明神氣漸清。此陽氣已漸歸原。但欲其深根固蒂。非大劑溫補不可。用人參四兩。附子一兩。肉桂五錢。合附子理中湯法。連投數劑。痛定汗止。調理而安。

○一人傷寒六日。兩脉微弱不起。面垢遺尿自汗。譫語身重。不能轉側。此三陽合病。汗下兩不可用。仲景云。腹滿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自汗者。白虎湯主之。蓋三陽合邪。至遺尿譫語。其中州擾亂。真氣與津液並傷可知。故仲景復云。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以汗則偏於陽。而津液益傷。下則偏於陰。而真氣復損。惟白虎一法。解熱而不礙表裏。但三陽病其脉當浮大。而反微弱不起。

者以邪熱鬱遏不得外達。非陽衰脈微之比。但清其壅熱。而脈自起矣。用大劑白虎。一服便得大睡。再劑神清脈起。與補虛清熱而痊。

張氏子傷寒四五日。兩脈虛微。神氣昏亂。煩躁不甯。時欲得水。復置不飲。棄衣而走。勇力倍常。言語狂妄。不避親疎。此陰盛格陽欲脫外假熱內真寒也。欲與理中湯。咸謂火熱有餘之症。欲行寒下。曰。豈有大熱症而不引水自救者。况兩脈微弱。明屬陰盛陽微。若不急與溫補。大汗一至。不可為矣。前方加人參至四兩。煎成冷服。一二時許。狂亂頓止。反見寒慄。欲覆重被。再與前藥一劑。神清熱退而安。

○周禹九傷寒五日發熱中痛嘔逆須三四人搖扇取涼與藥
隨吐脉之寸空大關尺虛小曰兩寸空大陽欲從上越也
關尺虛小陰欲從下脫也若大汗一至陰陽兩絕不可爲
矣以白通湯加人尿猪胆服後嘔逆隨已寸脈平關脉起
後見口燥中痛脉實乃以承氣湯下之周身發斑疹兩頤
發腫轉用黃連解毒湯而愈

張氏僕病經五日發熱脉沉微口燥煩燥不眠曰發熱爲陽
脉沉微爲陰少陰症似太陽也口燥煩燥乃邪氣內擾當
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以溫少陰之經而驅內陷之邪或以
子身安得陰症別商瓜蒌滋解之法症益甚再脉之沉微

轉爲虛散已犯條款不得已惟四逆湯一法或亦可挽回
遂連進二服是夜得睡明日熱退脈起而安

繆仲醇曰趙和齊年六十患病予以他事請見延至中堂云
偶因勞倦體疲正欲求教爲診視細按其六部並察其形
神謂云翁病屬外邪非勞發也須著意珍重時葛存誠在
坐私謂云此病是極重外感邪氣有內陷之兆恐難挽回
別去三日復邀看則神氣已脫脈無倫次問所服何藥云
石膏湯曰病症固重服藥又差無汗發熱非陽明症何得
用石膏此太陽症未經發汗邪氣傳裏裏虛水涸不勝邪
熱真氣已脫必不可救時猶以予言爲妄不兩日而斃矣

張意田治一人春間傷寒七日後煩躁咽痛胸悶泄瀉皆作濕熱治不效診得脉來細急乃少陰脉象也夫少陰上火下水而主樞機水火不交則脉急胸滿而煩躁火上咽痛水下泄瀉此神機內鬱旋轉不出不得周遍於內外之症也與少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之論吻合宜用猪膚六兩刮取皮上白膚煎汁一大碗去滓及浮油加白蜜五錢穀芽一兩炒香研末文火熬成半碗溫服之症稍減其脉細而短澹此戊癸不合以至陽明血液不生經脉不通之候也與炙甘草湯宣通經脉會合陽明遂脉緩而愈

薛立齋云鄭汝東妹婿患傷寒得純黑舌醫士會禧謂當用

附子理中湯人咸驚駭遂止迨困甚治棺會往視之謂用

前藥猶有生理其家既待以死拚從之數劑而愈大抵舌

黑之症有火極似水者即杜學士所謂薪為黑炭之意也

宜涼肺訖之類以瀉其陽有水來克火者即會所療之人

是也宜理中湯以消陰翳又須以老生薑擦其舌色稍退

者可治堅不退者不可治一云以薑切平蘸蜜擦之

弘治辛酉金臺姜夢輝患傷寒亦得純黑舌手足厥冷呃逆

不止眾醫猶作火治幾至危殆判院吳仁齋用附子理中

湯而愈夫醫之為道有是病必有是藥附子療寒其效可

傷寒

數奈何世皆以爲必不可用之藥。甯視人之死而不救。不亦哀哉。至於火極似水之症。用藥得宜。效應不異。不可謂百無一治。至遂棄之也。傷寒折衷

庚辰年少司馬楊夫人傷寒。誤服附子藥一鍾。即時咽喉赤腫。急邀薛治。薛謂仲景先生云。傷寒論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何況附子乎。辭不治。是日果死。

辛卯年一吏傷寒。誤用附子藥一鍾。發躁奔走。跌死。夫盛暑之際。附子桂薑三藥併用。連進三四劑。而無事。嚴冬時候。三藥單用一味。止進一劑。者恰死。可見羅謙甫先生捨時從症。權宜用藥之功。

吳洋治汪伯至從嫂病眾醫術窮洋始至目家人曰易治爾第以寒水飲之其黨謂病者三日不食奈何與水洋曰傷寒陽明熱甚恃藥將不遑即投所宜勿藥可也乃督汲者陳榻先以一杯飲之病者爽然遂盡一斗病良已乃進人參白虎湯而平

太函集

吳橋治表姪方輅自浙病傷寒諸醫不效歸途挾寒數日熱不退耳稍聾體倦心煩醫卒投以補劑漸至昏瞶絕食楯衣摸床已治木且延橋至六脈弦緊而數病由傷寒未解而復感寒幸而年力方強非汗不愈尋以麻黃石膏湯進得汗而解

同上

陳孟孖尊公，戊午六月自山東邸中受寒，淹淹未已。至次年二月，忽小腹與腰急痛，令人緊挽外腎，稍鬆便欲死。盧用羌活、黃柏、茯苓、肉桂等劑，令刮委中穴，痛止足軟。至五月天熱，身發紫斑，有汗至足而始健。此是小腸府病。經曰：小腸病者，腰脊控舉而痛。以羌活入太陽小腸，故痛隨愈。然身猶未健者，以未盡本病之因，故待時而暢耳。病自六月傷寒，太陽有所未盡，故入府而痛作。久病氣衰，雖補未達其因原，以寒邪鬱火，故需夏時則火力全，而血脉之邪始去。所以斑出足汗百骸暢美者，寒得淨盡而火遂融通也。

金鑑春月病溫

以其發於春月，故喻氏指名溫病。其實乃傷寒也。若係溫病，斷無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之

理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讖語無倫皮膚枯

澁胸膈板結舌捲唇焦身蹠足冷二便畧通半渴不渴面

上一團黑滯喻視之曰此症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證

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則死不死者三日又傳一週定

死矣傷寒亦有不傳者此語未的此春溫症不傳經春溫亦有逆傳順傳之證故雖

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

症陽症混合一區與兩感證病情符合當即以仲景表裏

二方為治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

邪果透汗而熱退再以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

邪即胸中柔活人事明了諸症俱退以後竟不需藥而愈

張令施之弟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徹夜痛叫喻診之脈亦平
順無患而痛則大減喻曰此症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
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爲一家
相安於無事矣夫熱邪深入兩腰血脉久閉不能復出止
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
仁承氣湯多加桂附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仿前
意爲丸服旬餘而安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
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夫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
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仿其意以散腰間之血結乎
後江古生乃弟復患此症徑用前法二劑而愈

○

如此重證
治法太簡

裴兆期治一貴室婦傷寒汗下後脉洪大而熱不止口不渴
 腹不滿身無寒熱只氣之神疲昏迷似睡叫呼不應醫有
 謂傷寒兼中痰者有謂是狐惑傷寒者有謂腹中尚有燥
 屎更須通利者有謂是餘邪未清更須和解者裴曰皆非
 也乃元氣大虛耳以人參五錢炒黑乾薑二錢當歸三錢
 五味三十粒不問晨夕頻與之遂身涼脉靜氣爽神清而
 愈

○

李懷茲治一婦素稟羸弱產育過多常患頭痛背上畏寒之
 極夏月必用綿絮裹首複衣掩背初冬傷寒發熱頭痛異
 常周身痛楚膝下與手臂皆不溫而手心獨熱胸膈無恙

二便如常、或用表藥、熱勢不減、畏寒轉增、胸膈迷悶、二便艱澁、李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微汗而安、蓋此婦素常陽氣不升、而頭痛背寒、復與發散、傷其衛氣、所以熱不除、而轉加畏寒也、用補中益氣以升舉清陽、衛得參芪之力、自能祛邪外散、此東垣之微旨也。

一年少體肥之人、平素左半身無汗、脇下一片常冷、數日前索道下鄉、是日天氣暴寒、舟中食飯一箸、隨食隨冷、便覺凜凜畏寒、登岸失足顛仆、扶挾解帶而寢、是夜即發熱、頭痛、喘鳴、胸滿、遍體煩疼、腰脊左脇尤甚、左半身不能轉側、仍冷不熱、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歸、其脈左手弦細、

右手遲滑總不似外感之候。因見脉弦脇痛與小柴胡二服不應。又似半身風廢。與小續命。必不應。檢方書中半身無汗例。當二陳四物合用。按法治之亦無效。舌上有微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黃。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去亦無多。小便略見黃濇。或問張飛疇。此是何病。當用何藥。張曰。此人素有寒飲結聚脇下。更兼內外感寒。加以驚仆痰逆。則發熱喘鳴頭痛胸滿身疼。勢所必致。其右畔經絡貫通處受邪。則從陽而化爲熱。左畔寒飲積結之界。平時尙且無汗。縱有寒邪湊泊。亦必從陰而釀寒。陽氣不到之所。自然重著難移。陽氣不行於脉。自然弦細搏指。至於右脉遲。

滑手足微寒。皆緣脾氣向衰。熱勢不盛。所以舌胎不能乾燥。大便不能結鞭。其小便黃濇一證。雖因肺胃氣化不行。亦見下焦真陽未艾。斯人向後必夭。目今尙可挽回。當與五積散。晝夜三進。總藉辛溫解散之力。可以內消寒滯。中溫血脈。外逐表邪。一舉而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烏薑渣炙熱包熨之。俟表邪分解。裏氣調和。然後用六君加辛附薑桂之屬。溫中氣可也。

一少年形體肥盛。患傷寒昏熱。或用表藥得汗。遂讖妄躁亂。用涼膈散加黃連而熱除。但頭痛經月不止。晝則目珠與眉稜太陽俱痠痛。夜則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風吹狀。

以熱掌按之。稍覺爽快。寐則頭與胸前大汗如漉。左脉緊。細。右脉浮緩。服茶調散。用搐鼻法。不應。用養血藥。亦不應。或問於張飛疇。張曰。此熱邪雖從內泄。而寒痰襲於經中。因體肥不能外泄。所以流連不解。內經所謂其人肥。則爲目風眼寒是也。治當解營分鬱閉之火。除經絡沈澀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湯。加生石膏半兩。數日必能獲效。如法服之果愈。

8

徐靈胎曰。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

等湯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爲風火所煽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爲風火所熬，又復爲燥藥所灼，則汗何從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爲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愈出，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

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矣。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濕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濕邪之法。更以淡滲爲主。如猪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濕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症。亦先以發表爲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後以桂附回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尙未知。何況深微者。

乎。

或問於裴兆期曰。有病傷寒傳裏。熱結不通者。已經屢下。而腹中按之。則仍繞臍。堅若仰瓦。然其人伏枕不起。又已累旬。肌肉盡削。湯飲幾廢。氣怯不足以佈息。當此之際。攻補不能施其巧。計將安出。曰。論常法在斯。必攻不攻。則腸胃無由清。水穀無由進。元氣無由復。而人曷以生。若遽攻。則此立稿之形。垂絕之氣。能堪之乎。計必先行補法。而後察邪正之緩急。輕重以攻之。攻後旋復從補。補後旋復從攻。而又旋復從補。則庶幾耳。但補與攻。皆當以漸。而毋驟其始也。且以小劑生脈散。加陳皮煎飲。半小甌。移時無反復。

復少與之。繼則或可漸倍。並商攻法也。如腹中鬱熱未清。渴欲冷飲。即當啖以橘藕瓜梨之屬。潤其喉吻。飲食久疎。胃必苦弱。又當間與焦米湯。大棗湯。或扁豆筍蕨菜蕈。暨飴糖等湯。隨所好。以蘇胃氣。此皆適口不助邪之物。佐藥餌所不及也。皆補法也。補既得力。方可議攻。攻則惟元明粉一味爲佳。生何首烏煎服亦佳。蜜導膽導尤爲良法。或詳脉之虛實。氣之盛衰。邪之深淺。以導滯丸。或小承氣加當歸微下之。下後仍須照管元氣。毋徑前而不顧其有虛也。倘其候可以授餐。亦勿得驟與以濃厚。先以焦米煎湯飲之。次煮熟梨熟棗菜蕈等少與之。無忤始可少徐授漿。

粥與他物耳。須知此物腹中攻不克盡。惟期脉靜身涼。口
不發渴。便可圖進水穀。俟其水穀融液。腸胃充盈。不攻亦
自可去。若必欲去盡而後與之食。不且速其死乎。然此皆
陽症之攻補法耳。亦有元氣內損之病。治療失宜。損中復
損。內雖執結。外則手足未冷。而鼻先寒。六脉沈遲。或虛疾
無倫。次則又是陽症變陰之候。急當以桂附參薑酌微甚
而溫補之。又不可與梨。柳藕承氣元明粉。同日而語法
者矣。智者於此。不可不熟審而通其變也。不特傷寒爲然。
凡雜病日久。鮮有不犯此證者。余於治案中。每詳言之矣。
孫文垣治萬肅菴之子。發熱十一日。舌心色若沈香。口渴甚。

乾燥額上及兩脇極熱耳微聾已下二次熱不退小便少
神昏足冷左脉中按數而有力右脉軟弱乃少陽陽明併
病也先以柴胡湯清其熱視汗有無再相機而處柴胡五
錢葛根三錢白芍石膏各二錢人參升麻天花粉各一錢
粉甘草七分服後脉稍緩熱稍退齒仍乾小水不利神思
尙昏沈改用柴胡粉草花粉黃芩人參白朮茯苓滑石木
通澤瀉小便去二次下午又覺微熱面赤額上痛且重黎按
此白朮壅氣之故與益元散三錢大便行一次瘡而色黃熱仍甚
面仍赤再診之寸關脉將和兩尺洪大黎按此六一散知引熱下行之效
其邪熱在下焦惟利之而已再與益元散五錢口渴稍止

齒下盤潤而上盤仍燥神思昏沈睡而不醒知其熱在心
包絡投導赤散二帖而神清惟小水尚短以四苓加酒連
木通二帖而諸症悉退

吳心逸僕患額疼口大渴身大熱汗多胸痞惡心昏沈孫與
柴苓湯加枳殼桔梗熱減大半次日以六君加黃芩白芍
調理而愈此勞倦傷寒故宜先散後補也

周鑑泉室病傷寒發熱譫語口渴咳嗽胸膈痛瀉嘔逆遍身
發斑六脉洪滑此少陽陽明合病也以升麻葛根湯加滑
石五味進之服後汗大出熱退神清復與柴苓湯加五味
滑石瀉亦止次日診之左脉和右脉亦稍收斂改用白芍

爲主。陳皮、柴胡、酒芩、五味子、牡蠣、滑石、茯苓、澤瀉、白朮服
四帖而安。

陳茂之勞倦後勉強色慾精竭而血繼至續感風寒發熱頭
痛胸膈飽滿始從太陽而傳少陽胸脇痛耳聾嘔逆口苦
咳嗽六脈弦數此少陽症也以小柴胡加枳殼桔梗竹茹
而嘔逆止因進粥早復熱口渴小水不利大便一日夜六
七次所行皆清水日晡熱甚舌上黃胎昏沈振顫此食復
之候以豬苓澤瀉各三錢赤茯苓一錢柴胡八分升麻木
通各五分連進二帖小便利而大便實但熱不退進六神
通解散一帖熱如故次日診之左脈不弦數矣兩寸脈如

故服藥無汗。口渴漱水而不欲嚥咽。此邪熱傳陽明經。不急涼血。必作鼻衄。投黃芩芍藥湯合生脈散以止嗽渴。用葛根湯以解肌熱。白芍三錢。葛根升麻黃芩各一錢。人參一錢五分。麥冬滑石各三錢。甘草五味子各五分。烏梅一枚。進二帖。大便下燥糞十數枚。始得微汗。安眠進粥而愈。龐太夫人病頭痛惡寒。胸膈滿且痛。時發寒熱。投四物湯加元胡索丹皮香附。治五日不瘥。孫診之。脈右滑大。左浮弦而數。曰頭痛惡寒。外感症也。浮弦而數。胸膈滿痛。少陽脈症具在。右脈滑。飲食滯而爲痰也。四物湯皆滯痰閉氣之藥。內傷何以得消。外感何由得出。投以柴胡湯合平胃散。

一服而愈

一老僕頭痛遍身骨節痛，面色黑，發熱口渴，胸膈膨脹，飲食七日不進，復感寒，脈左弦數，右洪大，以藿香蒼朮防風葛根白芷紫蘇甘草陳皮大腹皮麥芽枳實投之，服後胸膈稍寬，熱與痛更甚，改以麻黃葛根柴胡各二錢，石膏滑石各三錢，紫蘇蒼朮白芷各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服後大汗出而熱痛皆除，惟口渴，又以白芍當歸石膏知母柴胡黃芩麥冬葛根陳皮服之而愈。此三陽合病，先為飲食所傷，故用藿香正氣湯，加消導以助其內，又以六神通解散，加助表之藥，以治其標，病雖重年雖高，喜其色脈相合，故

易愈也。

蔡中林室發熱口渴，舌上燥裂，小腹痛，嘔吐，藥食不入口者。七日，右寸脉絕不應指，關沈滑有力，左手弦數。此陽明少陽合病，邪熱壅於上焦也。以軟柴胡石膏各五錢，半夏麩黃芩黃連葛根竹茹人參各二錢，薑三片，五更下黑糞數塊，痛熱減半。次日仍與前藥，右寸脉亦起，改用小柴胡湯，加橘紅竹茹葛根，服三帖全安。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中寒

萬密齋治一婦人病至十三日其家人來求藥告以病狀初
苦頭痛到今日昏睡不醒喉中痰響手足俱冷其身僵

直萬思之時辛酉二月朔後平地雪尺餘此婦元氣素弱

必因遠行而得三陰脈從腹下走足也問之果於初三日冒雪往親

戚家歸即病曰此寒邪中足少陰厥陰二經也默默喜睡

者足少陰腎病也。頭苦痛厥逆僵直痰響者足厥陰肝病也。乃以十全大補湯去地黃白芍加細辛半夏乾薑與三劑去五日來謝曰病安矣。

吳孚先治一人傷寒頭痛不發熱乾嘔吐沫醫用川芎藁本不應吳曰此厥陰中寒之症乾嘔吐沫厥陰之寒上干於胃也頭痛者厥陰與督脈會於顛寒氣從經脈上攻也用人參大棗益脾以防木邪吳茱萸生薑入厥陰以散寒邪且又止嘔嘔止而頭痛自除設無頭痛又屬太陰而非厥

陰矣。

直中病但有少陰症反發熱

一人患厥陰直中四肢厥冷脈細欲絕爪甲青紫但不吐利

與四逆湯至三日四肢暖甲紅發熱脈轉實數有力此陰極陽生也使與涼劑病家疑一日寒溫各異不肯服至九日熱不退熱利下重飲水不輟再求診用白頭翁秦皮黃連黃柏各二錢一帖減二帖痊

真寒症斷無飲水下痢之變

按肢冷脈伏恐是陽厥至爪甲青紫則是欲戰汗也四逆湯之悞特隱而不彰耳余有凌二官案可參

凌二官即熱病

門之凌

表姪

吳孚先治汪掖蒼母忽心腹奇痛異常左右脈弦緊用二陳去甘草加肉桂乾薑木香病不減次日寒熱交作往來如瘧熱已復寒寒已復熱晝夜無度脈轉疾數前方加人參

五錢附子二錢不應復增參至一兩附子至五錢脈反漸脫吳謂少陰中寒當與參附今不效畢竟病深藥淺之故時有醫者四人一欲用枳實貝母一欲用全蝎防風一欲用八味丸一欲用人參黃耆各八分肉桂四分附子三分吳曰業已泄瀉反用枳實虛極汗多反用全蝎此二人全不知病八味丸係調理之藥尙在末著參耆桂附庶幾合症但盃水車薪曷克有濟夫用藥如用兵衝堅搗厚非猛士多多不可李信之敗可鑑也用耆四兩煎湯代水人參四兩附子二兩煎膏時病人面色如赭汗出如珠六脈俱脫呼吸全無牙關緊閉幸太谿脈尙在乃以箸抉齒灌半

鐘移時又進半鐘。猶防脈之暴出也。既而重按兩尺隱躍指端。乃曰脈漸出。大有起色矣。復進半鐘。自午至晚。方眼開語出。欲啜粥。已而反畏寒。喉痛。頻索冷水。或疑是火。曰畏寒者真情。索冷者假象。少陰脈循喉嚨。邪客其絡。令人咽痛。今寒邪由臟出經。病將退耳。仍前方加桔梗甘草而痛止。自後每日參必一兩。附必三錢。調理百日而愈。愈後遍體發疹。夾生疔瘡。奇痒異常。爬搔不輟。不寐汗多。用六君子另將黃耆二兩煎湯煮藥。十日不應。汪檢準繩風疹門與閱。俱係風藥。並無補方。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泥也。仍守前方。數劑霍然。

馬元儀治陸濟臣患症甚篤。診之兩脈虛微。自汗厥逆。面青唇青。呃逆不止。此少陰真陽素虧。寒邪直中之候也。陰寒橫發。上干清道。旁逆四末。甚爲危厲。兼以自汗不止。虛陽將脫。法當用桂附理中湯。以消陰攝陽。陽旣安位。則羣陰畢散矣。是夜連進二劑。脈漸起。汗漸收。五六劑。症始霍然。吳洋治結林潘氏子。始強。蚤起有事牖下。尋病作頭痛惡寒。諸飲食自鼎沸中致之。不盡三之一。其一以爲寒矣。卽人嘗之。莫不糜爛。彼口舌自如。當暑衣重裘。猶以爲薄。眾醫累治不效。乃迎洋。洋曰。病由下虛。病寒氣深入。固結不散。法當不治。卽幸而可治。不出三年。尋以溫補劑愈之。參附

輒倍他藥。其後復病而卒。終三年。

太函集

寶材治一人患肺傷寒，名別頭疼發熱惡寒咳嗽肢節疼脈沉

緊服華蓋散黃耆建中湯畧解至五日昏睡譫語四肢微

厥乃腎氣虛也灸關元百壯服薑附湯始汗出愈。

一人傷寒昏睡妄語六脈弦大寶曰脈大而昏睡定非實熱。

乃脈隨氣奔也強為之治用烈火灸關元穴初灸覺痛至

七十壯遂昏睡不痛灸至三鼓病人開眼思飲食令服薑

附湯至三日後方得元氣來復大汗而解。

一人患傷寒至八日脈大而緊發黃生紫斑噫氣足指冷至

腳面此太陰症也最重難治為灸命關五十壯關元二百

壯服金腋丹鍾乳粉四日汗出而愈。

一人患傷寒至六日脈弦緊身發熱自汗太陰症也。先服金液丹點命關穴病人不肯灸傷寒惟太陰少陰二症傷人最速若不早灸服藥無功不信至九日瀉血而死。

一人傷寒至六日微發黃一醫與茵陳湯次日更深黃色遍身如梔子此太陰症誤服涼藥而致肝木侮脾爲灸命關五十壯服金液丹而愈。

一人患傷寒初起卽厥逆脈一息八九至諸醫以爲必死實曰乃陰毒也。厥逆脈數斷爲陰毒必有爪青吐利蹠臥等症與薑附湯一盞至半夜汗出而愈。若以脈數爲熱而下涼藥必死無疑。

夜汗出而愈。若以脈數爲熱而下涼藥必死無疑。

中風

黃帝問岐伯曰中風半身不遂如何灸答曰凡人未中風一兩月前或三五月前非時足脛上忽痠重頑痺此中風之候急灸三里絕骨四處三壯後用薄荷葱桃柳葉煎湯淋洗驅逐風氣於瘡口中出灸瘡春較秋灸常令兩腳有瘡為妙凡人不信此法飲食不節酒色過度忽中此風言語蹇澁半身不遂宜七處齊下火灸各三里壯風在左灸右在右灸左百會耳前髮際肩井風市三里絕骨曲池七穴神効不能具錄依法灸之無有不愈

醫說續

編論

徐平中風不省得桃源主簿為灸臍中百壯

即神闕穴多灸良凡灸先以鹽

實始蘇更數月乃不起鄭糾云有一親表中風醫者為灸

五百壯而蘇後年八十餘使徐平灸三五百壯安知其不

永年耶同

范子默自壬午五月間、口眼喎邪、灸聽會等三穴、卽正、右手足麻無力、灸百會、髮際等七穴、愈。次年八月間、氣塞涎上、不能語、金虎丹、膩粉服至四九半、氣不通、涎不下、藥從鼻中出、魂魄飛揚、如墜江湖中、頃刻欲絕、灸百會、風池等左、右、頰、車、共十二穴、氣遂通、吐涎幾一碗許、繼又十餘行、伏枕半月餘、遂平、爾後又覺意思少異於常、心中憤亂、卽便灸百會、風池等穴、立效。

本事方云、十二穴、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絕骨、髮際、大椎、風池也、用之立效。同

鄉里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急投藥舖說其狀舖家以爲此
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予中心藏之至夷陵見一
太守夏中忽患熱甚不免以水灑設簟臥其上令人扇之
次日忽中風數日而殂人皆咎其臥水簟上而用扇也暨
到灃陽見一老婦人夏中亦患熱夜出臥廳上次日中風
偶其子預合得小續命湯服之愈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
大熱而後作也。以上並
資生經

岳鄂鄭中丞頃年至潁陽日食一頓熱肉便中暴風外甥盧
氏爲潁陽尉有此方當時便服得汗隨瘥神效其方用緊
細牛蒡根取時須避風以竹刀或荊刀刮去土用生布拭

淨搗絞取汁一大升。和灼熱好蜜四合。溫分爲兩服。每

服相去五六里。初服得汗。汗出便瘥。本草同上

新武義唐丞季潤名灌云。切記風中人。不可便服風藥。氣中

人。不可便服氣藥。或覺有此症候。急用真好麝香。肉三錢。

乳鉢研令極細。以真清麻油不拘多少。調令稀薄。可飲爲

度。卽令患人。一服頓盡。須辨菜子油。不可用。藥少卽見效。

遲如牙關緊。搥開灌入。甦省然後服紫湯。其方用川獨活

刷洗去沙土。薄片切。以豆淋酒煎濃汁服之。累服至一二

斤無害。服此二藥。永無手足偏廢。語言蹇澁之患。後見得

是中風。只服小續命湯之類。見得是中氣。只須服勻氣散。

自然無事也。渠作漢東教官，得之太守張少衛云。屢試有驗。季潤亦以治數人矣。云麻油麝香煎五積散。是齊方同上

羅謙甫曰：按察書史李仲寬年逾五旬，至元己巳春患風症，半身不遂，四肢麻痺，言語蹇澁，精神昏憤。一友處一法，用大黃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黃，新汲水淘淨黑豆，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通聖散、四物湯、黃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效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又增瘖啞，不能言，氣冷手足寒。命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說。診之六脈如蛛絲，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虛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

考憑故病愈甚。今爲不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曹通甫
外郎妻蕭氏。六旬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不
遂。語言蹇澁。精神昏憤。口眼喎邪。與李仲寬症同。予刺十
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之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日
處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於張子
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故。予歎曰。夫人病得全者。不亂服
藥之力。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於不救。蕭氏貧困。恬
澹自如。而獲安。內經曰。用藥無據。反爲氣賊。聖人戒之。姚
雪齋舉許先生魯齋之言。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賤人
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噫。其李氏之謂歟。

陳自明治一婦人中風牙關緊急痰涎溢出與神仙太乙丹

一粒服之而愈。方見
蠱門

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時無能曉者真人林
靈素逐字辨釋乃是治中風方名去風丹也詩云天生靈
草無根幹不在土間不在岸始因飛絮逐東風汎梗青青
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時須在七月半選甚癱風與
大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化服三九鐵鑊頭上也
出汗其法以紫色浮萍晒乾爲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
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偏正頭風
口眼喎邪大風癩風一切無名風及腳氣并打撲傷折及

胎孕有傷。服過百粒。即爲全人。此方後人易名紫萍一粒

丹。

此與菴蓂草丸相類亦惟實症可用虛者未必宜也本草綱目

許叔微云。范子默記崇寧中。凡兩中風。始則口眼喎邪。次則涎潮閉塞。左右共灸十二穴。得氣通。十二穴者。謂聽會頰

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絕骨髮際大椎風池

也。依而用之。無不效。醫學綱目

高評事中風頗緩。張令涌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

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鐵彈丸。今以用之。何也。張曰。

此收後之藥也。今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

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穎長吏病口眼喎邪張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效苟不效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瀉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東杞一夫亦患此脈其兩手急數而弦張甚力而實其入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乃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

王克明治廬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他醫望而去克明曰此非湯劑可及燒地灑藥界安道其上須臾而甦

江西通志

李東垣治董監軍寒月忽覺有風氣暴仆。診得六脈俱弦甚。按之洪實有力。其症手攣急。大便閉澁。面赤熱。此風寒始至加於身也。四肢者脾也。風寒之邪傷之則筋攣。本人素嗜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便閉澁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卻寒邪。而緩其急。搗黃柏之苦寒。以瀉實而潤燥。急救腎水。用升麻葛根以升陽氣。行手足陽明經。不令遏絕。更以桂枝辛熱。入手陽明經爲引用。潤燥復以白芍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木邪。專益肺筋也。加人參以補元氣爲之輔佐。加歸身去裡急。而和血潤燥。名

活血通經湯。桂枝二錢。白芍五分。餘皆一錢。水二鍾。半煎至一鍾。乘熱服之。令臥暖房中。近火摩搓其手。乃愈。

宋瑞州楊某醫道盛行。招者相繼。郡守得危疾。夜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升車。裹藥授介。旦起盥面。不見澡豆。而所裹藥在焉。方知其悞。而郡守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證。澡

豆中有皂角去風也。墅談

荆和王妃劉氏。年七十。病中風。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羣醫束手。李時珍尊人太醫吏。日月池翁。診視藥不能入口。自午至子。不獲已。打去一齒。濃煎藜蘆湯灌之。少頃。噫氣一聲。

遂吐痰而甦。調理而愈。

本草綱目

龔子才治桑環川劉前溪年近五旬而桑多慾劉嗜酒其脈
左手俱微人迎盛右脈滑大時常手足痠麻肌肉蠕動此
氣血虛而風痰盛也謂三年內俱有癱瘓之患因勸其服
藥謹慎以防未然桑然其言每年製搜風順氣丸此藥亦未可常服
延齡固本丹各一料後果無恙劉不信縱飲無忌未及
三年果中風卒倒癱瘓語澇與養榮湯加減并健步虎潛
丸兼服年餘始愈

萬密齋治蕭敬吾庚戌冬得風疾醫治之未盡辛亥春右肩
膊抽掣唇吻隨動診之脈浮緩而澇此風邪在太陰經也

右寸浮而澇肩膊動者肺病也手太陰右關脈緩唇動者脾

病也。足太陰以黃耆密炙。白芍酒炒。甘草炙。作大劑服之。間

何以不用治痰之藥。曰此緩而治本也。蓋氣傷衛肺者。衛氣之主也。黃耆之甘溫以補肺。白芍味酸。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甘草味甘。稼穡作甘。甘者已也。所以補脾。經曰諸風振掉皆屬於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用甘草。肝欲收。酸以收之。故用白芍。乃守法調理。至初夏而安。

孫文垣治吳勉齋體肥腴嗜炮炙。任性縱欲。年六七十極躁急。一日跌傷齒。恬不爲意。後連跌兩次。將中而頻眩暈也次日晚

左手足忽不能動。口眼喎邪。診之左洪大右緩大。其色蒼黑。神昏。呼長而吸短。呼至口氣勃勃出不能回。終日

偃臥如醉人。問曰：此非半身不遂乎？曰：症甚惡，不特此也。半身不遂者，中風已過之疾，其勢仍緩，亦有十餘年無恙者。今纔病勢便若此，乃中風之漸，方來且不可測。與六君子加全蝎僵蚕天麻兩日無進退，間作吐。前藥再加竹茹兩日，神始甦，欲言而舌不能掉。前藥加石菖蒲遠志紅花，始能進粥數口。夜與正舌散同前藥飲之。又三日能坐，粥亦頗加。言尚蹇澁，以筆書我左手痛甚，大小便艱少。又用四君子加陳皮竹茹當歸白芍紅花鈎藤天麻，服三日神思大好，飲食日加，服彌月手痛減，語言亦漸清，唯大便十日一行。此血少之故，補養久自當瘥。病人常自言吾病乃

痰在膈間。安得一吐爲快。

蓋肝腎之氣上浮。病者不知候。認爲痰。不用峻劑。養陰俾龍雷

之火下歸元海之過也。

孫曰。據脈乃大虛證。非痰爲害。不可輕吐。有

醫謂是病痰。吐而後補。可以全瘳。不然必成痼疾。病人欲速效。決意吐之。家人不能阻。一吐而煩躁。猶曰吐不快耳。須大吐始可。再吐而神昏氣促。汗出如雨。竟斃矣。

程曉川客湖州。四十誕辰。徵妓行酒。宴樂彌月。一日忽覺兩

小指無力。掉硬不舒。且不爲用。口角一邊常牽引。診之六

脈皆滑大。而數浮而不斂。其體肥。面色蒼紫。據脈滑大爲

痰。數爲熱。浮爲風。蓋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以善飲故

多溼。近女故真陰竭。而脈浮。中風之症已兆。喜面色蒼紫

神藏猶可治。宜戒酒色。以自保愛。以二陳湯加滑石爲君。芩連爲臣。健脾消痰。撤溼熱。從小便出。加膽星天麻以定風。竹瀝薑汁拌晒。仍以竹瀝薑汁打糊爲丸。引諸藥入經絡化痰。又以天麻丸滋補筋骨。標本兩治。服二料。遂十年無恙。迨五十妓飲如舊。酒色荒淫。忘其昔之致疾也。於是手指口角掉硬。牽引尤甚。未幾中風。右體癱瘓矣。歸而名診。脈皆洪大不斂。汗多不收。呼吸氣短。此下虛上竭之候。蓋腎虛不能納氣歸原。故汗出如雨。喘而不休。雖和扁無能爲矣。閱二十日而卒。

李仕材治一商人。忽然昏仆。遺尿手撒。汗出如珠。咸謂絕症。

既見決無生理。李曰：手撒脾絕，遺尿腎絕。法在不治。惟大進參附，或冀萬一。遂以人參三兩，耆朮附各五錢。是夜服盡，身體稍稍能動。再以參附膏加生薑竹瀝，盡許連進三日。神氣漸爽。後以理中補中等湯調養二百日而安。

唐太守多鬱多思，又爲府事勞神昏冒，痰壅口喎，語瀯四肢不隨，時欲悲泣，脈大而軟。此脾肺氣虛，風在經絡。以補中益氣去黃耆，加秦艽防風天麻半夏十劑，症減。二三更加竹瀝薑汁，倍用人參，兼與八味。兩月乃愈。

一人自遠方歸，忽然中風昏冒，牙關緊閉。先以牙皂末取嚏。次以筋挾開灌蘇合丸二九。然後以防風散投之。連進三

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矣。去麻黃獨活羚羊角。加秦艸

半夏及鈎藤薑汁。十劑痰清神爽。服六君子加竹瀝薑汁

鈎藤兩月而瘥。此治閉證之法

姚太史中風昏憤。語言不出。面赤時笑。非腎絕而笑是心藏中風

也。時初秋診之。六脈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虛反有盛候也。

宜補中為主。佐以驅風化痰。方可回生。而病家惶懼。兩日

不決。乃力任之。遂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秦艸鈎藤防風竹

瀝。再劑而神爽。加減調治。五十日始愈。脈證如此而以補中益氣取效。設有

實熱者何以辨之。想其時必別有證據也。

黃履素曰。余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忽然昏憤。痰

升遺溺眼斜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灌以童便而甦此等
症候皆火挾痰而作又非三生飲可治者并薑湯亦不相

宜也

此當與江選薛立齋
治王進士案同參

趙以德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仆倒汗注如雨診
之脈大而空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又拜跪致勞故陽
氣暴散急煎獨參湯連飲半日而汗止神氣稍定手足俱
癱瘡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涌之痰次早悲
哭一日不止因以言慰之遂笑復笑五七日無已時此哭
笑爲陰火動其精神魂魄之臟相併故耳正內經所謂五
精相併者心火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悲是也稍加

連栢之屬瀉其火。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走矣。山陰醫

陸養愚治吳少參。年五十。新得美寵。榮歸祭祖。跪拜間就倒。

仆。汗注如雨。渾身壯熱。人事不省。或欲灌以牛黃脈之關。

尺浮數而空。兩寸透入魚際。此陰虛甚而陽亢極也。若灌

以牛黃則死矣。急用生地自然汁一升。人參一兩。麥冬五

錢。五味子百粒。濃煎灌之。二三服。神氣稍定。汗止。似睡非

睡。至五更時作恐懼狀。如人將捕之。至清晨又作盛怒狀。

罵詈不止。至午間又大笑。一二時。至薄暮又悲泣。自夜靜

日作。病家以爲鬼祟。此卽內經所謂五精相併也。併於腎

則恐。併於肝則怒。併於心則喜。併於肺則悲。劉河間曰。平

時將息失宜。腎水不足。心火亢極。乃顯此症。夜間陰盛。邪乃暫息。日中陽隆。遂游行五臟。而無寧時也。仍用前方。減人參之半。旬日間。或但悲笑。或但罵詈。恐懼。人事時省。時不省。與之飲食。盡食方止。不與不思索。大小便亦通。至半月後。始寧靜。乃調養氣血。百劑始愈。

長興林中尊年逾五旬。因送按臺回。覺身體倦怠。頭目眩暈。既而頭振動搖。欲語不能。喉中喘逆。咸與牛黃蘇合丸。大小續命湯。已旬日。病如故。脈之沈緩而弱。左關尺尤甚。此肝腎虛。精氣暴奪之候也。詢其由。乃因按院嚴厲。惟恐失錯。煩勞之極。歸而病作。內經云。諸風眩掉。皆屬於肝。劉河

間曰。此非外來風邪。由將息失宜。腎水不足。心火亢甚。所致。又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今振動喘逆。職是故也。人至中年之際。腎氣原自不足。且經恐傷腎。今以矜持太過。損傷腎氣。內經曰。恐則氣下。聲者氣之所發也。氣下故聲不出。且肝腎之脈。俱挾舌本。法宜壯二經之氣。以治其標。滋二經之血。以治其本。用枸杞爲君。以補腎。天麻川芎爲臣。以益肝。又用人參少加附子以爲佐。二冬以爲使。二劑約數兩。服後諸症頓減。用八味丸間服。十劑全愈。

鄒春元。心泉。年未五旬。患中風。耳聾鼻塞。二便不通。四肢不隨。而厥。語言不出。或言皆說亡故之人。已灌牛黃錢許矣。

或曰經云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今口說亡人目無所見是見鬼與目盲也。又潔古云中腑者著四肢中臟者滯九竅今手足不隨上下秘塞是臟腑兼中也。且六脈弦數無倫脈決云中風之脈遲浮吉急實大數三魂孤脈症俱危恐無生理。立方人參五錢熟地一兩桂附各二錢半未服陸至脈之浮按果極急數中按稍覺和緩。此猶有胃氣。第兩尺重按覺空耳。乃曰陰陽兼補誠治本之法也。第上下秘塞之時恐不能奏效。宜先通二便使濁陰降則清陽之氣得以上升。然後議補。經謂病發急則先標而後本。先治其標後治其本。咸謂病勢已危急恐不可虛緩。遂將前

藥灌之連進數劑。俱停胸中。揉之作聲而不下腹。再促診脈。仍前。卽袖中出家製神佑丸數十粒。抉其口納之。令灌以淡薑湯。藥已下。卽爲灸百會穴。使陽氣上升。又灸關元穴。不使陽氣下陷。一二壯。目卽能開。眉頰蹙。脛痛否。能點頭。四肢亦少動。謂之曰忍。至七壯。可生矣。亦點頭。灸將畢。腹欲便。既而前後俱通。去垢穢極多。少頃。又瀉一行。令急以前藥。倍人參煎候。及再便有暈意。徐灌之。自甦。此後人事漸省。第手足振掉。左半身不遂。於大補氣血藥中。少佐卻風順氣消痰之品。如秦艽。全蝎。僵蚕。烏藥。星半之類。調治年餘而愈。蓋此症初起。氣血不足爲本。九竅閉塞爲標。

先通其秘者。急則治其標也。迨後見風症。亦不足爲本。風症爲標。而專補氣血。少佐風藥者。緩則治其本也。

范溪雲患口喎不正。四肢拘急。自汗惡風。凡針灸塗貼諸風藥。遍常不效。已半年。脈之左手浮緊。右手洪緩。此風客陽明。留而不出。鬱而爲熱。雖宜解散。然邪在一經。雜進諸經之藥。誅伐無過。徒虛其表。而不能去邪。故反惡風自汗。而無救於口之喎也。經曰。胃足陽明之脈。挾口環唇。茲病口喎唇斜。是乃陽明一經之症。麻桂羌活。豈所宜哉。以葛根五錢。升麻二錢。以逐陽明固結之邪。白芷二錢。僵蚕一錢五分。以達頭面不正之氣。黃耆一錢五分。桂枝五分。以固

週身疎漏之表。桔梗一錢。甘草五分。載諸藥上行。二劑便效。數劑全愈。後以養榮血實腠理。少佐清熱去痰之品。調

理之。

此宜與許叔微一案合參

李思塘母年六旬。體甚肥。正月間忽中風。卒倒不省人事。口噤。喉鳴。手足不隨。服牛黃丸。小續命不效。服之浮洪而滑。右手爲甚。緣奉養極厚。形氣盛而脈有餘。經云。消痺擊仆。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痰也。又云。土太過。令人四肢不舉。丹溪所謂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當先用子和法。涌吐之。乃以稀涎散。薑汁調灌之。涌出痰涎碗許。少頃。又以三化湯灌之。至晚瀉兩三行。喉聲頓息。口亦

能言。但人事不甚省。知上下之障塞已通。中宮之積滯未去也。用二陳湯加枳實黃連萊菔子木香白蔻仁。每日二服。數日人事漸爽。腹中知饑。令進稀粥。大便結。每日以潤字丸五分。白湯點薑汁送下。猶時有拘攣燥結之患。知爲血耗津衰。以四物加秦艽黃芩甘草數十帖。三月而愈。

陸祖愚治趙一陽。年過五旬。中風卒倒。牙關緊閉。戴眼上竄。手握而四肢振掉。或以稀涎散吹入鼻中。吐稠痰數椀。投小續命湯二劑。反口開。手撒。眼合。遺溺。四肢厥逆。人事昏沉。喉鳴發熱。脈之洪滑而歇止。症已危甚。勉力用方。二陳加南星枳實以導其痰。四物以養其血。佐以牙皂薑汁竹

瀝二劑痰喘漸輕。六劑人事清爽。改用參朮歸芍。太補氣血而安。

李翠巖年近七旬。肥盛多勞。一日行至門外。視一人如兩人。一路如兩路。一門如兩門。不知從何處入。遂卒然仆倒。扶歸。懶於言語。尚能道其病狀。咸以中風治之。投消痰搜風十餘劑。遂冷汗如雨。驚惕振掉。昏不知人。脈左寸浮大。按之無神。餘俱遲弱而空。已神色昏沈。不能言矣。此屬虛脫。宜培補正氣爲主。用四君加耆歸地芍。天麻杜仲牛膝棗仁二劑。汗止。五劑能言語。識人。七八劑頓愈。每劑加入參三錢。二十餘劑。飲食步履如常。

馬元儀治周某神昏不語狀如中風已半月脈之右虛微無力乃陽虛之候也胸中時滿或癡立如呆上焦之陽不用矣足膝無力轉側不能下焦之陽不用矣諸陽既微陰乃用事不行溫補陰日以長陽日以消如氣化有肅殺而無陽和物其能久乎遂與附桂理中湯大培元氣半月而神始清便乃行一月而食漸進足可履兼進入味丸調理而安。

馮楚瞻治張銓部先年以焦勞遂得怔忡耳鳴諸症醫以痰治涌出痰涎斗許復用滾痰丸痰勢雖清精神內奪初秋卒倒僵仆痰涌齟齬目竄口閉手足強直自汗如雨危甚

脈之六部皆豁大無倫。其候欲脫。刻不容緩矣。乃用人參三兩。白朮二兩。附子五錢。濃煎灌之。日三劑。按時而進。服後脈勢漸斂。身熱漸和。潰汗漸收。次日仍用前方。日二服。夜一服。至三日諸症漸減。僵仆不省如故。此工夫未到。故標症稍平。而元神未復也。仍照前服。服後必灌濃米汁半鐘。以保胃氣。助藥力。或有勸入風藥者。曰保之不暇。敢散之乎。有勸加痰藥者。曰保之實難。取消之乎。有勸入清火者。曰尤悞矣。元陽欲脫。挽之猶恐不及。敢清之乎。余之重用白朮附子者。既壯人參培元之力。而消痰去風息火之義。已在其中。若稍涉標治。則虛症蜂起。勢益難矣。違眾勿

用三日所用人參計三十五兩。附子六兩。白朮二十四兩。至晚間忽能言語。稍省人事。進粥半碗而睡。其勦斡日竄。諸症仍在。蚤間陽分用大補心脾氣血之藥。如棗仁當歸。白朮。白芍。茯神。遠志。人參。桂圓。五味之類。下午陰分用八味湯。沖人參濃汁服之。六七日後諸症漸平。每日人參尙用四五兩。後蚤間以生脈飲送八味丸。加牛膝。杜仲。鹿茸。五味子。四五錢。日中加減歸脾與八味湯。照前煎服。日漸輕強。飲食倍進。一月而起。太凡治危篤症候。全在根本調理得力。自然邪無容地。先哲云。識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也。

譚掌科年六十餘、卒然暈仆、痰涎涌盛、不省人事、頃之吐痰
椀許、少甦、長班用力擁之輿中、挾其兩腿而歸、醫與疎風
清熱豁痰、旬餘痰涎不減、煩燥倍常、頭痛、腿疼、更甚、脈之
兩寸甚洪大、兩尺右關甚沈微、此孤陽獨亢於上、弱陰不
能歛納、且中宮脾土亦虛、陽無退藏之舍、上浮顛頂、爲脹
爲疼、宜壯水以制之、培土以藏之、補火以導之、佐以滋肺
清金、以成秋降之令、則收斂蟄藏、熟地八錢爲君、乳炒白
朮五錢爲臣、米炒麥冬三錢爲佐、製附子一錢五分爲使、
煎成、另用人參五錢、熬汁沖服、頭疼頓減、諸症漸痊、但腿
痛如故、蓋長班用力挾之而傷也、視之五指之痕在焉、此

外因當外治。用猪肘生精肉搗爛入肉桂細末。葱白食鹽和勻。厚罨患處。而安後。因素患晨瀉。飲食不甘。令早晨空心參湯送入味丸。午間食前以炒黃白朮三十兩。製附子三兩。共熬成膏。人參細末六兩。收成細丸。白湯吞下三錢。半月後脾胃頓強。精神倍長。

景氏婦年近五旬。中風已五六日。汗出不止。目直口噤。遺尿無度。或以爲壞症。脈之雖甚微。而重按尙有不疾。不徐。自然之勢。此卽胃氣也。乃曰遺尿本屬當時脫症。故不治。若多日安得不尿。且坐視數日而不脫。斷非絕症也。投以參附湯。二三劑漸甦。重服溫補而愈。

金敎諭夏月壯熱頭疼咳嗽醫謂感冒用羌前蘇橘半枳之類未終劑頭疼如破舌強不清潰汗黏手左臂麻木神氣不堪脈洪大空緩而無力知爲氣虛類中誤投發散當此疎泄之時幾成脫症與熟地一兩二錢麥冬三錢炒白朮四錢牛膝二錢四分五味子八分製附子一錢五分人參八錢另煎沖服日三劑不五日全安時有李庠生同日得病症候無異一劑發散汗出徹夜次日死矣。

張路玉治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患中風經歲不痊診之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臟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

顛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痰涌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未免侵漬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悞也。或者以其兼口角微涎。目睛恒不易轉。以爲邪在經絡。用祛風導痰之藥。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臟虛熱生風之症。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爲腎氣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不知此症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痰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藥。此陰虛久痢之餘。有何清氣在下。若用升柴。

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喘脹逆滿之患乎。今與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中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以善調攝爲第一義。

侍衛金漢光妾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曳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半月餘。脈之數大。按久無力。尺內愈虛。以上皆右手寸關也。至於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煩亂。所服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艽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以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喘頓除。再二劑。飲

食漸進。堪就枕。又四劑。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可徐行矣。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近以抑鬱。忽然下體墮
牀。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會食溼麩。醫用消導。不應。
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胗之六脈皆虛濡無力。醫
猶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張曰。脈無實結。何可妄
攻。且病人素有脾病。大便常五六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
令先試以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
用人參二錢。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大便自通。再四
劑。自能起坐。數日間可扶掖徐行。因戒其左右。慎防步履。
以病人氣虛痰盛故也。

呂東莊治沈凝芝內人時當就臥忽作寒熱至夜半卽不能
言喘急或以爲感傷或以爲氣逆痰結用烏藥順氣散不
效診之聲如曳鋸手撒遺尿口開不能言有汗如雨曰此
類中風也。已傷臟不可治矣。凝之曰卽無救理。應用何藥。
曰初發卽當用易簡附子散。今無及矣。乃自進之。喘聲忽
止。且稍發語。疑尙可救。曰五臟俱絕。今得參附氣少甦耳。
終無濟也。果三日而歿。

韓貽豐治司空徐元正風氣滿面浮虛口角流涎不已語含
糊不能出喉兩腿沈重足趑趄不克踰戶限脈之曰此症
非針不可遂呼燃燭舉手向頂門欲用針徐公及其令孫

皆大惶駭云。此處安可用火攻。強之再三。終究不允而罷。後聞韓之針頗神。復邀與針百會神庭。腎門。命門。環跳。風市。三里。湧泉。諸穴道。俱二十一針。方針之初下也。以爲不知當作如何痛楚。及藥熱氣氤氳。不可名狀。連聲贊歎。以爲美效。積久周身之病。一時頓去。神針心法

柴嶼青治考功吳景星太翁。卒中昏憤。滿面油光。兩關弦緊。投以附子理中湯。次日心中明白。面上浮光。卽斂。調理數月而康。

薊州牧楊芋丙寅春五旬餘。卒中肢廢。口不能言。大小便難。中府而兼中臟也。初進通幽湯不應。加大黃麻仁二劑。始

通。舌稍轉動。又用加減大秦朮湯。數劑始能言。但舌根尙硬。後用地黃飲子。及參耆朮等兼服。舌柔胃強。左手足尙不能舉動。此由心境不堪。兼之參餌調服也。今庚午秋聞其在楚已痊愈。

大司寇阿年已七旬。偶患胃痛。延治至則其勢已減。其六脈平和。兩尺神完氣足。如此稟厚者。不可多見。乃以曾經口眼喎邪。至今面部微有不正爲患。曰陽臟之脈。前因心火暴盛無制。遂流經絡而然。惟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常服九劑。可保期頤。

薛立齋治靳太師夫人。先胸脇脹痛。後四肢不遂。自汗如雨。

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口緊目瞶飲食頗進十餘日或以爲
中臟曰非也。若風既中臟真氣將脫惡症已見禍在反掌。
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
部洪數。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
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
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
木熾盛剋脾土也。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道
遙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吐嘔。飲食少
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剋土而脾不能攝血也。用加歸脾爲
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遇怒。或睡中手搐搦。復用前藥。

愈

大參朱雲溪母於九月忽仆地痰壅不省人事唇口喎邪左目緊小或用痰血之劑其勢稍緩至次年四月初其病復作仍進前藥勢亦漸緩至六月終病乃大作小便自遺或謂風中於臟以爲不治診之左關洪弦而數此屬肝火血燥也遂用六味丸加五味麥冬芎歸一劑而飲食頓進小便頓調隨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山梔鈎藤丹皮而安至十月復以傷食腹痛作瀉左目仍小兩關尺脈弦洪鼓指以六君加木香吳茱萸升麻柴胡一劑而痛瀉俱緩以六君加肉果故紙一劑諸脈頓平痛瀉俱止夫左關弦洪由肝火

血燥。故左目燥小。右關弦洪。由肝邪乘脾。故唇喎口邪。腹痛作瀉。二尺鼓指。由元氣下陷。設以目緊口喎。誤作中風。投以風藥。以腹痛泄瀉。誤作積滯。投以峻攻。復耗元氣。爲害甚矣。以陽虛惡寒。圍火過熱。致增痰喘。悞服寒劑而卒。

一婦人因怒仆地。語言蹇澇。口眼喎邪。四肢拘急。汗出遺溺。六脈洪大。肝脈尤甚。皆由肝火熾盛。蓋肝主小便。因熱甚而自遺也。經云肝虛者善溺用加味逍遙散加鈎藤及六味丸尋

愈。亦可入氣厥

一婦人經行口眼喎邪。痰涎壅盛。此血虛而肝火動。用加味逍遙散加丹皮。治之尋愈。後因飲食停滯。日吐痰涎。此脾

氣虛不能攝涎歸經也。用六君子二十餘劑而安。

一婦人因怒口眼喎邪，痰涎上涌，口噤發搐，此脾肺氣虛而肝木旺。用六君子加木香、鈎藤、柴胡。治之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而安。

一婦人元氣素虛，勞則體麻發熱，痰氣上攻，或用烏藥順氣散祛風化痰丸之類，肢體痿軟，痰涎自出，面色痿黃，形體倦怠，而脾肺二脈虛甚。此氣虛而類風。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尋愈。

一婦人口眼喎邪，四肢拘急，痰涎不利，而惡風寒，其脈浮緊。此風寒客於手足陽明二經。先用省風湯二劑，後用秦艽

升麻而愈。

王海藏云某黃門卒中風病發時服紫苑丸泄出惡膿四升

赤黃水一升一肉蟲如亂髮愈

方見癆風門

姚增垣治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瞽亂無所知覺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增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當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增垣爲合湯散所患卽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椿時苦痢疾而不廢朝謁燕公嘗問增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淺深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

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周書

高祖親戍東征。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

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

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

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同上

李季虬曰。予乙卯春正月三日。忽患口角歪邪。右目及右耳

根俱痛。右頰浮腫。仲淳曰。此內熱生風。及痰也。治痰先清

火。清火先養陰。最忌燥劑。蘇子橘紅。天冬花粉。鮮沙參。甘

菊花各三錢。貝母白芍各四錢。麥冬五錢。甘草七分。天麻

一錢。連翹二錢。加竹瀝。童便各半杯。霞天膏四五錢。日服

二劑初四至初九日加生地三錢。初十加牛膝四錢。黃柏
二錢。十三日去連翹加石斛三錢五分。五味子七分。扁豆
二錢。乾葛八分。十八日去連翹。天麻。乾葛。扁豆。加蓮肉四
十粒。二十二日定方。天冬。甘菊。沙參各三錢。麥冬。生地。牛
膝各五錢。炙草一錢。貝母蘇子。橘紅。花粉各二錢。棗仁六錢。
五味。蓮肉四十粒。二月十二日定方。天冬。茯苓。貝母。沙參
各三錢。麥冬。棗仁。牛膝各五錢。蘇子。橘紅。甘菊各二錢。五
分。黃柏。甘草各一錢。五分。花粉。玄參各二錢。五味七分。生
地。白芍各四錢。蓮肉六十粒。十日後去花粉。後又去玄參。
加石斛三錢。至五月盡病始痊愈。

前方中曾加參二錢服
二劑反覺浮大上升即

去先時合成丸。藥病中仲淳以爲可服。方用人參十兩。乳
浸飯上蒸。五味子十兩。蜜蒸烘乾。山萸八兩。沙蒺藜十二
兩。半炒爲末。一半打糊和藥。巴戟天八兩。以甘菊花枸杞
子同酒浸蒸晒乾。蓮鬚六兩。枸杞子十二兩。川牛膝十兩。
酒蒸天冬六兩。蓮肉十二兩。炒白茯苓八兩。黃柏四兩。蜜
炙砂仁二兩。生地十二兩。鹿角霜十二兩。酥拌炒如飛麩。
鹿茸六兩。兔絲子末八兩。甘菊花六兩。煉密和蒺藜糊和
丸。桐子大。每服六錢。空心饑時各一服。淡鹽湯送下。過百
日後更定丸。方黑芝麻三斤。桑葉酒拌蒸晒三斤。何首烏
九蒸九晒三斤。蒼朮黑豆拌蒸三次。二斤。牛膝如蒸蒼朮。

法二斤甘菊花二斤大生地三斤天冬酒蒸二斤柏子仁二斤枸杞子二斤

沈明生治潘子芬軀幹魁梧素無恙然室多姬妾且縱飲皆致疾之媒也乙巳夏忽患類中風項強胸滿不良於行說舉足卽覺首重而欲仆地或知其嗜酒及內病由上盛下虛卽用參附峻補治久轉劇診之六部沈滑有力殊非腎家不足之象然病人舍補而別商則紛然辨難棄不用矣

○○因語之曰病本不足更無可疑但補虛而不去病甚於攻剋也今當分塗治之湯劑以補虛吾立方而君自製服丸劑以去病則有家秘神方未可明告奉饋服之兩旬

必奏殊功。潘以刻期甚邇，忻然見從。煎方以六君理中加減，而不用附子。別製大劑消痰丸，服十日而項強若失。陸續去痰積稠粘甚多，潘惟恐其虛復生，猶豫乃謂之曰：大便雖行，神氣日旺，况有參朮以培補養脾元，何慮之有。去痰莫如盡，此之謂也。勉其盡劑，果越兩月而步履復康矣。

黃錦芳治曹姓兒，年十餘歲，脈伏不見，牙關緊急，口不能言，手足俱厥，口紅而燥，大便數日不解，手足牽引不伸，并有痛楚不可著手之象。知其素有內熱，被暴風寒邪束其筋骨，不急爲之裏外雙解，無以救其卒暴之厄。用吹藥以開其關舉，方用麻黃防風各一錢，細辛三分，牙皂一錢，桂枝

二錢。以解其外。杏仁十粒。烏藥一錢。枳實八分。川厚朴二錢。黃連五分。大黃三錢。以通其內。服二劑。手足頗活。大便未行。口有臭氣。舌有燥胎。脈微見。身有潮熱。原方加乾葛黃芩。服之。厥退。手足皆熱。大便頓解而愈。

徐靈胎曰。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不治。皆醫者悞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已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湯。皆多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

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卽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熱。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卽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悞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卽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卽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牆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牆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

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者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謂正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邪實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陰虛陽虛感熱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俱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藥者無一存者矣

徐靈胎曰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臌。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預知而防之。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預知而爲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悞之處。正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

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卽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潛。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沈。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爲病後大虛症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可不深戒。

尤在治曰。中風者。風從外入。天地之邪氣也。類中風者。風自內生。肝臟之厥氣也。肝之生氣暴而病速。肝氣旣厥。諸氣從之。諸液又從之。諸氣化火。諸液化痰。輻湊上焦。流溢

經絡如風雨之驟至。如潮汐之驟湧。而不可當也。豈特如景岳所謂氣血虛敗而已哉。昔賢於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氣虛。誠俱有之。余惜其終屬模糊而未肯繫也。熱風熱化爲風也。患人頭目昏眩。口痛鼻燥。熱氣出。微惡風。時時有熱是也。是雖辛涼不能解之。孟詵說患熱風人宜食牛乳。謂其氣味甘寒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熄。求之草木蘆根蔗漿梨汁之屬。性味相似。亦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肝陽化風。遊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膽之絡。左體麻痺。心膈痞悶。所由來也。而風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氣逆鼻衄等症。此得之飢飽勞鬱積久。

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氣，非旦夕可圖也。羚羊角、橘紅、白朮、枳實、天麻、半夏、茯苓、甘草、麥冬。

張石頑治一人汗出偏沮，脈來不柔，時自歇止，肝陽有餘而胃陰不足。於是稠痰濁火擾動於中，壅滯於外，目前雖尙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智者見微知著，自當加意

調攝爲佳。人參、石斛、南棗、半夏、茯苓、炙草、麥冬、丹皮、小麥黃。履素曰：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證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

痰壅塞，以致昏瞶顛仆者，狀類中風。烏附非所宜服，立齋治王進士虛火妄動，挾痰而作急瀉童溺，神思便爽。

案見江選

予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忽然昏曠痰升遺溺

眼邪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灌以童便而甦此等症皆火

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可投併薑湯亦不相宜雄按不但三生飲不

可服雖當歸枸杞之類亦不宜用余治願聽泉案可參同一卒然昏曠而所因不同

須細審之太平廣記載梁新見一朝士診之曰風痰已深

請速歸去其朝士復見鄜州高醫治趙鄂診之言疾危與

梁說同惟云祇有一法請啖沙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絞

汁而飲到家旬日依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驗也

雄按資生經亦云凡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

徐靈胎曰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

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此所謂痰厥之類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藏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

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少頃卽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鬼神。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內矣。

定風酒。補血息風。凡病虛風病者。飲之輒愈。且藥味和平。衰年者頻服。甚有裨益。而無流弊。真妙方也。天冬、麥冬、熟地、川芎、五加皮、牛膝、秦艽各五錢。川桂枝三錢。絹袋盛之。汾酒二十斤。淨白蜜、赤沙糖、陳米醋各一斤。攪勻。浸以瓷壺。豆腐皮封口。壓以巨磚。煮三炷香。取起。埋土中。七日可飲矣。

至寶丹。治中惡氣絕。中風不語。中諸物毒。熱役煩燥。氣喘吐。

逆難產悶亂死胎不下。以上并用童便一合生薑自然汁。四五滴和溫化下。三九至五九神效。又治心肺積熱嘔吐。邪氣攻心。大腸風秘。神魂恍惚。頭目昏眩。口乾不眠。傷寒狂語。並皆治之。又治小兒諸癇。急驚心熱。卒中客忤。不得眠。煩燥風涎搐搦。每二歲兒服二丸。人參湯。

徐靈胎曰此安神定魂必

備之方真神丹也。

暹羅犀角。鎊。硃砂。研水飛。觀音面者佳。雄黃。研。

水飛。琥珀。研水飛。玳瑁。鎊。各一兩。牛黃。五錢。麝香。研。龍腦。

研各一錢。金銀各五十張。水安息香一兩。無灰酒熬膏如。

無以旱息香代之。右將生犀玳瑁為末。入餘藥研勻。將安。

息香膏重湯煮凝。後入諸藥。搜和成劑。丸如桐子大。參湯。

化下三九至五九。本事方中人參南膽星天竺黃王晉三
曰此治心臟神昏。從表透裏之方也。犀角玳瑁牛黃琥珀。
以有靈之品。內通心竅。硃砂雄黃金銀薄。以重墜之藥。安
鎮心神。佐以龍腦麝香安息香。搜剔幽隱諸竅。故熱入心
包絡。舌絳神昏者。以此丹入寒涼湯藥中用之。能驅陰起
陽。立展神明。有非他藥之可能及。若病起頭痛而後神昏
不語者。此肝虛魄升於頂。當用龍骨牡蠣救逆以降之。又
非至寶丹所能甦也。

葉天士治呂某案曰。陽邪襲經絡而爲偏痺。血中必熱。艾灸
反助絡熱。病劇廢食。清涼固是正治。然柔劑不致傷血。且

有息風功能。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連翹橘紅膽星石菖蒲。
徐靈胎曰方論俱佳。

華岫雲曰凡肢體拘攣。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舌強言蹇。此本體先虛。風陽挾痰火壅塞。以致營衛脈絡失和。治法急則先開關。繼則益氣充血。盈脈絡通利。則病可痊愈。
徐靈胎曰此數

語是
總訣

厥

孫兆杜壬同診仁宗最寵貴妃一日食次忽仆倒遍身卒冷急奏上上乃急召孫杜既至奏曰不妨此乃氣厥爾少頃

吐卽覆甍也。御坐良久，果吐而甍。上問因何以得知，二人並奏曰：此貴妃方因憂怨氣上逆，與食相並，故如此。吐卽氣透，故復甍也。上問妃有何事如此，妃對曰：陛下無嗣，臣妾不能爲陛下生皇嗣，所以自怨氣忽上逆，至驚動聖駕。上曰：朕亦自責，乃勞汝致病耶。因嘉獎孫杜之能，良久曰：

二卿今之非良醫也耶。

醫學綱目

于敖青衣爲崔侍御所得，忽暴死。梁革曰：此非死，乃尸厥也。刺心及臍下數處，衣以單衣，臥牀上，縛其手足，置微火於牀下，稍甍以葱粥灌之，青衣遂活。

徐應秋云：凡病尸厥呼之，不應脈伏者，死脈反。

大者死。

竇材治一人因大惱悲傷得病晝則安靜夜則煩悶不進飲食左手無脈右手沈細世醫以死症論之竇曰此腎厥病也因寒氣客肝腎二經灸中腕五十壯關元五百壯每日服金液丹四神丹至七日左手脈生少頃大便下青白膿數升許全安此由真氣大衰非藥能治惟艾火灸之

原注此症

非灸法不愈非丹藥不效二者人多不能行醫人僅用泛常藥以治其何能生

一婦人產後發昏兩目濇面上發麻牙關緊急兩手拘攣竇

曰此胃氣閉也

亦由肝氣上逆胃氣結而成厥

胃脈挾口環唇出於齒縫

故見此症令灸中腕五十壯即日愈

原注若產後血厥倉公白微湯

一婦人時時死去已二日矣凡醫作風治之不效竇與灸中

腕五十壯而愈。

此卽尸厥

張子和治一人痰厥不知人牙關緊急諸藥不能下候死而已張見之間侍病者曰口中曾有涎否曰有遂先以防風藜蘆煎湯調瓜蒂末灌之口中不能下乃取長蛤甲磨去刃以紙裹其尖灌于右鼻竅中咽然下咽有聲復灌其左竅亦然曰可治矣良久涎不出遂以砒石一錢又投之鼻中忽偃然仰面似覺有痛斯須作嘔吐膠涎數升頗腥砒石尋常勿用以其病大非此莫能用動然無瓜蒂亦不可便用宜消息之大凡中風痰塞往往止斷爲風專求風藥靈寶至寶誤人多矣故劉河間治風捨風不論先論二火

也

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張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斂則痛以三花神祐丸

大下之熱遂去此熱氣厥也

張叟年六十餘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涌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入驚惶欲揉撲之張曰大不可擾續與西瓜涼水蜜雪少頃而甦蓋病大年高涌泄則脈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更擾之便不救矣惟安神定思以涼水投之待之以靜靜便屬水自然無事臨症者當諳練也

常明仲之子自四歲得風痰疾。至十五歲轉甚。每月發一兩次。發必頭痛。痛則擊數百拳。出黃綠涎一兩。蓋方已比年發益頻。目見黑花。發則昏不知人。厥也。三四日方甦。諸醫皆用南星半夏化痰之藥。終無一效。偶遇張於隱水之南鄉。以雙解散發汗。次以苦劑吐痰。病去八九。續以分消劑平調。自春至秋。方獲全愈。

莊一生治金壇庠友張逢甫內人。方食時觸暴怒。忽仆地。氣遂絕。一醫用皂角灰吹鼻中。不噉。用湯藥灌之。不受。延至午夜。謂必不治。醫遂告去。急叩莊過視之。六脈尙有。獨氣口沈伏。細尋之。滑甚。曰。肝木之氣逆衝入胃。胃中素有痰。

致痰夾食閉住胃口氣不得行而暴絕也。但歷時久湯藥不入矣。急宜吐之可活。所謂木鬱則達之。亟令覆其身垂首向牀下。以鵝翎蘸桐油。啟齒探入喉中。展指引吐出痰與食。纔一口氣便稍通。再探吐至兩三口。便覺油臭。以手推拒。但不能言。莊曰無妨矣。知其體怯不宜多吐。急煎枳橘推蕩之藥。灌之盡劑而甦。後以平肝和胃藥調理數劑復故。此因暴怒。怒則氣上逆。痰因氣壅。故現斯症耳。所謂尸厥也。治厥往往有悞。予故表其症以示後來云。

廣筆記

季虬曰。太學朱方仲內人。稟賦極弱。兼之作勞善怒。內熱怔忡。胆虛氣怯。已三四年矣。壬申夏。忽發厥。胃痰氣上升。則

兩目上竄手足發搐不省人事初時一日一發三四日後則連發不止日夜幾百次牛黃竹瀝遍嘗不效予計已窮意欲用參附峻補因其時常口渴大便不通不敢輕投適一友至極讚其決謂非附不可強用附子二錢人參六錢作一劑投下午後進藥黃昏發大熱煩燥渴甚不兩日斃矣此固非用附子而然第症候決不宜用微律之想毋漫試也。上全

張意田乙酉歲治一人忽患泄瀉數次僵仆不省神昏目瞪肉瞶口噤狀若中風脈之沈弦而緩手足不冷身強無汗鼻色青兩頰紅此肝鬱之復也用童便葱蒜熱服稍醒繼

以羌活防風柴胡鈎藤香附梔子之屬。次用天麻白朮湯。加歸芍丹梔而愈。或問肝鬱之復。其故云何。曰運氣不和。則體虛人得之。本年陽明燥金司天。金運臨酉。爲不及。草木晚榮。因去冬晴陽無雪。冬不潛藏。初春乘其未藏。而草木反得早榮矣。燥金主肅殺。木雖達而金勝之。故近日梅未標而吐華。密霰溼風交亂其側。木氣鬱極。則必思復。經所謂偃木飛沙。筋骨掉眩。風熱之氣。陡然上逆。是爲清厥。今其脈沈弦而緩。乃風木之熱象。因審量天時。用童便。慈葱。使之速降燭陰。透轉清陽。則神氣自清。用羌防等以舒風木。香附梔子解汗而清鬱火。再用天麻白朮湯加歸

苟丹桅培土清火。暢肝木以成春。雖不能幹旋造化。亦庶
幾不背天時也已。

李東垣治中書某。腳膝尻腰皆冷。脈沈數有力。用黃柏滋腎
丸。再服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數發熱。面色痿
黃。六脈沈弦而細。知爲中氣久鬱所致。與人參七氣湯一
服。藥未熱而暴絕。汪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熟薑
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否則氣絕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
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
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之。

使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俱不得妄動是要法

遇卒暴病者。病家醫士皆宜知此。蓋暴病多火。擾之則

正氣散而死也。子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羣集

喧闐。又扶挾而徙之他所。致甦而復絕。救無及矣。今錄

張汪二案。五內猶摧傷也。

盛用敬治一婦卒厥。昏昏若醉夢。手足筋牽。盛診之。六脈俱

脫。忽有麻衣者在側。問其人。則病者之壻也。問其服。妻之

服也。問其妻子死僅半月。死以產後症。忽悟曰。此病必憂

鬱所致。以木香流氣飲投之。一服而瘥。吳江縣志

陸怡華亭人善醫。沐人段氏客比隣。一夕溘死。怡取馬櫪去

底置大釜上。昇死者納之。蒸以葱藥。及旦皮腐而氣復。江

通志

孫文垣治丁耀川長姐。常患暈厥。諸風掉眩俱屬於肝吐痰。梳許乃甦。

痰因火動一月三五發。後又口渴。五更倒飽。二字新腸鳴腹疼泄

瀉。小水短。瀆咳嗽。皆肝火為患脈之兩寸濡弱。兩關滑大。此中

焦痰積所致也。卻是標病先與二陳湯加蒼朮山查麥芽。以健

脾為臣。以白芍止痛為君。以滑石澤瀉引濕熱從小便出

為佐。黃芩為脾佐。張致十帖二陰之痛俱止。前未敘明改以六味

知柏牛膝而愈。

案此女之病。稟母氣也。予常見父母有肝病者。其子女

亦多有之。茲病厥亦肝病也。其母病甚在二陰見鬱症門。

白仰雲令眷每觸怒即暈厥必閉門合目靜坐不令人在旁

可見此病不宜擾之

手足皆冷汗出如雨氣息俱微越一時許甦如

常原以項瘰癧多服女醫班猫等毒藥致脾胃損元氣虧

也年三十八未嘗生育欲睡則腿必槌敲即睡則心常驚

跳經將行小腹先疼二日色紫有塊

以上無非肝病

惟肌肉飲食

如常人脾胃診之兩寸短弱左關大而有力右關滑左尺

滑右尺沈微據脈肺氣虛肝木實胃土實胃中有痰之症

也木熱則流脂斷無肝火盛而無痰者不必責諸胃也

用六君子湯加丹參酒連青

皮外與真珠母丸。及獨活湯調理而安。

二方出醫學綱目

龔子才治劉司寇患卒倒不省人事。口眼相引。手足戰掉。一

醫作風治。一醫以痰火治。俱罔效。診之六脈沈數。氣口緊。

此非風非痰。乃氣夾食也。其家人始悟曰。適正食之際。被

惱怒所觸。遂致如此。用行氣香蘇散。加木香青皮。山查卽

愈。萬病回春

喻嘉言治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致經行復止。入秋以來。漸

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則暈去。久久臥於牀中。時

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略寧

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數金。至家財盡費。病轉凶

危大熱引飲腦間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木矣喻診之謂
可救蓋怒甚則血菀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顛疾
厥者逆也顛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暈也
又上盛下虛者過在足少陽足少陽膽也膽之穴皆絡於
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爲厥顛之
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蒸熱木土相凌故艱食而多瀉
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胆草蘆薈黃
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菀
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屬斂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
中入生豬膽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膽汁必乾亟以同類

之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數十劑。熱退身涼。食進瀉止。能起行數步。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因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猪膽及蘆薈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棗爲引。平調數日全愈。

李士材治晏給練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暈倒。手足厥逆。時有醫者以牛黃丸磨就將服矣。診之六脈皆伏。惟氣口稍動。此食滿胸中。陰陽否隔。升降不通。故脈伏而氣口獨見也。取陳皮砂仁各一兩。薑八錢。鹽三錢。煎湯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椀。六脈盡見矣。左關弦大。胸腹痛甚。知爲

大怒所傷也。以木香、青皮、橘紅、白朮、香附煎服。兩劑痛止。更以六君子加木香、烏藥調理十餘日方瘥。

一人年五旬，荒於酒色，忽頭痛發熱，醫以羌活湯散之，汗出不止，昏暈不省。李為灸關元十壯而醒。四君子加薑、桂，日三劑，至三日少康。因勞怒復發厥。用好參一兩，熟附三錢，煨薑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轉側即厥。一日之間計厥七次。服參三兩，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與之。尚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乃泣而問曰：可再生否？曰：脈有根蒂，但元氣虛極，非數載調攝不能康也。幸其恪信堅守，兩月之間服參四斤，三年之內煎劑六百帖，丸藥七十斤，方得步履如

初親友眾多議論襍出。此最病家大忌若非病人信任之端倘久

而見疑服藥必怠未有獲生者也

張路玉治顧允祥之內暴怒傷食喘脹逆滿。怒則氣上醫者誤認

風邪而與表藥遂昏憤目瞪不語呼之不省。鼓動肝邪痰盛而厥診

之其脈六部潛伏知為痰因氣閉所致本當因勢利導探

吐以通其竅緣病家畏其吐劇遂與導痰湯加菖蒲遠志

一啜便能言語更與前藥加枳榔鏗落得下而安

黃履素曰凡人精神極壯實者偶患痰厥可服牛黃丸立愈

余姐丈周公美一日忽神呆目頓頃之痰涌手揚足擲有

類中風不服藥次日自愈此等稟賦百無一二

楊太史夫人忽然暈倒醫以中風之藥治之不效李診之左關弦急右關滑大而軟本因元氣不足又因怒後食停先以理氣消食藥進之下黑矢數枚急以六君子加薑汁服四劑而後暈止更以人參五錢耆朮半夏各三錢茯苓歸身各二錢加減調理兩月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發搐嘔吐痰涎日禁昏憤氣口脈大於人迎此氣滯而食厥用平胃散加茯苓半夏木香治之而甦更以六君子湯加木香漸愈乃去木香又二十餘劑而痊。

陸養愚治許省南忽得暴疾如中風狀口不能言目不識人

四肢不舉服蘇合牛黃丸不效或與小續命湯反增喘急
壯熱手足厥逆或以六脈沈微擬用附子理中湯診之兩
寸似有似無兩關尺難以求索此由氣壅逆而然非不足
而欲脫也按其胸卽眉爲之皺按其腹卽體爲之舉詢其
由因日間煩冗無暇吃飯至晚陪客畢卽病發曰飢極過
飽此食中也昏憤不語脈伏皆飲食填塞清道所致四肢
不舉經謂土太過之病也初時一吐卽已今已三日上中
下俱受病當吐下消導並行以分殺其勢乃先以生薑淡
鹽湯探之涌痰涎湯水數椀少頃神思少清診之寸關逼
逼而來又以稜菝栝枳橘麴木香白豆蔻仁萊菔子煎送

潤字九五錢。下三四行。勢大減。再診關尺俱見。且沈實有力。第胸腹按之猶痛。再以前方煎送潤字丸二錢。四日後方與稀粥。改用二陳少佐歸芍以養榮血。參朮以扶胃氣。木香蔻仁以寬其未盡之痞。旬日而安。

陸肖愚治潘碧泉之妻。年近五旬。因大怒後。忽然倒仆。牙關緊急。脈之兩寸關滑大。兩尺沈無。以稀涎散。壺水調。搗牙灌之。吐痰盈許。少頃而甦。第人事尙未清爽。再診寸關稍平。兩尺已起。以二陳加貝母黃連香附。數劑而安。

陸祖愚治郁仲開。勞心之後。復感怒氣。清晨飽頭未畢。忽然昏暈。四肢厥逆。口目不閉。喉聲如鋸。二便不利。脈之左三

部弦滑而數。右三部沈實有力。此痰厥也。先用牛黃丸薑湯化開。加牛黃一分。連灌四五丸。再用陳皮貝母花粉膽星黃芩黃連枳實瓜蒌前胡桔梗皂莢薑汁竹瀝頓服。涌去稠痰二三椀。前方去皂莢陳皮加青皮。二劑行二次。其老痰俱從便出。症頓減後。用健脾清火養血消痰之劑。調理而安。

鄭顯夫年六十餘。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余以怒則火起於肝。以致手足厥陰二經之氣閉而不行。故神昏無知。怒甚則傷其筋絡。弛縱不收。故手足不用。急以連栢瀉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氣。一二日神智漸清。後以調氣血壯

筋骨之劑補之數日而安。藥要或問
醫說續編

朱丹溪治呂宗信有積塊足冷至膝用大承氣湯加減下之。

其塊厥皆愈。積塊易知足冷為實熱
之厥人或未知八厥門

吳洋治里人病歸自浙四肢厥冷六脈若無尸寢旬餘水漿

不入眾醫以為死矣洋至曰此熱厥也乃就浴室貯盤水

水皆新汲架板片臥病人于其上以青布罨四體挹水沃

之即以水蘸病者唇病者欲得水甚遂盡其量而飲之乃

瘥。太函
集

吳橋過章祁有人遮道告曰汪一洋年五十餘瘦血後發熱

畢召諸醫或以為傷寒劑以發散或以為痢後虛損劑以

補中久之讖語昏迷四肢厥冷蓋不食者旬日矣其家絕望以待盡願一診之吳曰此熱厥也吾能活之予以石膏黃連湯一服而蘇再而間五服而愈

同上

魏玉橫曰鮑綠飲妹病厥昏不知人目閉鼻煽年壽環口皆青手足時時抽掣自夜分至巳脾湯水不入脈之大小無倫次謂此肺金大虛肝火上逆火極似風之候唯獨參湯可愈他藥不必受也參已煎或沮之遂不敢與一醫用菖蒲遠志以開心氣茯神棗仁以安神麥冬貝母以清痰辰砂鐵鏽水以鎮墜奈藥從左灌入卽從右流出絕不下咽羣視束手時已過晡再視之則面額間漸變黑色令急灌

參湯猶可活。乃以茶匙注之。至六七匙。喉間汨然有聲。已下咽矣。察其牙關漸開。再以米飲一盞。和參湯灌下。遂目開身動。面額青黑之氣。豁然消去。徐飲薄粥一甌。起坐而愈。後嘗復厥。但不甚。唯與地黃沙參麥冬杞子卽瘥。

顧氏女年十六。賺有瘡。三陰之病。其素也。以歲暮勞於女工。脇痛發咳嗽吐痰。一醫與廣牛荊防香砂枳桔等三四劑。覺中腕有物如拳上頂。食不能下。又一老醫謂此痰也。其盛盈斗。必須去乃已。其方與前方同。增蒼朮厚朴竹瀝薑汁服二劑。病益劇。延治開歲之二日也。比至則曰死矣。無庸診也。詢死幾時。曰天黎明。忽目閉口張。挺臥僵直。呼喚

不應湯水不入。詢其胸腹如何。其母按之曰：猶暖。遂入診。已無脈。面死白。殺青牙齦。迸紫血。亦已凝。亟令曳其四肢。尙軟。謂本屬元虛。勞役而病。誤行燥散。傷其肺金。致肝木挾痰。食上逆。又加酷暴之品。遂合水涸木枯而厥。胃第痰食之厥。可一吐而醒。此陰亡陽越之厥。惟有令魂升魄降而已。今生氣未絕。姑以熟地二兩。杞子一兩。沙參麥冬各五錢。急煎徐灌。但慮其不下咽耳。下咽卽活。乃如言。次日延診。告以初時藥不能下。以簪撬灌。久之入咽。有聲。今起坐耳。前方減半。入萸仁二錢。八劑全愈。後數年出嫁。不得於姑。脇痛不臥。一醫令以木香爲末調服。姑不許服。竟一

厥而終

黃錦芳治李某四肢厥逆怵怵惡寒肌冷如冰黃視其面雖
慘淡而內實煩滿脈雖沈伏而肝脈有力此熱厥也用黃
芩一錢黃連五分柴胡八分枳殼八分厚朴一錢大黃二
錢烏梅一箇青皮五分檳榔八分細辛二分服後厥回通
身大熱改用平藥而愈

續名醫類案卷一終

續名醫類案卷三

錢塘魏之琬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瘵

瘵症詩曰強直反如弓神昏似
中風痰流唇口動瘵瘵與癰同

許叔微治一人項強筋急不可轉側自午後發黃昏時定此

肝腎二臟受風也謂此必先從足起少陰之筋自足至項

筋者肝之合日中至黃昏陽中之陰肺也自離至兌陰旺

陽弱之時故靈寶畢法云離至乾腎氣絕而肝氣弱肝腎

二臟受邪故發于此時用宜州木瓜二個取蓋去瓢沒藥

續名醫類案卷三
二兩乳香二錢半二味入木瓜縛定飯上蒸三四次爛研成膏每用三錢入生地黃汁半盞無灰酒二盞煖化溫服及都梁丸服之而愈

易思蘭治宗室毅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九月初忽倒地昏不知人若中風狀目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強硬牙關緊閉有以爲中風者有以爲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有作夾陰治者用附子理中湯愈加痰響五日後召易診六脈沈細緊滑愈按愈有力曰問此何病曰寒濕相搏痙病也痙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濕湯主之先用稀涎散一七吐痰一二椀昏憤卽醒隨進勝濕湯六劑全愈

以八味丸調理一月。精神復常。其兄宏道問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似亦無異。何以獨以瘧名之。夫瘧緣寒濕而成。吾宗室之家。過於厚暖。有之寒濕。何由而得。易曰。運氣所為。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戊癸化火。癸乃不及之火也。經曰。歲火不及。寒水侮之。至季夏土氣太旺。土為火子。子為母復仇。土夾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濕。客氣是水。又從寒水之氣。水方得命。不服土制。是以寒濕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症主脊背項強。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瘧病也。宏道曰。瘧緣寒濕而成。烏藥順氣等藥。行氣導痰去濕者也。附子理中去寒者也。何

以不效。用勝濕湯何以速效。易曰識病之要。貴在認得脉

體形症。用藥之法。全在理會經絡運氣。脈症相應。藥有引

經。毋伐天和。必先歲氣。何慮不速效耶。夫脉之六部俱沉

細緊滑。沉屬裏。細為濕。此句可疑。脉訣以濡為濕。並無以細為濕之說。緊為寒。中

又有力而滑。此寒濕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脉之症。但緊細

而不滑。諸醫以為中風。風脉當浮。今不浮而沉。且無眩掉

等症。豈是中風。以為中氣中痰。痰氣之脉不緊。今脉緊而

體強直。亦非中氣中痰。故斷為瘧病。前用烏藥附子理中

湯去寒。不能去濕。去濕不能去寒。又不用引經藥。何以取

效。勝濕湯藁本羌活。乃太陽之主藥。通利一身百節。防風

蔓荆能勝上下之濕。獨活散少陰腎經之寒。寒濕既散。病有不瘳者乎。

張路玉治吳江郭邑侯公子。患柔瘕。用桂枝湯及六味地黃湯。咸加蠍尾服之而愈。

朱丹溪治王秀。濕熱大作。脚痛手筋拘攣。足乏力。生地當歸川芎白朮各二錢。蒼朮一錢。甘草炙三分。木通五分。煎湯下大補丸三十九。大補丸須炒煖。

張子和治新寨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稅。官杖六十。得驚氣。成風。搐已三年矣。病大發。則手足顫掉。不得持物。食則令人代嘔。口目張。瞳唇舌嚼爛。抖擻之狀。如線引傀儡。每發

市人皆聚觀。夜卧發熱。衣被盡去。傾產求醫。致破其家。而病益堅。叟之子。邑中舊小吏也。以訊張。張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時。不過一涌再涌。奪則愈矣。今以秋寒。可汗之。如未已。更刺俞穴。必愈。先以通聖散汗之。繼服涌劑。出痰三四升。如雞黃成塊。狀如湯熱。叟以手顫。不能自探。妻與代探。咽啞腫傷。昏憤如醉。約一二時許。尋稍省。又下數行。立覺足輕。顫滅。熱亦不作。足亦能走。手能巾櫛。自持匙飭。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後但覺極寒。張曰。當以食補之。久則自退。蓋大疾之去。衛氣未復。故宜以散風導氣之藥。切不可熱劑。溫之。恐反成他病也。

琇案是症。本因驚而得。尤不能無鬱也。蓋驚入心受之。則顛癇。今心不受而反傳之肝。而爲癰癩。亦母救其子之義也。肝病則乘其所勝。於是生風生痰。怪症莫測。治以上涌下泄。乃發而兼奪之理。並行不悖。張案於此症。尤爲合法。

黃如一村翁。兩手搐搦。喘如曳裾。冬月不能覆被。名醫張某之舞陽道經黃如。不及用藥。針其手大指後中注穴。上曰。自肘以上皆無病。惟兩手搐搦。左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也。或刺後谿手太陽穴也。屈小指握紋盡處是穴也。

完顏氏病搐。先右臂并左足。約搐六七十數。兩目直視。昏憤。

不識人。幾月餘求治。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散。泄二十餘行。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不數日而瘥。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有內熱。月經不調。經行後四肢不能伸。臥牀半載。或用風濕痰火之劑。數日而不見效。其脈浮緩。按之則滑。名曰痰症。屬風寒所乘。用加味道遙散加肉桂防風。四劑頓愈。更以八珍湯調理。兩月餘而瘥。

一婦人。素經行後期。因勞怒。四肢不能屈。名曰瘥症。此血虛而風熱所乘。先用八珍湯加鈎藤柴胡。漸愈。更佐以加味道遙散。調理而瘥。

一婦人。素有火。忽然昏憤。瘥抽搐。善伸數次。四肢筋攣。痰

涎上升此肺金燥甚血液衰少而然也。用清燥湯六味湯丸兼服尋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經事淋瀝半月方歇。遇怒其經卽至。甚則口噤筋攣鼻血頭痛痰涎搐搦瞳子上視此肝火熾甚。以小柴胡湯加熟地山梔鈎藤治之。後不復發。

一婦人素陰虛。患遍身搔痒。誤服祛風之藥。口噤抽搐肝脈洪數。薛曰。肝血爲陰爲水。肝氣爲陽爲火。此乃肝經血虛火盛耳。宜助陰血抑肝火。用四物麥冬五味鈎藤炙草調理而痊。

一婦人發癩遺溺。自汗面赤。或時面青。飲食如故。肝脈弦緊。

此肝經血燥風熱瘧症也。肝經屬木其色青。入心則赤。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諸症悉退而安。

許叔微云、同官歙丞張德操、常言其內子、昔患筋攣、腳不得屈伸、逾年、動則令人抱持、求醫於泗水楊吉老、云、此筋病。宜服下三方。一年而愈。春夏服養血地黄丸、熟地、蔓荊山、黃狗脊、地膚子、白朮、乾漆、蟻螬、天雄、車前、萆薢、山藥、澤瀉、牛膝、秋服羚羊湯、羚羊角、附子、獨活、白芍、防風、川芎、冬服烏頭湯、大烏頭、細辛、川椒、甘草、蒸芫、附子、官桂、白芍、乾薑、茯苓、防風、當歸、獨活。

馬元儀治章氏婦患頭身振搖手足癱瘓諸治不效診之兩脈浮虛兼瀉浮爲氣虛瀉爲血傷得憂思勞鬱陽明損甚也。蓋陽明胃爲氣血之海主束筋而利機關若氣血不充則筋脈失養而動惕不甯仲景云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者茯苓桂枝白甘草湯主之凡汗傷津液猶足擾動經脈况氣血內涸乎但彼有外邪搏飲當滌飲散邪俾津液四布以滋養筋經筋脈此屬勞鬱所傷必峻補陽明使氣血內盛以充灌周身令服參乳兩月而安。

立齊治一人感冒後發瘧不醒人事磨傷脅肉三寸許一塊此膀胱經必有濕熱診其脈果數謂此死肉最毒宜速去

之。否則延潰良肉。多致不救。遂取之。果不知疼痛。因瘞不止。疑爲去肉所觸。謂此風熱未已。彼不聽。另用乳沒之劑。愈甚。復以祛風消毒藥敷貼。查春田飲以祛風涼血降火化痰之劑。而愈。金工部載陽傷寒後。亦患此甚危。亦取去死肉。以神效當歸膏敷貼。以內疎黃連湯飲之。狂言愈盛。其脈愈大。更以涼膈散二劑。又以四物湯加芩連數劑。而愈。凡患瘡者。責效太迫。服一二劑未應。輒改服他藥。反致有悞。不思病者有輕重。治有緩急。而槩欲責效于二三劑之間。難矣。况瘡瘍一症。其所來症深毒久。有形症在肌肉。潰損較之感冒無形之疾不同。安可旦夕取效。患者審之。

吳橋治程嗣思體肥白瘍藥過當勝理皆疎始覺汗多久而益甚一發則汗下如雨厥逆反張口噤目瞪痰喘並作良久氣反小便不禁瞑不能言旬日益深日十數作諸醫謝去橋至而按諸方則曰經云汗多亡陽此柔痙也諸君失之矣乃重用參耆次附桂芍藥次龍骨牡蠣飲之半劑而寢家人以爲死矣將升屋而號橋曰藥中病而行得寢乃復非死也亟爲粥湯待之頃之呻吟呼粥湯少進再劑而

愈三月而復初

太函集

頭暈

寶材治一人頭風發則旋暈嘔吐數日不食為針風府穴向

左耳入三寸去來留十三呼病人頭內覺麻熱方令吸氣

出針服附子半夏湯永不發華陀針曹操頭風亦針此穴

立愈但此穴入針人即昏倒其法向右耳橫下針則不傷

大筋而無暈乃千金妙法也此針法奇妙須與高手針家議之方得無悞

龔子材診熊槐二官年六十餘身體胖大其下手即得五至

一止乃驚曰君休矣渠曰連日微覺頭暈別無恙也何故

出此願實教焉龔曰越十日用藥相晒而退少頃間中痰

求救於龔知其必不可治令以香油灌之即醒逾十日果

卒

凡用針法

奉化針考

林六用針



張路玉治董司業夫人體雖不甚豐而恆有眩暈之疾診其六脈皆帶微弦而氣口尤甚蓋緣性多鬱怒怒則飲食不思而爲眩暈矣豈平常體肥多濕之痰可比例乎爲疎六君子方水泛爲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運當無敷化不及留結爲痰而成眩暈之慮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朔客梁姓者邀診時當夏日裸坐盤餐倍於常人形偉氣壯

熱汗淋漓於頭頂間診時不言所以切其六脈沈實不似有病之候惟兩寸畧顯微數之象但切其左則以右掌抵額切其右則以左掌抵額知其肥盛多濕而夏暑久在舟中時火鼓激其痰而眩暈也詢之果然因與導痰湯加黃

柏澤瀉茅朮厚朴二服而安。

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乃弟周維素擅岐黃與補中益氣數服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卧

三晝夜喃喃不休

上盛下虛之症服補中益氣其害如此

診時見其面赤進

退不常左頰聶聶潤動其六脈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

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自五十卽絕慾自保飲啖且

強此壯火爍陰兼肝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萸肉

入鈎藤大劑煎服是夜卽得酣寢其後或加炙鼈甲或加

龍齒或加棗仁有時妄動怒火達旦不甯連宵不已則以

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大劑生脈散

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陸養愚治陳異源室。向有頭眩之症。不藥亦止。八月中旬。偶作勞。煩悶。飲酒數杯。坐月下更餘。方寢。便覺微熱。不安。次早。忽眼黑頭旋。且微痛。如在風雲中。發比平時較劇。醫謂脈得浮數。此熱極生風也。用芩連山梔等以清之。二劑眩暈不減。而頭痛如破。上身如火。而欲厚覆。又謂無痰。不作暈。再以清火之品。合二陳湯二劑。亦不效。脈之左手浮弦而緊。右手浮數而弱。且寸強尺微。右脈乃正氣之虛。左脈乃邪氣之實。尺微寸強。邪在上也。此必乘虛感邪。中於上焦所致。經曰。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目系。上屬於腦。

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人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今作勞以致煩悶非虛乎。月下坐至更餘。頭項之間能不爲霧露之陰所中乎。法當驅上焦之邪。補中焦之氣。而徐議消痰清火。則自愈矣。因先用參蘇飲加藁本。二劑頭痛頓止。眩亦少差。再以補中益氣。佐以二陳。芩連數劑而安。

張路玉治繆封君。偶因小憤。遂眩暈痞悶。三日來服豁痰利氣藥不應。反覺疲倦。飲食日減。下元乏力。診之六脉似覺有餘。指下畧無沖和之氣。氣口獨滯不調。時大時小。兩尺

俱濡大小力。此素多痰濕。漸漬于水土二經。加以剝削之劑。屢犯中氣。疲倦少食。殆所必致。法當先調中氣。輸運水穀之精微。然後徐圖溫補下元。爲疎六君子湯。加當歸調營血。庶無陽無以化之虞。

龔子材治大學士高中立。患頭目眩暈。耳鳴眼黑。如在風雲中。目中溜火。或與清火化痰。或與滋補氣血。俱罔效。診之六脈洪數。此火動生痰。以酒蒸大黃三錢爲末。茶下一服而愈。蓋火降則痰自清矣。

薛立齋治一婦人頭暈吐痰。用化痰理氣藥。肢體痰麻。服祛風化痰藥。肢體常麻。手足或冷或熱。此脾土虛而不能生

續醫類案卷三
肺金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薑二十餘劑而愈。後因怒吐痰自服清氣化痰丸飲食不進吐痰甚多胸脇脹滿教用六君子倍加參朮少加木香數劑而愈。

陶天爵妾媵素多時患頭暈疼甚勞則肢體痿軟筋骨作痛殊類風症以爲腎虛不能納氣歸源用加減八味丸而痊後因房勞氣惱頭暈項強耳下作痛此肝火之症仍用前藥滋腎水生肝血制風火而愈。

張飛疇治一婦胸滿身熱六脈弦數無力形色倦怠渴不甚飲云白遊虎邱暈船吐後汗出發熱頭痛服發散四劑胸膈愈膨聞穀氣則嘔眩熱不退醫禁粥食已半月日惟飲

清茶三四甌。今周身骨肉痛楚轉側眩暈嘔噦。曰。當風汗嘔外感有之。已經發散矣。吐則飲食已去。消尅則更傷脾。脾虛故脹甚。脾絕穀氣則嘔。土受木尅則暈。宜勿藥。惟與米飲。繼進粥食。使脾土有主。更議可也。守其言。竟不藥而愈。

立齋云。上舍顧桐石會飲周上舍第。問余曰。向孟有涯。陳東谷俱爲無嗣納寵。已而得疾。皆頭暈吐痰。並用蘇合香丸。惟孟得生何也。曰。二症因腎虛。不能納氣而爲頭暈。不能制水而爲痰涎。陳專服攻痰行氣。孟專服益火補氣。故耳。後余他往。桐石房勞過度。亦患前症。或用清氣化痰。愈甚。

顧曰、我病是腎虛不能納氣歸源。治者不悟而歿惜哉。

昌平守王天成、頭暈惡寒、形體倦怠、得食稍愈、勞而益甚、寸

關脈浮。此脾肺虛弱。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愈。後因勞

役發熱惡寒。謔言不寐。得食稍安。用補中益氣而痊。

大尹祝支山、因怒頭暈、拘內筋攣、時或寒熱、日晡熱甚、此肝

火筋攣。氣虛頭暈。用八珍湯加柴胡、山梔、丹皮、二十餘劑

而愈。

琇案、肝火亦作頭暈。不定屬之氣虛也。經云、諸風掉眩。

皆屬於肝。肝之脈上絡顛頂。余嘗以一氣湯加吳萸炒

黃連、二三劑即愈。

朱丹溪治一男子年七十九歲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
痰口口相續左手脈散大而緩右手緩而大大不及於左
重按皆無力飲食畧減而微渴大便三四日一行衆人皆
與風藥朱曰服此藥至春深必死此皆大虛症當以補藥
大劑服之衆慍而去乃教用人參黃耆當歸白芍白朮陳
皮濃煎作湯下連柏丸三十粒如此者服一年半而精力
如少壯時連柏丸冬加乾薑少許餘三時皆依本法連柏
皆薑汁炒爲細末又以薑汁煮糊爲丸

琇案此症大補而佐以連柏妙不可言矣蓋一眼注定
肝腎二經以連清肝火柏清腎火者也既慮其寒重以

續名醫類案卷三
薑汁製之。可謂盡善。然不若竟用地黃杷子。如左歸加減。尤爲善中之善也。

陳自明治一婦人。苦頭風。作暈數年。服太乙丹一粒。吐痰梳

許。遂不再發。

方見
蟲門

馮楚瞻治金紹老夫人。因歲事積勞。忽眩暈不省。妄有見聞。語言襍亂。診其脈細數無倫。真陰真陽並虧已極。乘此初起。即可挽回。愈久愈虛。愈虛愈脫矣。用全真一炁湯。日進二劑。每劑人參八錢。不十日而全瘳。

錢國賓治陳叔明。幼年多讀。抱學貧居。自甘清淡。有品士也。至三旬外。一見日光。卽覺昏暈。漸至見光昏暈。遂坐於帳。

凡有隙處莫敢窺。如是二十年矣。諸藥遍嘗。親友憐其品行。時以升斗周之。與診乃陽虛陰極之症。須返本還元之藥可治也。用首經人乳。臍帶胎髮。秋石。煉蜜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三更時服下一丸。月餘而愈。適錢有此丸。因與之也。

徐靈胎曰。眩暈清火養肝。固爲正治。但陽氣上升。至於身體不能自主。此非浮火之比。古人必用金石鎮墜之品。余初至郡中治病。是時喜用唐人方。葉天士先生見之。謂人曰。有吳江秀才徐某。在外治病。頗有心思。但藥味甚雜。此乃無師傳授之故。已後先生得宋板外臺秘要讀之。復謂人

曰。我前謂徐生立方無本。誰知俱出外臺。可知學問無窮。讀書不可輕量也。先生之服善如此。猶見古風。所謂藥味雜。卽指金石品也。

麻木

神效黃耆
參沈三味

王損菴治大理卿韓珠泉。遍身麻木不能舉動。以神效黃耆湯加減授之。用者黃一兩二錢。參芍各六錢。他稱是一服減半。彼欲速效。遂併二服為一服。服之旬日。其病如失。諭以元氣未復。宜靜養完固。而後可出。渠不能從。盛夏遽出。見朝謁客。勞頓累日。忽馬上欲墜。僕從者扶歸。邀診視辭。

不治數日沒。嗚呼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可不戒哉。治法彙

張路玉治沈步雲解組後以素稟多痰恒有麻木之患爲疏六君子湯服之頗驗。而性不喜藥。入秋以來漸覺肢體不遂。脈之得稟滑中有微之象。仍以前方去陳皮加歸耆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症首重樽節。方可保全。毋徒恃藥力爲也。

巴慈明婦產後眩暈心悸神魂離散若失臟腑之狀。開眼則遍體麻木。如在雲霧之中。必緊閉其目。似覺少可。晝日煩燥。夜則安靜。服四物等則嘔逆不食。薑附等則躁擾不甯。其脈虛大而數。按之則散。舉之應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

艱產受驚痰飲乘虛襲入心包絡中留伏膈上有入無出致綿延不巳蓋目開則諸竅皆開痰火堵塞心竅所以神識無主目閉則諸竅皆閉痰火潛伏不行故得稍安與東垣所云合眼則陽氣不行之麻迥別況晝甚夜輕明是上焦陽位之病與理痰清火之劑諸症漸甯然或因驚恚或因飲食不時舉發此伏匿膈上之痰無從淺滌也乘發時用獨參湯下紫雪開通膈膜仍與前藥調補半年而愈黃履素曰余年四十七時忽患小指麻軟時作時止每夏愈而冬甚素聞指麻當防中風因講求預防之法有言宜却風化痰者其說大謬有言宜順氣活血者謂氣行則痰自

洵血活則風自滅其言近是及讀薛氏醫案治蔣州判中
滿吐痰頭暈指麻云中滿者脾氣虧損也痰盛者脾氣不
能運也頭暈者脾氣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氣不能用也遂
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以補脾土用八味地黃丸以
補土母而愈後惑於乾坤生氣方云凡人手指麻軟三年
後有中風之疾可服搜風天麻二丸以預防之乃朝餌暮
服以致大便不禁飲食不進而歿夫預防之理當養氣血
節飲食戒七情遠帷幙可也若服前丸以預防適所以招
風取中也讀之快然遂確守其法蓋於今十有三年矣

陸養愚治丁慕雲患麻木左手足不能舉惡風或時自汗服

小續命十劑不效。或謂風症宜大汗之。小續命湯參以補養氣血之品。故不效耳。因倍風藥減參芩輩二劑。汗如雨。反覺一身盡痛。游走不定。并左手足不能舉。昏沉厥逆甚。危診之。陽脈弦細而數。陰脈遲澀而空。謂此雖似風。然昔人云。麻者氣虛。木者血虛。手足不任者脾虛。具此三虛。止宜調養氣血。則風症自除。小續命正以風藥過倍。血藥殊少。何反倍風藥而去參芩。宜其劇矣。仲景云。大法夏宜汗。以陽氣在外也。春月陽尚稚。初出地下。大汗之。使衛氣亟奪而失守。榮血不隨。所以遍身走痛。昏沉厥逆。皆氣血垂絕之象也。急用大料十全大補湯。濃煎灌之。少甦。為炙風。

池百會。肩井。曲池。間使。三里。六穴。各數壯。以防中臟之危。自此諸症漸減。飲食漸進。第大便常結。痞悶微熱。此汗多津液不足。故下不去。則上不舒。以潤字丸五分。日二服。便行猶燥。以八物倍歸。加麥冬。知母以潤之。少佐檳榔木香。豆仁以調其氣。可不自後每燥結。服潤字丸五分。甚則一錢。月餘全愈。

張文叔傳木香丸續命丹二方。戊辰春中書左丞張仲謙患半身不遂。麻木。太醫劉子益與服之。汗大出。一服而愈。故

錄。寶鑑羅有治張案在江選

李東垣治杜意達患左手右腿麻木右手大指次指亦常麻

木至腕已三四年矣。諸醫不效。求治曰：麻者氣之虛也。真氣弱不能流通。至填塞經絡。四肢俱虛。故生麻木不仁。與一藥決三日效。遂製人參益氣湯。服二日。手心便覺熱。手指中間如氣脹滿。至三日後。又覺兩手指中間如手擦傍觸之。曰：真氣遍至矣。遂於兩手指甲傍各以三稜針一刺之。微見血如黍粘許。則痺自息矣。後再與調理而愈。

○繆仲淳治顧仲恭。心腎不交。先因失意久鬱。及平日勞心。致心血耗散。去歲十月晨起。尙未離牀。忽左足五指麻冷。倏已至膝。便不省人事。良久而甦。乍醒乍迷。一日夜十餘次。醫者咸云痰厥。繆云：純是虛火。服丸藥一劑。今春體覺稍

健至四月後丸藥不繼而房事稍過至六月初十偶出門
前症復發扶歸良久方醒是日止發一次過六日天雨稍
感寒氣前症又發二次現今兩足無力畏寒甚自腹以上
不畏寒繆曰人之五臟各有致病之由謹而察之自不爽
也夫志氣不遂則心病房勞不節則腎病心腎交病則陰
陽將離離則大病必作以二藏不交故也法當清熱補心
降氣豁痰以治其上益精強腎滋陰增志以治其下則病
本必拔以心藏神腎藏精與志故也平居應獨處曠野與
道流韻士討論離慾道之根極性命之源使心境清甯暫
離愛染則情念不起真精自固陰陽互攝而形神調適矣

湯方貝母三錢、茯苓三錢、遠志一錢五分、棗仁五錢、蘇子二錢、石斛三錢、麥冬五錢、甘草炙五分、木瓜三錢、牛膝八錢、石菖蒲一錢、入牛黃末一分、天竺黃一分、竹瀝一杯、臨卧饑時各一服、三劑後加人參五錢、枇杷葉三片、霞天膏五錢、丸方遠志、天冬、麥冬、茯苓、茯苓各六兩、棗仁八兩、生地八兩、杜仲四兩、白芍六兩、甘草炙三兩、五錢、黃柏六兩、牛膝十兩、五味六兩、蜜丸空心及臨卧服五六錢、石斛湯加竹瀝送下。

温病

雄按凡屬外淫皆為感證茲編雖首列傷寒瘟疫二門而風温與濕温缺然乃于傷風之前列感證一篇未免含混蓋魏君于外感疎也

朱丹溪治一人因感寒倦怠不食半月後發熱惡寒遍身痛脈浮大按之豁然此虛極受寒以人參爲君黃耆歸芍爲臣蒼朮陳皮通草爲使大劑服五劑大汗而愈

沈明先治丁惠書秋得感寒停食之症入夜輒寒熱如瘧竟夕作嘔病數發醫亦數更體弱不勝昏沉垂殆矣或謂晝靜夜劇屬於陰症或謂胃寒而嘔當理中湯沈獨以爲晝靜夜劇由于陽氣陷入陰中嘔穢聲長明是諸逆衝上屬火不惟不可溫直應用寒不惟不可補更宜攻伐竟投三黃等味一劑知二劑減三四劑其嘔若失神情始甦但嘔止而胸膈脹繼作或疑寒涼傷胃之故沈曰食雖消而火

未歸原猶留連膈上。王太僕云：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當求

其屬以衰之。乃改用純甘壯水之劑，益以牛膝車前，使熱

從水道發洩。果氣順脹消，膈中清廓而安。此伏熱將發，適遇感寒，停食外

鬱內阻，火不得洩，遂成寒熱嘔逆。若果因感寒停食，斷無用三黃得愈之理。

聶久吾曰：予壬辰春初在京會試，天寒夜坐久，感寒頭痛，服

疏散藥未經出汗，其頭痛數日不止，却無他症。或謂感寒

甚輕，已五六日，豈復有外邪？殆勞神內虛，理宜補之。勸服

補中益氣湯二劑，不知外邪未散。補藥助邪為害，遂至神

氣漸昏，飲食少進。晚間呃逆不止。如是者數日，乃延醫用

前胡、桔梗、貝母、麥冬、連翹、香附、廣陳皮、甘草數劑而愈。予

生平少病茲外感未清而輕用補身受其害若此因悟外

感內傷并外感兼內傷與內傷挾外感諸治蓋原於此因

述之以志折肱之意云雄按初冬翁笠漁患外感醫知其素多勞倦也用補中益氣法治之

病日劇更醫知其有食滯以承氣法下之連得黑矢熱尚不退與養陰數帖病不減且不食不便不渴癩言觀面時

絳強飲即吐醫謂將成損矣所親孫貽堂拉余診之脈澀而數神呆靜臥澀少苔黃乃邪在氣分室滯不行之象投

葦莖合葱豉加梔子羚羊括婁旋覆桔梗黃芩以開肺一劑而徧身赤斑神氣爽悟繼去苓桔羚羊葱加雪羹花粉銀

花石斛蘭葉以清胃數帖而下醬矢二十餘次始苔退脈和知飢而愈

陸養愚治邱全谷年方剛九月間忽身微熱頭微痛心神恍

惚有時似夢非夢自言自語醫謂輕傷寒也當發散之用

解表二劑汗不出熱反甚妄言見鬼前醫因無汗欲再表

病家疑之。又延一醫。因妄言見鬼。謂熱已傳裏。欲下之。而大便之去未久。不能決。陸脈之輕。按浮數而微。重按澁而弱。微數者。陽氣不足也。濇弱者。陰血不足也。此陰陽俱虛之候。不可汗。尤不可下。主表者曰。汗既不出。何謂陽虛。曰。此症雖有外邪。因內損甚。氣餒不能逼邪外出。而作汗法。當補其正氣。則汗自得。而邪自去矣。若再發之。徒竭其陽。而手足厥逆之症見矣。其主下者曰。仲景云。身熱。譫語者。有是。矢也。何不可下。曰。經謂譫語者。氣虛獨言也。此症初止。自言自語。因發散重虛其陽。所以妄言見鬼。卽難經所謂脫陽者。見鬼也。王海藏曰。傷寒之脈。浮之損。小沈之損。

夫陰傷也

小。或時悲笑。或時太息。語言錯亂失次。世疑作譫語狂言者非也。神不守舍耳。遂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薑棗煎服。一日二劑。至晚汗濺濺而來。清晨身竟涼。頭不痛。第人事未甚省。此陽氣少復。陰氣未至耳。仍用前湯吞六味丸。旬日猶未精采。調理月餘而愈。蓋此人因房室之後。而繼以勞也。

韋汝經春初肄業於蕭寺。其房屋新剏。不甚謹密。天寒夜坐。至一二更。倦怠倚几而睡。洎醒身覺寒甚。頭微痛。天明自服參蘇飲二劑。未得汗。他無所苦。但頭痛數日不止。或謂其體弱。必攻苦勞神。上氣不足而痛也。令以補中益氣湯。

倍人參服之。便覺神昏悶。胸膈不舒。從早至夕。粒米不進。晚發熱。呢逆。睡卧不安。醫以脈帶數。是火也。用知貝苓連竹茹輩投之。反遍身壯熱。呢逆不止。亟診之。面赤戴陽。鬱冒嘔呃。左脈浮數而弦。右脈尚和。乃曰病輕藥悞耳。不汗而劇。得汗卽解矣。乃以火鬱湯倍麻黃。強覆大汗之。至晚諸症如失。明日索藥。曰昨見几上。尚有補中益氣湯一帖。服此足矣。

○ 琇按補中益氣湯爲東垣治內傷外感之第一方。後人讀其書者。鮮不奉爲科律。然不知近代病人。類多陰分不足。上盛下虛者。十居九焉。卽遇內傷外感之症。投以

輒增劇。非此方之謬。要知時代稟賦各殊耳。陸麗京曰。陰虛人誤服補中益氣。往往暴脫。司命者其審諸。

朱晴川內先感風邪。後傷飲食。發熱頭疼。中脘痞悶。醫以牛黃散下之。瀉兩三行。而熱不減。痞亦不寬。兩服瀉兩三行。熱不減而痞更甚。又醫曰。瀉而熱不減者。虛熱也。通而脹不減者。虛痞也。乃用人參白朮黃耆甘草補之。初服無進退。至四劑神昏不省人事。手足厥冷。舌有黑胎。脈浮數而空。喜面不黑黯。猶可救。乃以枳實五錢。黃連三錢。人參七分。麥冬一錢。五味子十粒。燈心煎湯下。二劑人事稍清。六脈略有神。熱亦減半。又二劑熱仍劇。大便五日不下。姑以

此陽明病
宜中夫笑
改補西施
信也

潤字丸三錢下之。便通而熱退。自此一日不服人參。則自
汗力不能支。三日不投潤字丸。則便閉而熱發。直至人參
服過一斤。潤字丸數兩而後愈。

陸肖愚治鄒氏子。年十八。新婚感冒。症似傷寒。或以九味羌
活湯投之。加嘔吐。一二日不止。改用霍香正氣散。吐少止
而倦乏。食即飽悶。腹中漉漉有聲。四肢微厥。小便赤短。大
便或溏或秘。口渴而不喜飲。晝輕夜重。煩悶有主。調氣者
清火者。滋陰者。皆不效。而滋陰猶為不宜。脈寸關沈緩而
細弱。尺脈頗和。曰此得之勞煩傷氣。非得之使內傷陰也。
用四君子湯加棗仁。薏苡仁。木香。薑棗。數劑如故。乃倍加

人參加熟附子五分而胸膈寬飲食進二十劑全愈

陸方伯年近古稀因仲冬天氣有非時之熱患時氣咳嗽醫以芎蘇散汗之汗出不止咳嗽連綿不絕飲食不進昏憤經旬脈之浮大無加以五十動脈法按之二三十動間覺常有止意曰此高年勞倦卽有微邪止宜扶正氣以勝之豈可妄汗今雖昏憤喘急尙可圖安第壽算恐不出三年外耳用補氣養榮湯加棗仁以助參朮歛汗又加枇杷葉桑白皮蘇子石斛以降氣定喘二劑汗止四劑咳亦減矣服至五十劑而安後報訃果不出三年

蔡按補氣養榮湯係人參白朮歸身

白芎川芎茯苓
木香白芷薤

陸祖愚治朱明字子婦年二十未出痘疹患痰症類傷寒脈

之右手氣口洪滑而數左三部沉實蒸蒸內熱五六日不

大便腹滿氣喘用黃連枳實山查厚樸花粉前胡桔梗暈瓜

蔓生薑兩服後通身發斑或謂疹子或云石痘乃用炒黑

麻黃柴芍荆防甘草牛蒡蟬退黃芩薄荷等味服後即痰

聲如鋸氣不轉舒譫語發狂不時昏暈又用薑汁竹瀝牛

黃通天散探噎吐濃痰數日方醒仍灌前藥又復昏暈如

是三日細斑轉而成片嘔血數碗後聞已死陸往唁之身

雖冷而脈未絕即以牛黃竹瀝灌下少頃手足微動又灌

一丸有呻吟聲四肢微溫兩額發紅色脈大起反覺洪數而

死而復蘇
去事也

滑陸謂此時不宜純攻純補用人參瓜蒌枳實黃連黃芩

大黃元明粉徐徐溫服用麵皮熨腹上約兩時腹痛異常

卽下燥矢十餘塊白痰稠積若干再用獨參湯灌下以防

其脫六脈弱甚四肢厥冷口不能言精神恍惚用參附歸

芍苓朮之類元氣復飲食進調理月餘而愈五年後陸往

聞中其病復作嘔血數番莫能救於此蒙於肺故現症如此乃以

枳樸羌桔傷其陰故發為斑疹又以麻黃等辛溫之劑發

之火得風而愈熾故痰隨氣上而昏暈也下之太驟元氣

必傷不得不轉用參附以救誤後半治法均未中肯觀孟

英治翁笠漁案是何等手眼知前人於溫病治法尚疎矣
王敬溪年五十六先富後貧心事多鬱七月間恣食羊肉酒
麵當風而卧內傷外感相兼或與發散頭不疼身微熱惟

風濕

風濕

三

胸腹不快。或與疎通。便通溲利。而痞滿如故。或與溫胃。或與消導。月餘。其症依然。診之。左脈浮弦而弱。右脈浮滑有力。或議下之。陸曰。此症內傷。雖重于外感。然有痞滿而無實。堅且舌無胎。口不渴。脈雖有力。而浮尚帶表症。焉可下耶。宜用小柴胡和之。俟實堅脈沉而下之。方爲萬全。自此半月。症猶未減。又半月。脈沉硬結。乃以潤字丸五錢。三次吞服。去垢穢若干。內有羊肉數塊。始知飢餓。改用健脾調理之劑。又月餘而痊。

張意田治一人。戊寅三月間。發熱胸悶不食。大便不通。小便

不利。身重汗少。心悸而驚。予疎散消食葯。症不減。更加譫

少陽証狀

語叫喊診其脈弦緩乃時行外感值少陽司天之令少陽
症雖少其機顯然脈弦發熱者少陽本象也胸悶不食者
逆于少陽之樞分也少陽三焦內合心包不解則煩而驚
甚則陽明胃氣不和而讞語少陽循身之側樞機不利則
身重而不能轉側三焦失職則小便不利津液不下則大
便不通此症宜以傷寒例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
利讞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如法治之服後果愈

○ 陸祖愚治會邑宰因隆冬出入勞頓感冒發熱骨痛而體極
倦怠氣難布息脈之左弦右緩與疎氣養榮湯二劑病者

見用歸芎謂傷寒何以遽投滋補陸曰此家傳治類傷寒之方毫無差池不必疑也服後其病如失

○潘衷弦母年六十餘平時多鬱多火因勞傷感冒次早仍然飲食晡時遂發寒熱頭疼骨痛嘔吐酸水冷汗心痛一醫知其平日多鬱多火乃引經云諸嘔吐酸皆屬于熱投以清涼其痰愈甚吐虬數條脈之兩關緊盛兩尺虛空乃風寒飲食之故用橘半枳桔查樸藿芷桂枝薑砂服後症少減次日復傷飲食症仍劇夜不得卧先用烏梅丸三錢以安虬隨用檳榔青皮枳實厚樸山查陳皮半夏炮薑藿香黃連薑砂之類寬其中又用麩皮炒熨中脘旬日後用小

承氣湯加元明粉去燥矢二次調理半月而愈照葉天土法只於此

方中加大黃數錢便可速愈不必費如許轉折

○汪敬息子年十六稟賦薄弱病十餘日他醫不效診之外症

身熱如炙昏倦舌上黃黑胎尚有津液胸不可按日瀉黑

水十餘次六脈細數重按有神而氣口獨有加氣口脈盛傷于食也

曰此雖起于不足而內傷甚重宜先消後補用小陷胸加

減症不減夜間燥煩暫投麥冬棗仁山梔豆豉之類稍安

而熱與痛不減瀉已止遂與潤字丸一錢少頃又催一錢

去燥矢三四枚而虛煩之症又見仍用安神滋補之劑略

轉而舌胎未退明知宿垢未清元氣弱甚不敢急攻乃消

補間進調理兩月。胸腹始暢。又月餘乃安。

○吳文學季鴻體弱多鬱。偶患內傷外感。先則過汗。後則下早。

竟成結胸。

表症未退而下之乃成結胸。今云過汗。豈表症猶未盡耶。

診之胸不可按身

熱如火。肢冷如冰。不寐譫語。恍惚如見鬼狀。已二十餘日。

矣。脈則兩寸關空虛。兩尺微有根蒂。乃以培植元氣中。稍

加消導之品。療之十日。後胸膈已柔。其熱盡在下焦。繞臍

硬痛。時轉矢氣。舌胎有刺。而尺脈漸覺有神。乃用潤字丸

三錢。以歸尾枳實黃連山查元明粉爲煎葯送之。去燥矢

甚多。乃用四君四物兼安神之劑調理而瘳。

○表兄費祖修初夏勞倦。怒氣復兼風寒飲食。診之左手浮弦。

氣口緊盛。曰兩手脈俱挾邪病方進也。不信。次日漸頭痛。身熱胸膈飽悶。項強骨疼。醫與丸葯數錢服之。遂瀉不止。轉加飽悶惡寒。再求診。知其表症俱在。而遽下之。竟成結胸矣。與五積散二劑。表症已除。減去芎芷麻桂等。又二劑。胸寬瀉止。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十餘劑。方用潤字丸一錢。薑湯送下。連進三服。所去甚多。飲食漸進。調理四十餘日。而痊。

張靖山子年十五稟賦薄弱。患內傷外感。醫治半月矣。視其面赤唇焦。舌胎白燥。身熱欲得近衣。手臂不敢袒露。反引手入被。診之六脈鼓擊而大。乃用人參知母五味當歸白

芍一服甜睡半晌。一醫再診謂陽明經病改用柴葛解肌
遂大劇。再來診則面如土色。呻吟自汗。四肢厥逆。六脈
遊急。以人參一兩。附子三錢。灌之。隨服隨醒。次早大便一
次。仍前虛脫。又以人參一兩二錢。附子三錢。蒼朮各二錢。
入童便服之。得以挽回。

董蔚如姪。飽飧麩食。樹下納涼。困倦熟寢。遂頭痛身熱。骨節
煩疼。胸腹否塞。醫以丸葯下之。表症未除。胸滿兼痛。又行
表汗。頭痛減。胸痛更甚。或消導。或推逐。其痛漸下。而未得
舒暢。幾兩月。診得六脈澁數。面容白黃。舌胎灰黑而潤。按
其胸腹柔爽。臍下堅硬。晡時微熱。夜半始退。小水自利。大

便不通此畜血症也。乃用桃仁承氣湯服後滿腹攪刺煩燥欲死。其父母哭泣詈罵不可堪。至夜半下黑糞汚血若干。遂腹寬神爽。改用調理之劑而痊。

○葉能甫七月患內傷外感之症。或用煎劑解表。丸葯攻裏。遂瀉數次。而胸悶口乾。潮熱譫語。舌上黑胎。手足厥冷。脈之左三部沉細而澁。右寸關沉滑。尺脈空虛。此陽症見陰脈也。若再一瀉。必然不治。乃用陳皮甘草山查柴胡木通澤瀉厚樸炮薑。先溫消分利。三劑後竟不瀉矣。但兩手俱沉實。改用黃連枳實山查黃芩厚樸瓜萸五六劑。忽轉矢氣。投潤字丸二錢。少頃去燥矢三二次。前症悉除。遂投養血

健脾之藥調理一月而安

附潤字丸方橘紅一兩杏仁二兩牙皂一兩前胡天花粉枳實

山查肉各二兩甘草三錢檳榔七錢半夏一兩生大黃十二兩水泛為丸

易思蘭治王孫章湖壯年七月間秋收忙迫飢食二鷄子酒

數杯時因惱怒至暮風雨大作又當風沐浴夜半身熱寒戰腰背脊強胸滿腹痛醫用五積散發汗身涼戰止惟頭額肚腹大熱又服柴苓湯半月不愈大便欲去不去每出些須即時作痛又用大黃下三五行病仍不減反加胃寒吐逆飲食入口即吐吐時頭汗如雨至頸而還四肢或厥冷或發熱大便一日二三次小便如常飲食不進者四十餘日亦不知飢形瘦日甚診之左手三部俱平和無恙惟

大腸與脾胃脈俱沉緊。按之則大。時一結。堅牢有力。推之不動。按之不移。曰此氣裏食積也。下之則愈。先以紫霜丸二十一粒。溫水送下。二時不動。又進七丸。約人行三五里。腹始鳴。下如血餅者五六塊。血水五七升。隨腹飢索食。以清米飲薑汁炒鹽少許一二杯與之。神氣頓生。次日復診。右寸關脈豁然如左。以平胃合二陳湯日服一劑。復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砂仁。侵晨服六味丸。調理一月而愈。其父洪山問曰。吾兒病外感內傷。兼有醫用汗葯已愈。但胸腹痛甚。及下後反增胃寒。見食卽吐。是下非所宜矣。何以復下而愈。易曰。有見于脈耳。左手三部和平。是無外症。右

手寸關沉緊而結。堅牢不動不移。脈訣云：下手脈沉，便知

是氣沉而有力者為積。沉緊為寒，為痛。自脈斷之。陽明當

有堅積也。書又云：食積發熱，夜熱晝涼，頭額肚腹最甚。胃

中積熱，蒸蒸頭汗，至頸而還。自外症觀之。陽明有積甚明

矣。洪山曰：先生論積固當。何以前用小承氣反加胸悶不

食耶？易曰：此病先因氣裹飲食，後復外感風寒。當日若用

香蘇散一劑，有紫蘇葉散去表寒，有香附陳皮內行氣滯。

表解食消，豈不兩全？乃用五積散。雖有麻黃散寒，而當歸

等藥又補住食積。故胸腹愈痛。至于大小承氣尤為未當。

小承氣去胃中之邪熱，大承氣去陽明之燥糞。此症非邪

解承氣湯
暢通曉明

紫霜丸

巴霜
代赭
赤石

熱燥糞蓋邪熱燥糞乃寒邪自表入裏積熱之毒搏結腸
明大腸中原有之糞成塊成燥必遇大黃之寒而邪熱始
散得樸硝之鹹而堅積始鎔此大小承氣之主治也此症
乃有形之物自外得之者且雞蠶性冷而滯食時遇惱為
氣所裹又加以沐浴受寒氣與食在內寒邪在外包裹堅
固其勢有不易消者夫欲解散寒邪消化食積非溫熱之
藥不可食得熱則行得冷則凝今不用溫熱反以寒涼治
之則寒勢愈滋食積愈堅胸膈愈滿矣紫霜丸有巴豆霜
之大熱以化寒凝杏仁之辛熱以破痰氣代赭石赤石脂
之重墜以鎮定臟腑真氣兼之巴霜之氣走而不守何慮

堅不化。積不除耶。

張令節治孝廉項恂如。秋患傷寒。用發散二劑。愈甚。又二劑。

神昏不語。大熱診之。六脈已脫。急用人參耆朮一兩。附子

三錢。薑桂各二錢。午後脈漸出。更進六七劑。而病如故。更

加舌腫唇爛。渴飲湯水不絕。

如何猶不入熟地

曰。病是此病。葯是

此葯。服之反甚。得無誤乎。細審不差。又數劑。仍如故。十餘

日。總不能言。其子終懇治。曰。葯已至矣。病終不轉。殆死症

也。更用八味丸全料。濃煎六碗。冰冷與之。一日夜服盡。舌

腫卽消。能語識人。每日用葯一劑。粥食數碗。佐之以火肉

白鯊鰕魚之類。大便不行。聽之。將一月。腹始脹。食後更甚。

不令
附子
薑桂

雲人下安

乃以參苓耆朮薑桂附煎湯去渣加大黃二錢服後額上
微汗出手足燥擾不安此正氣虛極也又與大料溫補一
劑遂安臥夜間下宿垢半桶飲食如故後用溫補百餘劑
而愈共食人參五斤餘附子三十餘枚後稍失調理便發
熱脫落下頰直至次年夏間始康健

錢太菴同道也五月間患傷寒十餘日熱不退泄瀉一二次

以傷寒治法
治病悞矣

或用炮薑白朮等而瀉止忽發狂讖語大渴改用荆芥防
風蟬退紅花筭尖連翹等更加昏讖欲飲冷水脈之散大
斑色淡而隱隱不明曰此手少陰心之脈也由勞心過度
真火虛極神氣外浮故現此假症不可以斑治少頃必發

溫病

狂遂用人參耆朮各三兩茯苓麥冬附子各六錢五味子
三錢分爲三劑煎未就果發狂人不能制服一劑如故再
劑稍定三劑遂睡次日復進葯如初神清渴止斑亦不見
連進二十餘劑每日晡尙有讖語數句幸粥食進而大便
不行忽一日心中開亮如開窗見日然讖語遂已乃曰先
生所云手少陰心病果然也或問何以不用薑桂而止用
附子曰乾薑入太陰肉桂入厥陰附子入少陰今病乃少
陰君火衰微故宜用附子也又少陰下水上火而主神機
出入凡病足少陰腎水者雖凶易愈病手少陰心火者治
得其法間有生者否則十無一生何也心藏神腎藏精精

者有形神者無形治有形易治無形難也

〇〇〇
陳纘先長媳上年患虛寒之症調治之而愈次年七月間又患發熱惡寒之症診之其脈虛用桂枝薑白朮等一劑次日更大熱矣張曰余亦意其大熱也脈之如初乃曰咽喉腫痛固屬火熱亦有虛寒者吾不慮其腫痛而慮其大吐不止也可多請高明治之不愈再來名我彼見勢危卽遍延諸公皆曰人雖虛弱而見證如此固不可太涼然熱葯豈可用乎俱用甘桔山梔麥冬之類隨服隨吐葯俱不受病轉劇復名張張曰諸公之論極是但此病卻不然也初子所以辭者一則再用熱葯恐不信二則必有識此病能

用溫補者何必功自吾出也。遂用人參三錢、桔梗一錢、五分、甘草、柴胡、桂枝、乾薑、附子、炮薑各一錢。下咽不吐。少頃大寒戰覆以重綿不解。更與二服。復大熱數刻。隨大汗如兩睡覺而痛腫俱消。後用薑附者參朮二十餘劑而愈。

呂東莊治蔡氏婦病感症。初服疎表降火清痰之劑。半月愈。甚胸脹滿痛。用溫膽湯及花粉瓜薤痰反急。用理中加肉桂延胡二陳枳殼。痛結不可忍。醫謂調補不應。技窮矣。呂謂調補固如是耶。卽理中湯入破氣之藥。已能益痛。至甘草一味。若虺動者。便非所宜。故仲景安虺散去甘草加椒

梅也。病人果向多虺症。

凡病吐虺多由肝火煎厥。乃厥陰病故名虺厥。非結也。

乃仍

以理中湯去甘草加白芍三錢木香五分痛減半脈之細
數甚口渴欲飲水不能嚥進湯輒吐手足時熱面時熱額
嬌紅不定體如燔炭此邪火內沸怒木乘火五陽之火隨
之上燔下爍其陰龍雷飛越以葯激之陽格於外伏陰互
結而致辭繁而多遂以大八味丸作引與之曰得汗病已黃

多疵病

昏服葯卽少睡面紅卽退爲白頃乃索被曰俟之大汗至

矣及三鼓煩亂異常至黎明診之脈緊數至八九曰汗已
汨矣而虛不能發也急煎人參一兩用耆朮歸芍五味
草爲佐飲之汗大至日未也次日再服汗又大至如諸
症頓愈或曰前之甘草不宜服今兩劑俱重用何也曰初

胃中氣血攻竭。空虛寒凝。故虬發而痛。得甘則虬愈昂上。故不可。今得濡潤之藥。胃氣沖和。虬頭下伏。雖濃煎。與之無害也。法可執一哉。

沈凝芝側室病傷寒。壯熱不止。疎散之愈甚。神情昏憤。不寐。呂診之曰。此感症也。然起于勞倦。不當重虛其虛。卽投以參朮等。得汗。神情頓清。次用地黃飲子。下黑矢。熟寐。惟熱未盡退。前方加炙草一錢。卽安。繼以滋腎養榮等藥。調理復初。

△呂姊婿勞仲虎。初夏勞倦。又感寒熱。口苦。醫用重藥發散之。

後用查樸枳半。花粉瓜。薑攻其中。熱益苦。呂用滋水清金。

神稍清。次日脈之浮洪而數，語甚遽而收輕，手指時作微
脹。曰：此皆虛象也。邪未嘗入陽明，而先攻之傷其元氣，邪
反隨而入陽明矣。重虛其虛，愈不能鼓邪外出。今雖稍定，
夜必發譫語，當急以人參救之。適篋中所帶不多，只用人
參五錢，黃耆一兩。次日家人言夜來甚狂亂不安，似不可
救。曰：無妨。參力不足故耳。時鼓峰在邑拉之同往。曰：汗已
至矣，何慮爲？乃曰：無庸疑。吾輩在此坐一刻，待其汗至而
別。何如？衆在猶豫間，因出酒食過午，舉杯未盡，內出報曰：
汗大發矣。是夜熱退身涼，痰喘悉平。繼用調中之葯而起。
林觀子治一人頭痛身熱，體痛傷寒證也。然舌干燥好沉睡。

診之脈豁大無倫次。知其勞于房欲。復感邪也。與補中益氣湯。入人參一錢五分。服之得汗熱減。三日內進八劑。漸起食粥而安。初服彼甚疑之。見葯入口。必小汗。繫繫週身。和暢。始信而服之。傷寒折衷

○
劉雲密曰。予于癸巳春。因老人氣虛而春。每有暴寒。時或冒之。欲疎散而氣益虛。遽投參耆而微汗。邪更不去。將以補益爲疎散而用之。又未能却邪。乃用荔枝肉肥厚者五枚。煮酒一盅。服之頗效。又壬寅冬。癸卯春。予時因微寒。胸膈稍滯。鼻塞不暢。用荔枝浸酒。每日一杯。蘇葉陳皮十分之二。服之數杯。後無不捷效。是則丹溪所謂能散無形質之

滯氣誠不虛也

○吳孚先治魏司馬夫人感冒發熱頭痛頸強遍身拘急脈浮緊醫用羌防芎蘇等發散毫無汗意曰浮則緊矣獨不按其沉則澁乎且左部尤甚灼見陰虛血不足不能作汗也卽以前方加當歸熟地血蘂使雲蒸而雨自降一劑汗如雨表症悉除

○馮楚瞻治常侍衛據云得之感冒醫以發散繼用涼解已五六十劑粒米不進每日惟飲凉水而已下身寒冷而木漸至胸腹皆冷而實手足面目肌肉痛痒不知言語無音難以布息按其脈沉微欲脫令人參一兩附子三錢早晚

各一服。服後倘暫有煩燥。無慮也。既而果然。二三日間。漸
卽相安。脈少起。肢體之冷。亦非若前之徹骨矣。乃以附子
理中湯去甘草。以胸腹實滿也早晚各一劑。以溫米湯壓之。數日
後。冷減。神氣稍清。早晨仍服前方。午後以濃參汁沖服。去
丹皮。加牛膝。杜仲。之八味湯。又數日。骨節疼痛不堪。曰此
陽回冰解之象也。無復慮矣。復以八味加鹿茸。虎脛。牛膝。
杜仲爲丸。以加減十全大補湯送之。兩月後。言語始有聲。
三四月後。始能步履。年餘始能鞍馬。常患腹痛。後服溫煖
之劑始愈。

杜中堂子年十九。夏月病感脈之時而洪。弦尺弱。時而弦細。

尺緊乍寒乍熱。脈隨寒熱而變也。兩耳下腫痛。足亦微腫。飲食即

吐。靜則吐少。動則吐更甚。詢其病由。因偶雨冰雹。駭而

出視。背上受寒。發散和解不效。繼用清熱之劑。內有黃芩

山梔。服後即發嘔矣。蓋暑天感寒。中表之氣不固。可知。況

先天薄弱。膏粱嬌養。只宜溫中調理。寒邪自散。計不出此

致寒鬱火升。兩耳之下。漸腫及頰。又誤以為實火。濟以寒

涼。釜底之火既淨。中宮之陽復損。尙堪延納飲食乎。今欲

溫中開胃。則耳頰之疼痛為礙。欲滋陰培本。則中焦之道

路不通。計惟有峻補真陽。以達于下。重滋真陰。以繼其中。

初服八味加牛膝麥冬五味。作大劑。沖人參濃汁。服下即

吐。改用人參炮薑附子爲末。以焦白朮爲膏。略入薑汁和
勻爲丸。少少參湯吞服。幸不吐。頃之腹痛大便。知其氣下
行。吐可止矣。次日仍以昨煎方。大劑沖人參湯飲之。日用
參兩餘。出入加減。漸愈。後以地黃歸脾二湯。間服。遂瘳。

○李士材治一人。勞神之後。心燥大熱。頭痛時作時止。醫者禁
其飲食。與之解表。見四日熱不退。欲與攻裏。診之曰。脈不
浮緊。安得表耶。又不沉實。安得裏耶。惟心部大而澁。此勞
心而虛煩。乃類傷寒。非真傷寒也。若禁飲食。則餓絕矣。便
以粥與之。兼進歸脾湯。五日而安。

張路王治陳太倉夫人。素患虛羸。骨蒸經閉。少食。偶風熱咳。

嗽誤進滋陰清肺二劑遂昏熱痞悶異常凡素患虛損人忽有外感宜細

審診之人迎虛數氣口濡細寸口瞥瞥兩尺搏指此肝血

與胃氣皆虛復感風熱之狀與更減葱白豆豉湯一服熱

除痞止但咳嗽頭痛微汗更與小劑保元湯而安

王氏子于四月間患感冒昏熱喘脹便閉腹中雷鳴服硝黃

不應脈之氣口弦滑按之則芤其腹脹滿按之則濡此痰

濕挾痰濁陰固閉之候與黃龍湯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

香下痰垢甚多因宿有五更咳嗽更以小劑異功加細辛

潤之大抵腹中奔响之症雖有內實當下必無燥結所以

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也用人參者借以資助胃氣行

其葯力則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非謂虛而兼補也。當知黃龍湯中用參。則硝黃之力愈銳。用者慎之。

錢順所素有內傷。因勞力感寒。發熱頭痛。表散數劑。胸膈痞悶不安。以大黃下之。痞悶益甚。更一醫用消尅破氣葯。過傷胃氣。遂厥逆昏憤。勢漸危。脈六部微細如蛛絲。舌上焦黑燥。涸異常。此熱傷陰血。不急下之。真陰立稿。救無及矣。因以生地黃連湯去黃芩。防風。加入中黃麥冬酒。大黃。另以生地黃一兩。酒浸搗汁和服。半夜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復下一次。乃與生脈散二帖。以後竟不服葯。日進糜粥調養。而大便數日不行。魄門迸迫如火。令用導法通之。更與

異功散調理而安。

○楊乘六治沈氏婦感症身熱口苦脇痛頭眩或投以表劑發散身熱益甚舌黑唇焦口渴煩燥手足腫痛大便艱澀小便短赤寢食俱廢脈之浮數無序乃肝鬱致感因發散太過血少陰虛而火燥生風也以滋水清肝飲倍熟地一劑諸症悉退次用歸脾湯去木香加白芍丹皮調理而愈踰年產後復因勞力致感乃恐蹈前轍不敢發散一味養陰以致大便不實飲食不進氣促如喘晝夜不眠合眼卽見一白髮老嫗坐立面前胸中戰跳恍惚不甯仍邀診曰脫陽者見鬼非真有鬼也蓋陽氣大虧則神不守舍其所見

者卽其不守舍之元神也。所以男病必見男形，女病必見女形。且虧在某藏，則某色獨見。脈之浮細如絲，沉則緩大，無加。面色晃白，眼光散大，舌乾而嫩，且白滑。此中虛挾感，逼以寒涼，致陽氣益虛而陰氣乘之耳。乃與參附養榮湯，倍棗仁白芍五味。服後則老嫗不見而熟睡矣。繼用補中益氣加白芍五味，數劑全愈。

簡某病感症發熱飽悶，神思昏沉，不更衣者八日矣。諸醫投發表攻中不效，且益甚。脈之滑而有方，面壅熱通紅，氣粗舌胎黃厚而燥。按其胸微痛。此感症兼食，俗名停食傷寒是也。乃用逍遙散加熟地二兩，或曰如許發熱，又兼飽脹。

何堪復用補葯。曰此乃發表攻裏之劑。用之以代麻桂硝

黃者也。

此法固妙要當用于發表攻中之後

第服此則汗至而便通。熱自退

脹自除矣。一劑淋漓汗下。二劑下黑矢十餘枚。諸症悉愈。

或問其旨。曰此症初起本一逍遙合小柴胡。發汗開肌。助

脾消食則愈矣。乃風燥混表。腸胃干枯。宿物燥結。愈不能

出。仍用逍遙散。重加熟地養陰。使陰水外溢。則汗自至。陰

氣下潤。則便自通也。繼用六君歸芍而愈。

吳某病感症。先微寒繼壯熱。頭眩惡心吐沫不絕。脹悶懶言。

氣難布息。四肢麻木酸痛。腰痛如折。寢食俱廢。大便秘結。

醫與消暑解表消食。益熱益脹。不時昏絕。脈左手沉細。右

手緩大。皆無加。面晃白。舌胎嫩且白滑。知其多慾陽虛致感也。與養榮湯加附子。或疑熱甚兼脹。而投溫補何也。曰。但服此。諸症自退。若再用芩連枳樸。則真誤事矣。一劑卽卧醒。則大叫冷甚。比及半時。汗出如雨。再劑胸寬。食進。便通熱退。又以兩腿外。臙瘡腫爛臭濃。水淋漓。痛痒俱甚。一切膏丹洗帖不愈。已六七年。問治當何法。曰。病有內外源。無彼此。此因陽氣素虧。不能下達。毒氣時墜。不肯上升。故也。第以前方作丸。久服。則陽分充足。氣血溫和。而毒氣自出。瘡口自收矣。如言兩月而愈。

○潘某自京回南。勞頓感寒發熱。時作微寒。發散數劑。熱漸熾。

改用清火養陰。數劑熱轉甚。比到家舌胎已由白而黃。由黃而焦。干燥裂黑如炭色。神思昏沉。手足振掉。撮空自汗。危症蝟集矣。醫見其熱勢。謂寒之不寒。是無水也。與六味飲。不應見其舌色。謂攻伐太過。胃陰乾枯也。投左歸飲。又不應脈之左寸關大而緩。舌浮胖。謂症乃陽虛火衰。非陰虛火旺也。蓋陰虛火旺者。其舌必堅斂蒼老。今雖焦黑干燥。而見胖嫩。且服六味左歸。而症反加。反加二字。母乃太過。其為陽虛無疑矣。以養榮湯用人參五錢。加附子三錢。一劑熟睡。竟夜。次早舌上胎盡脫。變為紅潤而嫩矣。原方減人參二錢。附子一錢五分。四劑回陽作汗而愈。

○戴氏子年二十四病感症寒熱或用發散譫語發狂又以苦寒下之危症峰起又有用二冬二地石斛黃芩者五六劑益狂悖不安診之面白無神舌滑無胎脈細緊無九知其臟寒真陽欲脫以養榮湯用人參五錢加附子三錢又知其爲勞議所阻也囑其午後至申察病人足冷至膝則亥子之交不可言矣已而果然乃自戌至亥始盡劑子時後由腰至足漸溫五鼓進粥半甌而熟睡矣又十餘劑諸症悉愈未半月忽右足大指彎筋縮而痛外科以乳香沒藥敷之痛劇呼叫再診之乃因思慮傷脾不能榮養本經筋脈所以筋彎燥病也以歸脾去木香加白芍數貼愈

陸氏子病感症發熱咳嗽氣短如喘發散轉甚痰湧如潮譫妄撮空脈之輕按滿指重按則空面色晃白眼眶寬大神水散漫舌胎嫩黃中間焦燥兩手振掉症由氣虛致感誤用峻表致陰被劫而將亡陽無附而欲脫非救陰攝陽不能挽也乃用左歸去茯苓加人參五味大劑濃煎服訖即睡六時許方寤則身涼嗽止喘定痰消繼以生金滋水飲一劑養榮湯四劑全瘳又其母孀居卧病不起二載矣或作溫或作痿治之不效并乞診之脈大而無力面色痿黃舌胖而滑詢其飲食不思略食即飽夢中常見鬼神醒則胸中戰跳此命門火衰元神虛憊脾土不生以致四肢無

加不能運動也。亦用養榮湯煎送八味丸。不一月而瘳。

沈某病感症、身熱自汗、或乍寒、倦卧懶言、手足心熱、日輕夜重、或與發散愈熾、口渴謔語、煩燥便秘、又襍進寒涼解毒等劑、勢垂危、脈之洪大而數、按之不鼓、面色淺紅、游移不定、舌黑而潤、手足厥冷、此假熱也、與八味飲加人參、諸醫以火症悉具、力爭參桂附不可食、曰外雖似實熱、內甚虛寒、初誤發散、令精液傷而口渴便秘、煩燥謔妄、復用寒涼重陰下逼、致龍雷之火、不安其宅、非人參附桂何以挽回、公等不信、但以附子作餅、熱貼臍上、時許、便覺稍安矣。

外試

法妙試之果然、乃進葯不及一時、面紅立退、謔妄煩燥悉除。

次用生金滋水。補中益氣。調理而愈。未半月。其父亦疾感。症危甚。楊驗其舌黑而枯。滿舌遍裂人字紋。曰脈不必診也。驚問故。曰此腎氣湊心。亦八味症也。誤用苓連無救矣。蓋昨一日夜。果服苓連兩許。問何以知之。曰舌上明明現出耳。姑求一診。以冀萬一。曰脈隱而難憑。不若舌之顯而可據也。何必診。踰日果歿。

諸某年五十四。冬杪勞力。致感。冒頭痛發熱。時作微寒。緣混表太過。只口乾便秘。壯熱不退。復用苦寒瀉火。頭汗如油。下頷脫落。口角流涎。鼾聲如鋸。語言錯亂。甚至循衣摸牀。撮空。諸惡畢備。脈之洪大躁疾。重按全無。舌糙刺如沙皮。

古狀既盡
述何得胖
壯

焦黃如烘糕。并舌底俱乾燥。斂束如荔枝肉。而滿舌卻甚
胖壯。日進稀糊碗許。大便半月未行。乃曰。若論外象。百無
一治。幸脾氣不瀉。胃氣不絕。尚有生理。第服藥後。神得收
斂。而睡脈得靜。細而沈。乃佳。遂以大劑養榮湯。重加附子。
與之。服訖。果睡。脈亦和。四劑。舌轉紅潤。惡症悉退。頻進稀
粥。惟交陰分。尚有微熱。咸疑陽藥助火。欲去蒼朮桂附。曰。
勞傷脾肺。氣虛發熱。非甘溫不能除。方嫌火力不及。不能
蒸土回陽。推出邪氣耳。俟其力到。地氣升而為雲。則天氣
降而為雨。頃刻為清涼世界矣。守方十二劑。始戰汗。汗後
身冷如冰。問之不應。推之不理。或問其故。曰。此病既到。今

曰。斷然不死。不過汗後虧其外衛之陽。故身倦懶言。無氣以動。子刻自平復。已而果然。次日欲便。扶至圍。虛坐努責。數日忽小水癰閉。點滴不能出。小腹脹痛不可言。此因大便。彌月不行。腸胃所積已多。今頻加努責。將宿物推進大腸。致壅塞膀胱。所以癰閉不出也。須以輕清之劑升降之。則小水自利。立煎補中益氣與飲。頃刻卽通。大便亦潤。繼以養榮作丸。用補中益氣湯煎送之。兩月而健。

馬元儀治沈某。發熱惡寒。頭身俱痛。燥渴譫語。脈之洪數而澁。此外感而病危者。以五志過極。陰氣素虧。邪復乘之。重傷其陰。而火熱愈甚也。先與解飢一劑。惡寒已而熱未除。

識語轉增。神魂飛越。蓋肝藏血而舍魂。心藏脈而舍神。木火太過。不獨自傷。且賊真陰之氣。以肝腎爲母子。其氣相通也。心本制于腎。而亦傷腎者。藏邪暴甚。反侮所不勝也。法當養肝之陰。使不誅求於腎。而水自充。抑心之陽。使不擾亂乎腎。而水以安。用生地知母甘草茯神丹參貝母花粉等。一劑知。三劑已。調理而安。

丁某經病二十餘日。脈之左手弦數兼澁。右手澁結少神。發熱神昏譫語。胸中滿結拒按。舌胎黑刺。面色枯瘁。時有咳嗽。日晡愈甚。此肝木內鼓。心火上炎。肺金失養。而胃土無滋也。用瓜蒌積實半夏麴蘆根汁紫苑杏仁蘇子等。服後

即片時神氣頓清。右脈亦透。但澁象不減。重按少神。舌上胎刺去而復生。此津液元氣虛竭之甚。轉用人參三錢。生首烏一兩。知母生地川連蘆汁兩劑。脈澁減。症漸安。但胎未盡去。中脘滯悶。前方加枳實查肉一劑。頓已。次用滋陰補虛之品。二劑。諸症悉退。左脈尚和。右脈轉浮而數。微熱發疹。此正氣來復。餘邪盡從外達也。與荆炭牛蒡乾葛防風杏仁桔梗蘇子薄荷清透之品。二劑。後再用益元散。滋陰潤燥。調理而愈。

一婦人四旬外頭痛發熱。口乾便秘。不眠已月餘矣。此邪風外煽。實熱內燔。表裏邪結之候也。前所用葯。亦是發表攻

裏而不愈者。葯不勝病耳。今上下分消。表裏交治。而於攻發之中。仍用溫養。斯汗不傷于過。下不傷于峻也。用荆防薄荷麻黃。輕陽發表。使邪從汗而散于上。大黃芒硝梔子滑石。通幽利水。使邪從便而泄于下。黃芩連翹。清其上。白芍甘草。和其中。桔梗石膏。開其肺。川芎歸芍。養其肝。一劑而減。三劑而安。

安氏子年二十。初得惡寒發熱身痛症。診得內傷之脈。而顯陽微之象。曰此病枝葉未害。根本先撥。乃陽虛受邪症也。若誤行表劑。則孤陽飛越。而危殆立至。當用參朮等大培元氣。以攝虛陽。加桂枝透表。以散外邪。不信。越四日發熱

不休自汗不止神氣外揚。或且欲用柴胡解表之劑。乃曰。此症似太陽而得少陰之脈。當是平素下虛。故真陽上越耳。遂定參耆建中湯而別。或復謂外邪初入太陽。表散即愈。若徒進參耆。適助邪而滋患也。越三日。症變危篤。再診脈幾微欲絕。汗出如雨。昏沉欲絕。此非大劑溫補不能挽回。以人參六兩。合附桂理中湯。連進三劑。汗漸收。脈微續。神氣尙未安和也。復用人參三兩。附子五錢。方得陽氣內充。餘邪盡從外達。兩頤透發。漸調而安。琇按是症固屬虛而原有邪熱。或與表散未嘗無功。至汗出脈復。第以大劑養陰。其危立已。乃久用桂附。遂致發頤。尙得爲善治乎哉。

魏玉橫治楊氏子年二十許。四月初以啖麵過飽。午睡覺即

身熱頭痛、醫與消散、至七日而愈、兩日後因食水、復病、仍與消運不應、乃以小承氣下之、連下糞水二次、皆無燥矢、更醫與厚樸、山查、陳皮、枳殼之類、穀芽用至兩許、月餘病不減、而股肉盡落、枯瘠如柴、不食、日進米湯數盞、寒熱往來、小便亦少、最後一醫教用膽汁導之、膽入而糞不出、又用油燭探之、燭化而糞亦不出、其膽汁與燭油凝注下部、楚不可堪、呼叫之慘、四鄰爲動、時已四十餘日、方治、木邀診、以決早晚、察其脈弦、而迢迢、尙有神氣、其聲尙明亮、按其腹不拒、至臍下、若有物築築然、振手解衣視之、狀如百錢、梗起、其父曰、此必宿食不下而然、曰、非也、糞穢在腸、

豈能跳動。此緣誤下誤消。傷其本元。肝腎之氣不藏。亘亘
奔突。經所云動氣是也。幸屬少年。尚可治。熟地一兩五錢。
肉蓯蓉五錢。甘杞子一兩。麥冬當歸各三錢。三劑下。黑燥
矢尺餘者。二膽油俱去。號呼頓息。始得睡。再按之。則若百
錢者仍在。再與前劑不減。令辦參數錢。勉措十金。僅得錢
五煎。調前藥服下。則泯然立能進食。惟寒熱每日一作。知
非本病。必臥室湫隘。天氣暴暑。乘虛感瘧也。且勿亟治。仍
與前方減半。數日後。飯食大增。乃以常山二錢。火酒炒透。
五更煎服。寒熱亦瘥。

○湯某年四十餘。新秋病感冒。醫屢發散。至七八日。無汗脈弦。

多飲水漿
二能養汗

動氣証狀

8

數且長。身重頭眩。尿少而赤。鼻干不眠。微熱而渴。此邪漸入裏。腎陰不足。肝脾血燥。表之則不能作汗。下之必成壞症。既非少陽。無容和解。問欲飲水乎。曰甚欲。不敢飲。命與一大碗。猶覺未足。再與一小盞。令且勿葯。逾二時許。汗大至。身冷如冰。亟再診之。脈虛細而弦。小腹旁跳躍振手。此動氣也。緣多服表散。令汗出邪去。而虛症見矣。與生地杞子等峻養肝腎。一劑平。三劑全愈。

陳士華兄武生也。值鄉試。伊邇日與朋友練習技勇。忽感冒醫治。月餘不效。脈之弦大而濇。外症不發熱。大便秘。小便少。兩額深紫。若臙脂。腰痛。口干不欲食。所服葯類皆燥散。

之品。此少陰不足。勞傷外感。治之失宜。熱邪內陷。法當內托。令其汗出自愈。用熟地生地杞子各三錢。萸仁二錢。黃芩二錢。石斛三錢。傍晚服下。黃昏胸膈脹悶欲絕。躁擾異常。其家大慙。以爲用補必死矣。怒持葯甌擲之門外。環視涕泣。一更後忽大汗如雨。衣被沾濕。汗止卽索粥連進兩盞。已而酣睡。達旦明晨延診。脈已圓滑。頰赤亦退。第困乏無力耳。因問夜來脹悶汗出之故。曰。病因前葯劫其津液。外邪乘虛內結。今以大劑甘潤投之。卽借其熱結之力。蒸鬱勃發。乃一湧而汗出邪散。此所謂內托之法也。令以前方再服四劑。病卽起矣。如言而愈。

○李韞玉母年逾四旬。素有脇痛肝火之病。深秋感冒。醫與表散數劑。熱猶未退。以不大便。投大黃丸。元明粉下之。遂脇痛大作。暈厥欲脫。更醫治以人參、附子、干薑、肉桂等藥。厥止。復煩燥。汗時出。不眠。小便赤澁。醫恐虛脫。日投參、朮、薑、桂。每汗出。則加五味、黃耆、龍骨以歛之。又時時欲利。則加補骨脂、肉豆蔻以固之。如是四十餘日。已服參數兩。病益進而食不進。診之脈躁數。時大時小。微有寒熱。舌黑而強。鼻煤溢。出額頰唇口如墨。小便惟滴點。兩手索刺如柴。第神氣不昏。語音猶亮。此由表邪未清。誤下邪陷入裏。且傷其真陰。致肝急而厥。又誤投辛熱固澁熱邪。與熱葯鬱結。

臟腑。今幸元氣尙存，猶可活也。治法仍當汗下。否則邪何由去？或訝曰：是症仍可再用攻表乎？曰：不可。第可用不攻表之藥下耳。疏方以生地、杞子各五錢，麥冬二錢，沙參三錢，萸仁一錢五分，黃芩一錢。或謂前醫深恐泄瀉，今所用皆一派寒滑，服之必利下無疑，將弗服。又或曰：前醫治經月餘，且辭不治，曷進此以窺進退？服一劑，果利數行，然病人殊不困，遂日進一劑，四日則利下頻數，日夜十餘次，所下穢惡不堪，青紅黑白而黃者絕少，腹痛後重，唯飲食漸進。舌本漸柔，鼻煤漸退，小便漸長，仍前方加熟地五錢，黃連五分。夜乃汗出，其汗亦極臭穢，半月汗乃止，利漸減，乃

加生熟地一兩減黃連增白芍甘草凡五十餘劑病始瘥
計服薑仁斤許

姚氏婦年逾四旬素有胃痛疾蓋肝火上逆也夏月患感冒
發熱頭痛眩暈不眠善嘔初服發散未減改以二陳左金
治嘔嘔未愈而腰連小腹痛不可忍議爲邪入厥陰症將
危殆欲用四逆回陽之劑診之脈數而弦手見紅疹面殊
清白舌兩旁及尖皆紫色中則微黃日乾不甚喜飲斷爲
肝胆之火熾甚遇暴寒折之不得宣洩乃上冲胃絡作嘔
故頭偏甚于左紅疹見于四末者木鬱則乘脾也其初與
逍遙自愈乃用燥散之劑更擾其陽而傷其陰是以腰腹

窘痛症本厥陰。然非傳經。亦非直中也。今標屬陽明。宜用竹葉石膏湯。入枳子一兩。飲下。嘔止。腰腹之痛亦除。惟頭痛仍在。改與逍遙湯。加川芎當歸。時方霽雨。至夜半忽霹靂一聲。病人覺四肢痠脹異常。此少陽之鬱。本諸外淫。因雷復得發越也。已而頭痛如失。次日診之。脈既和平。與四物去川芎。加女貞石斛。平調而愈。余素甥嘗病疫。因熱深厥深。一名醫亦與四物湯。幸病人自知爲熱症。不之服用。小柴胡白虎湯合進而愈。

○宋復華兄俞氏姊。初夏病感。天癸卽來。病隨愈。蓋熱隨血去也。越七日。遇端節。食雞子五枚。酒二杯。又進飯半。臨窗

少坐少頃卽頭痛發熱。次日。前醫詢知病源。以山查三錢。穀芽三錢。葛根三錢。其他消散。大約稱是。連進三劑。勢將大劇。余至。則前醫已在。與一鄰醫議處方。診之。已昏不知人。面色死青。呆白。目閉口張。氣出手撒。呼之不應。脈如沸羹。重按則無。症已敗矣。幸未大汗。令人以手按其心下。亦不拒。知其病初愈。臟腑餘熱未清。食入腸胃。一時不能運化。又感微邪。遂如復症。使勿藥。則展轉自愈。乃誤以大劑消散。投元虛血弱之人。鼓動其火。反致身熱不退。猶以爲藥力未至。再進三劑。至陰陽脫離如是。叩其今日將用何方。則云。總是雞子五枚。硬飯半甌爲患。旣消散。不應惟有

承氣一方下之而已。曰承氣固是。第真元已奪。恐宿食未下。而遽脫奈何。乃曰正爲此耳。曰余有一方。且弗顧其病。但服之。令病人目開口閉。神氣稍回。再爲調治如何。二醫欣然齊諾。乃用熟地一兩五錢。當歸五錢。炮薑八分。屬其急煎服。遲則不及。第得藥下咽。則活矣。抵暮來告。病人不知飲葯。以匙挑灌數口。喉間汨汨有聲。遂全蓋與之。少頃果目開口。閉能轉側。似大有生機。求再往診。曰無庸。但以前方再剉一劑。並前渣濃煎與服可也。明日視之。神氣清明。脈亦圓穩。第稱口燥舌乾。小便短澀。夜臥不甯。就前方去炮薑。加沙參麥冬。一服汗出遍身。能進粥矣。再以前方

加減而愈。

孫文垣治族姪

元素

春溫頭疼發熱左脈弦大有洪大以小

柴胡合白虎湯投之。二帖而愈。乃因食復發。斑色紫神昏。身重不能轉動。合目鼾睡。如醉人形狀。面赤發熱。舌胎外黃內黑。有芒刺。脈六部俱浮洪。以三黃石膏湯加枳實鼈甲進之。稍得微汗。大便如有臭糞。次日開目能言。用小柴胡湯加山梔枳實鼈甲白芍。調理而愈。又治姪君孝三月患頭項痛。腰脊強。身如被杖。臍腹亦痛。口渴不寐。六脈浮數。醫以爲陰虛。爲之滋陰降火。三投而三劇。反加嘔惡。又與疎通熱不退。下午煩亂。方和宇視之。以爲外感。擬進人

參敗毒散前醫力爭謂陰虛不可再汗仍用四物加柴胡
葛根薄荷黃芩知母而熱如焚神且昏冒矣孫診之六脉
浮弦鼓指曰此春溫也方脉良是因復加內傷故病劇滋
陰藥壅塞且引邪入陰分宜乎熱加而燥悶也法當清解
兼消以二陳湯加羌活防風麥芽山查服之得微汗熱減
其半惟下午作潮熱大便未行腰膺痛不止改用小柴胡
湯加葛根白芍青皮黃連山查熱少退大便行腰膺痛減
但不知饑再以柴胡甘草青皮枳實麥芽知母黃芩白芍
投之諸症悉平惟體倦乏力加人參扁豆薏苡去柴胡青
皮調養而愈

程好吾季春患兩太陽痛。胸脇稍痛。口渴便瀉。左脉浮弦而數。中按有力。右關滑大。此春溫也。予柴胡前胡葛根粉草青皮黃芩知母桔梗半夏麩石膏。夜半後得微汗。因起大便感風續又發熱。口渴煩躁。用石膏三錢。知母柴胡各二錢。葛根黃芩各一錢。粉草桔梗各五分。竹葉二十片。兩進而汗出熱解。諸症悉平。四肢尚倦。口微干。語言之力。以生脉湯加薏苡石斛甘草白芍黃芩調養如初。

僕貴春溫頭痛身熱。面赤舌心焦燥。用石膏柴胡葛根甘草黃芩知母天花粉白芍服之。舌不焦黑矣。進粥太早。半夜復熱。中脘硬痛。與大柴胡湯一帖。汗出津津。大便行二

次腹痛不止乃以小承氣湯調下元明粉一錢又行二次
熱不退而痛全減旋作鼻衄改用石膏丹皮生地甘草山
梔升麻黃芩赤芍一帖而熱散衄止

○孫元素婦春溫後經水適至餘熱不退口渴胸脇痛耳聾脉
左弦數右滑大而數用小柴胡加石膏知母桔梗枳殼瓜
萸半夏麩服之熱渴如故改用柴胡二錢人參甘草天花
粉黃芩各七分白芍紅花當歸丹皮知母各八分調理而
瘳

△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多脾約便血證十月間便患冬溫
發熱咽痛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類遂喘逆倚息不

借用猪膏
湯調

得卧聲颯如啞頭面赤熱手足逆冷張脉之左手關寸虛
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葯不應爲
製猪膚湯一甌合隔湯燉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
痛如失

鄭墨林內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經養胎時而患冬温咳
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衄較平時覺小弱而數此熱傷
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連加萎
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萬氏牛黃清心丸西牛黃二分五厘鏡面硃砂一錢五分生

黃連五錢黃芩三錢山梔三錢鬱金二錢右爲末蒸餅糊

丸如黍大每服七八丸王晉三曰喻嘉言治中風門云熱阻關竅湯劑中調入牛黃清心丸但古有數方其義各別若治溫邪內陷包絡神昏者惟萬氏之方爲妙蓋溫熱入於心包絡邪在裏矣草木之香僅能達表不能透裏必藉牛黃幽香物性乃能內透包絡與神明相合然猶配合之品佐使咸宜萬氏用芩連山梔以瀉心火鬱金以通心氣辰砂以鎮心神合之牛黃相使之妙是丸調入犀角羚羊角金汁甘草或人中黃連薄荷等湯劑中定建奇功

尤在涇曰溫邪之發陰必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之品於其中昔人於葱豉湯內加童便於梔豉湯內加地

黃麥冬亦此意也。

黃錦芳治林國柱患風溫汗出倦怠鼻鼾語難嗜卧不休微惡寒而不甚或欲用清暑益氣湯黃曰此熱擾腎之症幸胃氣尙存可用滋陰之藥以救之若誤用清暑益氣則熱得參芪而益盛火得升柴而益熾直視失洩與癰癩等症必相繼而出矣用熟地三錢山藥二錢丹皮一錢龜板一錢防風一錢阿膠一錢桂枝二錢一劑而神清四劑而諸症悉除

福地中醫
生

1661